

林履信著

蕭伯納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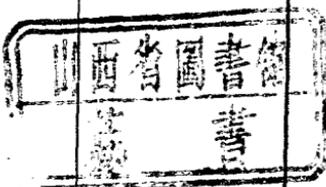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47.11048

林履信著

蕭伯納的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233791

序

徐徐地呼吸着一九三六年的緊張的空氣的世界文豪中，他的名，最普遍地印在民衆的腦裏；他的聲，最透徹地廣播於國際社會中——這個人，或許可以說，就是英國的蕭伯納了。

他自一八五六年以來，生存過了一世紀的五分之四的長久的時間，而今還是矍鑠健在着，且大有「不知老之將至」的樣態。他於一九三一年訪遊蘇俄，惹起環球報界的注視；一九三三年的春間，且不遠千里而來，光臨到了東方的神祕古國——中華。他於一九三二年冬，加入了世界漫遊觀光團，由英國首途而東來的；所以於翌年的二月十一日，便把他的第一步的鴻爪踏印於原爲中國領土而現成爲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了。在這個「似而非」的中國土地，滯留過兩天；繼而於十七日，再把他的第二個的鴻爪踏印於另一個「似而非」的中國的土地——上海；在這個國際殖民地化的不東不西的都市，他卻祇勾留了短短的數小時而已。由上海，他再取海道轉秦皇島，經過天

津，終而遊到故都的北平了。在這最富於東方特色的故都，他流連了幾天；總是旅程不容他久留於一地，行色匆匆，他便離開了當時正遭受着深酷的國難的中國，經過了日本，而受着他的預定行程的驅迫，以「看走馬燈」式的方法，繼續了他的世界漫遊的前途，終於四月二十日，安然地回到他的本國英倫去了。這樣，他週遊了世界，不過祇費了五個多月的時光；而他消費於觀察中國的時光，可謂少之又少，僅僅是短縮的日子而已。在這駒光過隙似短迫的時間裏，他對於東方的神祕的古國，到底會認識到甚麼程度，這是我們亟欲領教的；但是，事實上，他來中國時，隨時隨地所發表關於中國的意見，大都是屬於片談隻語一類的零碎的意見，又且句句復多含有一種的「幽默」(Humour)，所以他來中國所留下給一般的人們的印象，似乎不過就是一個俏皮的老頭兒罷了。那末，要從他的鱗片似的談話和短簡的言辭中，去找尋一個他對於中國的系統的具體的意見，這種工作，實是不大容易啦！但是，人家都喜歡把他的思想言行或是主義著作，零碎的介紹出來——這卻是事實的。

魯迅說：「蕭伯納來到上海，不過數小時，關於蕭的記事和文字，就有這麼多；若蕭在上海住三

年的話，也許關於蕭的書籍，可以開一月書館了。」這雖是學蕭的幽默而講的俏皮話，其實，因蕭的短短數小時的勾留，關於他的行動和言說的報道，以及報紙雜類歡迎他的專號的出版，雖不至達到汗牛充棟的程度，但是經見發表的文字，實有可驚人的數量。這固然是因為蕭本身具有民衆化國際化的特性，會使人們這樣熱狂的緣故。可是，若觀到所有發表的文字，大都是屬於短篇或是雜論，而稍具有系統的研究，或是較長的專著，則可謂比晨星的寥寥還是稀少啦！

本篇的寫作，固爲一種的「嘗試」——即對於蕭觀察一切事物的具體的意見和系統的思想，稍加以探究和整理而已。因爲資料的繁多和種類的紛歧，於整理上和取材上，多感煩難；所以本書所編成的內容，其蕪雜矛盾之處，固在所不免。可是，作者卻自信，因本書的出版，在最低的程度，總可以給關於蕭的刊物的「量」的方面，再增加了一點兒數量；同時，也可以多少擴大了蕭伯納的民衆化的國際性。至於本書的「質」這方面的改良，則讓諸他日罷。

照理來講，凡是想要寫作關於某一個人的傳說，作者和被描寫的人兩者間，一定要有相當的關係纔行。譬如美國的亨德生（Archibald Henderson）作蕭伯納評傳一書，不但亨德生本身是

蕭的老友，而且於出版前，又特得了蕭的許可的；次如愛爾蘭的赫里斯（Frank Harris）編撰蕭伯納傳，蕭特供給了他不少的寶貴的材料，而蕭夫婦兩人，又且是他四十多年的老朋友。所以亨德生的蕭伯納評傳，被稱為唯一（Authorized）具有權威的蕭傳；而赫里斯的蕭伯納傳，蕭於該書跋中，特稱為一種「巨著」（Monumental Biography）。

論到本書的作者和蕭的關係呢？老實地說來，蕭沒來到中國以前，作者對蕭，是毫無關心的；當然，彼我之間，更沒有甚麼關係存着，比諸陌路，更為生疎的啦——即謂作者的腦裏，完全沒有蕭這樣的人物的存在，也無不可。自民國廿一年發表了我的希莊學術論叢第一輯以後，越年本預定在該論叢的第二輯續刊以前，得利用多少的時間，來研究些關於哥德（Goethe）的趣事；不料，廿二年開正了後，這位和作者素不相識，毫無關係的蕭，漫遊世界行將光臨到中國的消息，雪花片似的，由海外頻繁飛來，因而漸次鼓起了作者對蕭的關心和興趣——當他到了香港時，作者對蕭食指大動，遂將對哥德所抱的關心，暫時深深藏於心裏，而一味開始着搜集關於蕭的材料的工作了！前後費了三四個月的時光，作寫成的稿子，便是這一篇。所以作者寫了本書的動機，可說是發生於偶

然的——當然是以夙不相識，毫無關係的描寫者的資格，來作「蕭傳」的。

前年，蕭不遠千里專誠地來訪遊中國——這於我們確是一樁榮幸的事！所以當他抵滬時，凡是平時對他沒有不好意思的人們，無論那種階級，大家都以為這是千載一遇的絕好機會，沒有一個不表示着十分的歡迎；連平時最不喜歡迎人的林語堂，爲着事勢所迫（他自己所說的），也跟着人們，前往黃浦江，空跑了一回（因蕭和登輪歡迎的宋慶齡由別處祕密登岸。）蕭的來滬，這已經已發生了對蕭抱有關心和興趣的作者，確是一個可以和蕭發生關係的絕好的機會——即就「彼來就我」這一點而言，作者已是估得便宜多了。那時候，無論山海怎樣遠隔，當蕭身在中國時，作者本應該着要專誠地親自跑到滬上或是平津等地，去訪晤他——仰瞻豐采，聽聆談吐，有所領教；可是事實上，當時的作者，身居鷺江，爲俗務所纏繞，倒沒有福氣可以躬逢這至爲寶貴的機會；這講起來，再可惜也沒有了！

現在，且來講老實話罷。當蕭來滬時，作者的心理中，對於訪晤遠來的蕭這種奢望，確實是完全沒有發生過——這當然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第一 看蕭後，恐怕把我自己對於他的敬仰心弄壞。——記得十餘年前，作者曾會過久仰大名的那留着辮子的幽默大家辜鴻銘一次；晤談中，話說到東西洋文明的問題時，辜說：「東方文明的精神，就是在我這把辮子之中（說着一面便得意洋洋的把自己的辮子拿出來給作者看。）那時候，作者一聽到他的這種幽默的話，幾乎作了三日嘔；自是以後，作者對辜的敬仰心完全被弄壞了。蕭到香港時，當地的報館記者，曾問他有沒有意思乘飛機觀覽世界聞名的萬里長城；他說：「飛了也沒有甚麼意義，我在城壁上面飛來飛去，飛到天翻地覆，究竟有甚麼意義？城永久也是城壁，不過也是壁。」他的這種幽默的話，作者聽了，卻頗感到有點道理——就是，作者轉而竊思，假使作者很僥倖的撞着一個好機會看了蕭，而且得着許多的時間，在這位白鬚的長臉和小眼的長軀的老頭兒（蕭）的面前，指天劃地，談到天花亂墜，到底有甚麼意義？恐怕他的長臉長軀，結局也是長臉長軀，俏皮不過也是俏皮罷了。若是不幸的而親身領教了像辜鴻銘的那種會令人作嘔的幽默的話，致使作者發生了對他厭惡的念頭，那豈不是弄巧反拙，且於本研究上也必也會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二 看蕭恐怕會白受着「看得見，摸不着」的灰鼻——因為蕭是一個具有民衆化的國際性的人物，所以他到了一個地方，一定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和爭看；而希求得和他聚首於一堂的人們，更屬不少。前回蕭來滬時，爭先恐後的跑到江干，或是登輪，或是特別開了會，歡迎他的人們之中，祇因得看他一面，或是和他交談一句，即引以為愉快和榮幸的，大有其人。但是雖特別有了機會，得和他聚首於一堂，坐近咫尺的人們，而竟傍觀到底，沒有和他交談的人，聽說也有不少。即如魯迅於其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文中，有這樣的告白着：「我對於蕭甚麼都沒有問，蕭對於我也甚麼都沒有問；」像這樣白受了「看得見，摸不着」的灰鼻的看蕭，到底有甚麼意義呢？還是閉居斗室多看一本蕭的作品為利益。

第三 單單抱着好奇心來看蕭，對他未免太不好意思——蕭的性癖的怪奇和語言的幽默，這是一般的世人被他吸收去最大的原因；換句話說：爲了好奇的心理，來看蕭的人們，可說是最多的。這種人相聚會時，每見一種不純的空氣，飄流來往於彼我的心理間——這一定會使我都受到一種不快的情感的。聽說前次蕭在上海，出席於「筆會」(“Pen Club”)的歡迎會時，神經

敏銳的蕭，就感覺着人家看他的神氣，有點奇異；於是，他便發點兒脾氣，不客氣地說了囉嗦的諷刺話：「我在此，正爲一動物院中的陳列品。」不知道當場面聆着他的這種話的人們，在那瞬間，到底作了那一種的表情以對了他？想一定表示着「對不住」「太不好意思」的感情罷。

這樣，作者始終是抱着「敬遠主義」以對待蕭，所以在作者的腦袋裏所想像的蕭，至今還是很好——是一個還沒有發生過甚麼給作者感覺厭惡的存在；而且本篇寫作中所採取的資料，都是由文獻上得來的間接的材料；所以在研究上，作者對待蕭的態度，可說和對待着過去的文豪：哥德、托爾斯太、沙斯比亞、露俄、高爾基、屈原等的態度是一樣的，換句話說：是具有着充滿的敬意和虔誠的精神，以研究蕭的——這也許可以說是因爲作者沒有看蕭的好處罷。

那末，作者喜歡蕭的理由，到底是在那裏？魯迅說他喜歡蕭的理由，至爲單純；他說僅僅是在甚麼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甚麼地方，從甚麼人，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社會的假面——這就是喜歡他了。作者的喜歡蕭，理由當然不是這樣的簡單——自從民國廿二年春間，很恰巧的碰着了奇緣，作者對蕭發生了關心和興趣，對他開始研究以後，作者一面盡力於材料的蒐集和整理，而一面

則理首案裏從事於寫作；因是，隨着研究的進展，作者對他所抱的興趣，也與時俱進，換句話說，作者喜歡他的理由，漸次增加出來了——最低的程度，總有下列的三點：

第一 是蕭的思想，可以驅除我們的偏狹的利己的心理，而鼓舞着我們向社會國家効力的公共精神。

第二 是排除虛偽空想，而提示真摯的人間性，和現實的社會組織。

第三 他一生孜孜不倦的努力於吸收新知識的態度，可以鼓舞我們連續不斷的工作的精神。

因為有了上面這種種的理由，雖然作者寫這篇的動機，是發於偶然而又生於最近的——並且當蕭來中國時，作者也沒有專誠地去看他，領教他；總是，作者自信對他研究的態度，始終是以「誠摯」的精神一貫的——最少總有點「熱誠」的表現，有着這種的「熱誠」，作者自信對於蕭，可以說沒有對不起的地方了。對於寫他的評傳的赫理斯的寫作的動機，蕭曾這樣說過：「赫理斯，他窮極了；所以要寫一本耶穌的傳，書店老闆不要，教他寫蕭伯納的評傳——這是他作傳的原

困。」作者寫本篇的動機，退一步講，假定說不是出乎「誠摯」的精神；但是斷然不是像赫理斯那種的精神，這卻可以明言的。

在研究上，關於蕭的事情，因為作者自來未曾看過他，無從直接的得到他的材料；所以本篇除了參考蕭自己所發表的文字而外，所有的材料，自然不得不依靠着諸同好的鴻文大著。若論作者的工作，正和蕭在上海「筆會」作幽默演說時，所說「普通人均視作家爲神祕偉大之人物，其實不過爲班門弄斧的勞工，不過是一個集貨售貨的商人」這話一樣，祇在於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而已。而對這個一生中無一面識的蕭，自然是無恩怨可言的，所以本書對他的批評，毀譽都有；但是因為他於作者既然是「一個還沒有發生過甚麼給作者感覺厭惡的存在」，自然作者對他是抱好意的，所以書中稱譽他的文字比毀罵他的文字爲多——這也許是人情上難免的性向罷。

其次，對於蕭的研究上，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有下記的一件事：即蕭不主張「爲藝術而藝術」，而是從「爲人而藝術」的立腳點，或依評論，或依戲曲，以銳進的勢力，雄飛於現代的文壇和思想界；所以要知道蕭，如非先將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一事，置諸念頭，恐不能獲得對他的正當的理解——

其實，他的戲曲論文的勢力，離開了社會主義，恐怕就無從明白了。又如他所關係的「泛平社」（“Fabrian Society”），乃是英國的社會主義諸團體中的最有勢力的唯一的團體。凡是研究英國的社會主義或是政治問題的人們，當然要注意到「泛平主義」的社會運動；而這種運動的中心人物，又是蕭。爲了深切的明了他，所以本書對於蕭的根本思想：「生命力」的哲學而外，同時對於他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泛平主義），也特別地加以詳細的敘述。

作者介紹蕭的思想於中國，當然是因爲作者相信上面所舉的作者喜歡他的三個理由，會給我們以多大的利益的緣故；此外還有他的「諷刺」的作風這一點，作者相信，有時候，也可以應用於言論不自由的現在的中國，藉以收獲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效果。原來，「諷刺」有兩種的作用——最偉大的作用，是對於一切不合理的反抗；所以諷刺作風的普遍，從某一種觀點看來，可以視爲民權運動的開展——這就是文藝與社會實質上的連繫。「諷刺」的這一種作用，和「正直」的內容，是有同一的效果。第二種的作用，就是可以迴避無理的壓迫。無論在那一個社會，凡是統治的勢力，愈是黑暗，則正直說話的機會是愈少的——當歐洲大戰，竇武的空氣，橫溢於世界的時候，

蕭因爲會運用他的巧妙的諷刺作法，所以他的反戰論文，也始得獲免遭受罪戮之禍，反而竟能盡其宣傳反戰的功效——這是最顯著的實例的。回觀中國社會，目下言論界的情形，究竟怎樣？自從邵飄萍、林白水乃至劉煜生這些人以言論內容的正直而慘喪了生命以後，執筆政者，人人自危，而直言正論之風，在中國社會裏，也已不復多見了。所以在這種人權保障未確立的時代，同時對於不合理的事情不得不反抗的時代，若應順世情而能運用諷刺的文字，或許可以收到不毀其身而吐其心以貢獻於國家社會的效果——這就是作者喜歡介紹蕭事的又一個的重要理由。這裏，我們所稱許的蕭的諷刺，乃是一種經過洗練的結論的警句，而不是含着一種毒素的諷言，這點我們又不可不分明認識的。

簡單說來，本篇的寫作，可以說是作者對於蕭以那樣的高齡，遠涉重洋，特地來訪中國的雅意，聊爲表示歡迎的徵忱罷了。當民國廿二年即他來中國那年的夏天，本篇的重要部分經已寫就的時候，本然就預定以年底爲期，繼續研究下去，以期達到完成之域，可以付刊出版，送給蕭作紀念；但是，很恰巧的，在那年的下半年，作者爲着俗務，東奔西走，倥傯過日，事實上沒有較長的空閒可以把

該稿件加以整理，俾得脫稿，於是，不得已便在忙碌之中，抽出多少時間，勉將蕭伯納的生平及思想的概要，撮錄一篇，題名爲蕭伯納略傳，編入做我的「希莊小叢書」的第一冊，先行付印出版——這也不過爲作者對蕭的來華欲表示歡迎的微意罷了。同時，該小冊子的單行本，也可以說是本篇的「先鋒隊」了。

這樣，自從本篇的原稿草就，到了本年，已經過了三載了；其間稿件束諸高案裏，實未遑加以整齊次第。而今年的今天——七月廿六日，正值着蕭的八旬誕辰。報載時蕭適寓於英國滬爾色斯特夏郡的瑪爾芬城；其地四面皆山，風景至爲清幽。蕭於此度其壽辰，不事舖張，以爲壽屆耄耋了，無足爲奇，何慶祝之有云；凡親友餽贈禮物，價值在三「便士」（合國幣二角左右）以上者，概行辭謝，各親友遂招當地歌劇團表演蕭所作聖瓊（聖佐安）名劇以娛之，蕭乃欣然往觀。當此良辰，作者與蕭身分天涯，遠隔數千里；欲寄贈三「便士」的禮物給他，又因作者與他素不相識，恐事或過於唐突。於是，決意將三年前爲了他所作的未付刊的歡迎文字——即本篇的原稿，聊加修飾，整齊次第，付諸手民，申祝八秩微意，定蒙歡許罷！

凡例

(1) “George Bernard Shaw”的中國譯名，一般通用的，凡有兩種：即蕭伯納和蕭伯訥；是本書的行文，乃以平易爲主，故對蕭的譯名，也特地採用「蕭伯納」三字，因爲「納」字比「訥」字較爲一般所常用的。

(2) 本書的寫作，從另一方面看來，可說是以「趣味」爲本位而研究的，所以文中特多插入了種種的笑談和插話；此外，尙有「插圖」大小計共十餘種。

(3) 世界中最困難的事，莫若對人們的性格的觀察；尤其是描寫活着的的人的性格這種工作，更覺得數倍的困難。本書第四章——關於蕭的性格的描寫，可說不過是一種的「嘗試」而已；將來改版時，有許多的地方，要加以修改和補正，這是屬於必然的。

(4) 蕭的性格和思想，秉質寬放；其表現所涉及的範圍，至爲寬濶。故書中所經整理的材料，不

過爲蕭的性格和思想表現之一部分而已；其他如關於文藝、音樂等方面的材料，均暫割愛，讓俟他日，再行補述。

(一) 凡研究一個人的性格和思想，必須對於個人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加以特別的注意；因爲「時勢」和「環境」可說是支配個人的性格和思想的兩大要素，其影響於人生，極爲深鉅。但是，研究思想背景這一層，事本已屬於困難；尤其是，對於具有多面角的思想的蕭的思想背景的研究，可稱爲難中之難事。所以本書對這面的工作，也決暫擱置，等待他日，再來加以研究就是了。

(二) 本書的材料，多借資於中外著作者，除了所舉的參考書而外，凡引用他書原文而無明記者，非敢掠美，不過爲行文避枝蔓而已。

(三) 對於蕭及作者平生所尊敬的先輩，凡與本研究上，有關係的，皆直書其名，不加稱謂，尙希原諒。

(四) 書後附錄中「蕭伯納著作目錄」及「蕭伯納研究參考書」兩表，乃在本文和序文脫稿以後所製作的，所以凡與本研究有關係的最新出版的書籍，力求備載。

告中國人民（譯文）

蕭伯納

承垂詢對於中國人民之意見，以現代孔子視我也，予何敢當。

中國人民，不能恃他人之意見以爲生，且意見過多，卽不成爲新聞，而常爲讀者所厭棄矣。況予此來，正欲反叩中國人民，對於余及西方人之意見若何？中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以至將來完成之時，其間經過，足爲研究政治學家之教訓者實多。逆料其成功之日，足以根本療治近世「文明」之病，改善之，可也，棄若敝屣，亦可也。余唯有旁觀而坐視其變化耳。予今來自顛倒錯亂之國家，危牆之下，事變正殷，何能對茲古國人民，努力改建之際，妄思有所忠告乎？

歐洲對於亞洲，實不能有任何建議，否則必貽反脣之譏，謂「醫人者當先自醫」也。中國今在危急存亡之秋，予不敢貢獻何種意見，但謂中國人當自救耳。

中國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問世界孰能與之抗衡乎？

（註）本篇乃蕭伯納遊華時，應上海時事新報之請，特爲發出對於中國人民之意見，中文爲宋春飭所譯者也。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 am flattered by this request for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for it implies that I am a modern Confucious. I, however, cannot see myself in that magnitude.

The Chinese people cannot live on messages, and too many messages are not news for the press, and usually provide the dullest reading. Besides, I am at present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message China has for me and for the West. Her history since the year 1911, when it is completed, will be the fullest instruction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n she will have achieved a complete cure for that disease called civilization, either by changing it to her own benefit or rejecting it altogether. In the meantime I can only look on and wonder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t is not for me, belonging as I do to a quarter of the globe which is mismanaging its affairs in a ruinous fashion to pretend to advice an ancient people desperately striving to set its house in order.

Europe can give no counsel to Asia except at the risk of the old rebuff "Physician, heal thyself." I am afraid I have likewise nothing to say in the present emergency except "China, help thyself." 二

With China's people united who could resist her?

Feb., 15, 1933 Hong Kong, G. Bernard Shaw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凱爾德文藝的復活和蕭伯納	一
第二節	英國文學的疑問時代和蕭伯納	三
第三節	世界無產階級的運動和蕭伯納	五
第二章	身世	一〇
第一節	蕭伯納的家族	一〇
第二節	幼年時代的杜百合生活	一三
第三節	到倫敦後最初的生活	一九

第四節	小說的創作	二一
第五節	藝術的探求	二五
第六節	走入社會主義的路	二八
第七節	加入泛平社	三一
第八節	批評記者的時代	三三
第三章	作劇的生活	三八
第一節	作劇的動機和新劇運動的影響	三八
第二節	處女劇「鰥夫之家」的發表	四一
第三節	「快意和不快意」的戲劇	四二
第四節	國外的聲譽和傑作「人與超人」出現	四七
第五節	「蕭伯納時代」的浮沉	四九

第六節	「諾貝爾」文學賞的獲得和近況	五三
第七節	作劇的目的和成功的秘訣	五七
第八節	作劇以外的生活和作劇的時所	六三

第四章 蕭伯納的性格和作風

第一節	蕭是屬於「天才」「膽汁質」「O型」的人麼	六七
第二節	他人的批評和蕭自己的批評	七〇
第三節	幽默——諷刺	七四
第四節	自捧自讚——好奇立異	八一
第五節	矛盾——愛惡	八六
第六節	不屈不撓——不老不朽	九一
第七節	諷刺的作風	九六

第八節 對於事物本身的諷刺……………九九

第九節 對於普通人對事物所抱的見解的諷刺……………一〇四

第五章 蕭伯納和社會主義……………一〇九

第一節 蕭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元勳……………一〇九

第二節 泛平社的發達和蕭的活動……………一一二

第三節 由馬克思主義而到泛平主義……………一一六

第四節 泛平主義的實際性……………一二〇

第五節 蕭的社會主義的要點……………一二三

第六節 蕭的金錢論……………一二九

第七節 蕭的女性觀……………一三一

第八節 蕭關於社會主義的重要著作……………一三五

第六章 社會評論(其一)……………一三八

第一節 文明論……………一三八

第二節 自由論……………一四一

第三節 人物評……………一四四

第四節 教育論……………一五二

第五節 宗教觀……………一六一

第六節 非戰論……………一六五

第七節 政治論……………一七〇

第七章 社會評論(其二)……………一七五

第一節 殖民地論——印度 香港 菲律賓……………一七五

第二節 談愛爾蘭……………一七八

第三節	評美國	一八一
第四節	蘇俄觀	一八五
第五節	中國觀	一九一
第六節	日本觀	二〇二
第七節	談中日問題	二〇八
第八節	國際聯盟觀	二一一
第八章	蕭的中心思想和蕭劇的特質	二一五
第一節	蕭是個「為建設而破壞」的作家	二一五
第二節	「生命力」的哲學(其一)	二一七
第三節	「生命力」的哲學(其二)	二二一
第四節	「人與超人」(其一)	二二八



第五節 「人與超人」(其二).....	二三八
第六節 宣傳的祕訣.....	二四四
第七節 蕭劇的特質(其一).....	二四八
第八節 蕭劇的特質(其二).....	二五三
第九節 蕭劇的特質(其三).....	二五六
附 錄.....	二六一

(一)蕭伯納著作目錄.....	二六一
(二)蕭伯納研究參考書.....	二六八

蕭君伯納肖像

蕭君伯納
當代文人
衣冠磊砢
爛熳天真
似曾相識
意想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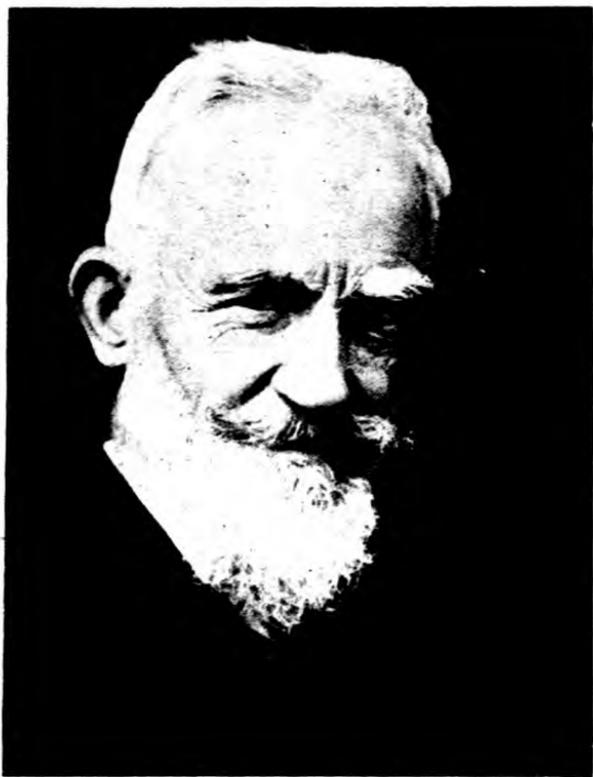
晉江蕭鼎銘
畫行題詞





*Much reduced facsimile of unpublished drawing
by Joseph Simpson*

蕭伯納像



蕭 伯 納 像

蕭伯納的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凱爾德文藝的復活和蕭伯納

世界中，英國可稱做近代歐洲的幸運兒。自從歐洲大戰，德國打敗後，世界就變成了「盎格魯·撒遜」(Anglo-Saxon)人的世界，勢力的強盛，物質的進步，沒有一國可與英國比肩的；不但在物質方面是這樣，即在文藝的方面，自從第十六世紀產生了莎士比亞(Shakespeare)、彌爾頓(Milton)以後，英國在世界文學上，也就佔着極重要的位置了。

原來，英國的民族，因得了「盎格魯·撒遜」的種族的遺傳，和受了英國特殊的風土的影響，其

民族的氣質，有一種極顯著的特色：即是「調和性」。無論對付甚麼事情，都不肯走到極端，只守着一個「中道」。英國是有名的保守國，這種保守性，不用說是「調和性」的結果了。這種「調和性」發現於文學中，就是「理想」和「現實」的調和；「理智」和「感情」的調和。如莎士比亞的戲曲，豐麗典雅的地方，雖然是南方的風味，悲愴沈痛的地方，又像是北方的氣質了。

因為英國「盎格魯·撒遜」的民族性是愛好「調和」，「調和」的結果，自然是不澈底，是保守；保守的結果，便是沈滯停頓。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英國文學，確有沈滯不進的現象，這便是過重「調和」的緣故。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因受了歐洲大陸文藝的影響和刺戟，這太沈滯了，太寂寞了的空氣，便引起了反動。「凱爾德」(Celtic)人種的文藝思想，忽然的興起，把「盎格魯·撒遜」人種的「調和」思想，「保守」思想，全行打破了。

英國民族中，「盎格魯·撒遜」種而外，尚有一種族：稱爲「凱爾德」種族；這兩種族，本然是不同的。愛爾蘭(Ireland)的人民，即屬於「凱爾德」種族。所以愛爾蘭雖被英國征服了多時，但是民族性卻沒有消滅——前年愛爾蘭對英本國的獨立運動，鬧到極端尖銳化，竟也已從英本國

脫離，宣告獨立，成爲自由國了。在文學上也是這樣，近代愛爾蘭的詩歌戲曲，在英國文學中，別樹一幟，思想和藝術，較諸英國文學，顯然不同；文學家稱之爲「凱爾德之復活」(The Celtic revival)。這種「凱爾德」種族的文學運動，聲勢非常浩大；其在近代英國文學上所發揮的方面，可算是有光彩的特色。而最近愛爾蘭所產生的代表「凱爾德」趣味的復活詩人和戲曲家，實在不少的；著名者如夏脫(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沈琪(John-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葛雷古夫人(Lady Augusta Gregory 1859—)等而外，就是蕭伯納這一個人。

第二節 英國文學的疑問時代和蕭伯納

自從「凱爾德」種族的新文學運動發現了後，英國的文學界，也受其影響，釀成了對舊文物制度習慣一切，都抱着不滿的空氣——從一九〇一年起至一九二五年止——這二十五年間，可以說是英國文學界的「疑問時代」(the age of interrogation)。在這時代中，凡是相當聞名的文學家，所寫的作品，其中總含有多少的疑問——有的，對着文物上發生了疑問；有的，對着宗教上

發生了疑問；或者對政治疑問，對男女的關係乃至對藝術的形式，也都發生了疑問。而在許多作家中，能以最敏銳的觀察眼，和最犀利的文筆，開英文學時代的先聲的，當然要算蕭伯納了。

蕭伯納以驚人的勇氣和洞察力，以大膽的諷刺和機智，以暗含着爆裂彈的言詞，來攻擊着舊的迷信——宗教；卻是，同時他又以同樣的盛氣和猛力，來攻擊新的迷信——科學。其實他並不是絕對地反對了這個宗教，也不是澈底的反對了這個科學，只是他特別附有條件罷了。他說：

「一切的學理，除非經各個信者，親身自去檢查過，而意識的受納之外，都是迷信。」——
“Every dogma is a superstition unless it has been personally examined and consciously accepted by the individual believer.”

因為他的主張是這樣的，所以「質疑」(question)「檢查」(examine)和「實驗」(test)——這三者，做成了他的信條。

在這疑問時代中，大多數的文學者、思想家，都只是疑問一二個事物，或者一二件的制度；而對一切的文明，和全般的社會，在多方面會發生了疑問的人，事實，上可算是很少了。像蕭伯納這樣對

着一切文明，一切文化，都會發生了疑問，而由千瘡萬孔，一並齊入，以求暴露社會的「真實性」的人，則可謂沒有第二個人了。在他的四十餘篇的劇本裏，他攻擊了一切的文明，一切的社會制度，資本家、藝術家、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軍人、愛國者、醫生，甚至並他自己也攻擊。他疑問的範圍，是多面的，幾乎涉及社會全體的；所以他的作品，不僅在英國國內開了疑問精神的先聲，而且傳播到國外，啓發了其他各國的人們，促進其發生了疑問的勇氣，其功實在可算是不少的。

第三節 世界無產階級的運動和蕭伯納

蕭伯納不但僅僅是英國一國裏的人物，同時也是「世界的」的作家；尤其是擁護無產階級的作家。現代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爛熟而趨於崩壞的社會，同時又是新勢力——無產階級勃興的社會。所以在這種社會當中，凡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人們，所處的地位，可說是最困難的。他們一方面是抑壓於大資本家的發達，他方面威脅於無產階級的進展——介在這兩大勢力之間，他們可算是最不安定的階級了。雖然小資產階級在過去的歷史上，是幾乎完全沒有自立的政權的；可是一

進到了現在帝國主義的時代，遂被壓迫於上述兩種的勢力——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甚至於喪失其希望。所以小資產階級要在現代社會裏，繼續其社會的存在，勢在必須接近這兩種基本勢力中的任何一方面——不站在大資產階級的方面，爲其獨裁的支柱；即站在無產階級的方面，爲革命的勢力。至於所謂第三條的路——小資產階級獨自的路，是沒有的。

這種處於新舊社會交替期間，風雨漂搖中的小資產階級，因而反映在文藝的意識形態的分野上，也呈着異樣紛亂的情勢——小資產階級作家們，有些變成爲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的謳歌者（如意大利未來派的作家）；有些卻與新興階級攜手而漸次變成爲新興階級的擁護者，反帝國主義的急先鋒——這種傾向的作家，在法國有法朗士（Anatole France）、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在德國有海因利希·曼（Heinrich Mann）等；而在英國則威爾士（H. G. Wells）而外，最著名的，只是蕭伯納一人而已。

照上面看來，蕭伯納不但是愛爾蘭「凱爾德」文藝復活的運動的領袖，又是英國文學「疑問時代」的「驅者」，同時又是擁護世界無產運動的作家，真可說是世界上再找也沒有第二個的

人物了。

對這位世界的偉大人物，一般世人對他所抱的觀察和理解，究竟是怎樣？英人查斯達頓（G. K. Chesterton）在他所作的蕭伯納論的序文中，這樣的說道：「許多的人，不是說和蕭伯納同意呢，便是說不懂他。只有我一個人，既然懂得他，而不和他同意的。」實際上，蕭伯納在他初次作劇的時候，當時對他能理解的人，可說是很少的；及到他成名了後，稱讚他的人，倒是很多，可是理解他的人，仍然是很少。

這種給人家難於理解的人物，他的「爲人」究竟是怎麼樣呢？關於這一點，美國的亨德生（A. J. Chiball Henderson）於其蕭伯納評傳中，很簡潔地描寫着：「蕭是浸透於整個世界的，他的聲音，以光線之速，而無所不達，他的言語，以報紙之普遍，而無所不在——他恆常地嬉戲於我們的以及自己快意集光之中，並且他也全不稀罕地，十分審慎地，嬉戲於我們的激怒的集光之中；他決不止爲社會之一棟樑，他是每日報紙之一欄。」因爲他的性格是這樣的複雜，他的思想是這樣的多端，他的言語又是帶有特別的「幽默」（humour），換句話說：他的言行，每會使人對他的態度變

化無窮，所以就在現在，世人對他的批評，仍然是紛紜不一。

有一次，一個朋友對蕭伯納說：「美國人對你的名譽很好，」他說：「我是哲學家、小說家、社會學家、批評家、政治家、戲劇家、宗教家，因此我應當有七種的名譽。」其實，除了這七種而外，他還可得到許多的名譽：如藝術家、思想家、預言家、革命家、社會主義者、非戰論者；乃至常識主義者、活的百科大辭典、談諧家、幽默家、諷刺家等等……世界上無論甚麼的名譽，他幾乎都會受到封給着；即連宣傳家這種的名譽，也有人封給他過了。尤其是，產生神傳的我們中國人，對他所封的名譽，可說是最具有特色。前年，他到滬時，前往碼頭歡迎他的，有「電影文化協會」、「上海劇團聯合會」、「筆會」、「非戰同盟會」、「上海各大學學生暨各報館記者諸團體」；而當時所用的標語，有如下列的數種：

「歡迎革命藝術家蕭伯納！」

「歡迎和平之神蕭伯納！」

「歡迎戲劇家蕭伯納！」

「歡迎同情中國土地完整的蕭！」

「歡迎中國獨立解放的蕭！」

「歡迎反帝國主義的先鋒蕭！」

那麼，這位世界無比的怪人的真相，究竟是甚麼樣的呢？他應當佔有的名譽，究竟是那一種呢？原來，把一個有特色的人的性格或者是思想，要分析而歸納於一種類，已是困難的事；故這種事對於這位世界上最普遍的人物——蕭伯納當然是更感着加倍的困難了。對這點蕭伯納自己也會對人說過：「人家常愛把我編入社會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或是其他一個的「範疇」(category)內，而來決定我的思想，或是社會的立場，這是最使我困惑的。」

但是，上述各種名譽之中，不消說戲劇家這一個名譽，當然應佔着首位，這也確是世人一般所公認的。因為蕭伯納確實是在二十世紀的英國文藝界，以戲劇家而佔着崇高的地位，許多的人不但是他為和前年逝世的高爾華綏 (John Galsworthy) 同是英國劇壇的雙璧；而且也公認他為莎士比亞以後的最大戲劇家。又有人且稱他為易卜生 (Ibsen) 以後，世界戲曲界的第一人。

第二章 身世

第一節 蕭伯納的家族

蕭伯納，英文爲“George Bernard Shaw”，略寫時爲“G. B. S.”三個字母。若照原文正式讀起來，應當譯作「喬治·伯納·蕭」。本書裏，隨着我國一般的習慣，特稱他爲蕭伯納；但是，因爲研究上的便利，以下或簡稱他爲蕭。

蕭是生於「布爾喬亞」(Bourgeois)的大家族裏，他的祖父是一位「律師、公證人和股票掮客一流的混合人物」；他的祖母是一位極健康的賢婦人，她多活了她的丈夫四十五年，活到八十八歲的高齡纔去世；所以蕭家，可說概由他的祖母獨力保持下來的。

他的父親，名叫喬治·卡·蕭 (George Carr Shaw)，是一個信仰新教，總是沒有甚麼高深

教養的人；曾做了小小的官吏，退職後，把六十鎊的養老年金爲抵押，做些生意，經營了穀物的販賣業；卽一種的批發商人。但是，本來既無才腕，且全無商業的能幹，對事業的經營，自然是常常不能入以償出的；所以，一生清貧以度日。性雖溫和而曠達，總是有了喜酒癖，且每有輕視一般零售小商人的官僚氣。

他的母親，名叫綠新達·依利薩伯·加利（Lucinda Elizabeth Gurly Shaw）；比他的父親年輕二十歲，是一個有教養的婦人，有着社會的美德與勇敢的堅決的精神，然而不意識地而且自然地有時代先進的才能。她不但有着精神明澈的思慮，和溫柔嫺雅的態度，而且也有了「幽默」的性情。

她對於音樂、繪畫等，極有天才，且有素養。在家境尙稱寬裕時，她常常到音樂會裏去。在家境中落以後，她卻沒有容易被失敗所摧殘而志羸；她立定了主意，向前奮鬥，她很勇敢的親自跑到倫敦去，做了一位音樂教師，藉着此途以養家。

蕭有兩位姊妹，也有叔父和姑母。

蕭的父母倆的結婚生活，決不是什麼可稱爲幸福的；他們結婚以後，在新婚旅行中，綠新達纔發覺着她的丈夫是個斗酒不辭的東西；那時候她想到將來的不安，就立刻離開了他，一時也想要和他把婚姻解離，總是爲了種種事情的關係，離婚這件事，也作罷卻不至實現——她的這樣的決定，實在是世界上的一件最大僥倖的事，因爲假使他們倆，當時果然離了婚呢？則我們永久失去了一個世界的大文豪；又再假使結婚以前，綠新達經已探知了喬治·卡是有酒癖呢？她一定也不敢和他結婚。這樣來，於世界文壇上，也是一個大大的損失；而當然作者也無寫上這一篇的光榮了。但是世事巧妙，運命有數；無論如何，事實上在結婚前，她總不知道他有酒癖，遂和他結了姻緣，纔來做了蕭伯納的父母。

關於這一點，蕭的知己赫理斯(Harris)在他所作的蕭伯納傳(一九三一年)描寫的極其巧妙：

「他(卡·蕭)吻了她(綠新達)的頰，而向她求婚……她答應了他。設使他吻了她的嘴唇，她定會嗅到他的酒氣，那時候，或者拒絕了他的要求也未可知。」

原來是一個無才無能的卡·蕭，他竟然也曉得不吻她的嘴唇，而吻她的頰——這點確實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事業。怎麼說呢？因為他的高明（？）使了和綠新達的結婚可能，兩個人間，遂創造了世界劇壇的巨人出現。

第二節 幼年時代的杜百令生活

蕭於西曆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生於愛爾蘭的首都杜百令（Dublin）之森格街（Synge Street）第三號（後日改編為第三二二號）一軒七間房的房子裏。他今年是七十九歲，照國式算起來，是八十歲。可是，他的心身，矍鑠異常，老而益壯，至今仍是終日勞心苦幹工作不已。

蕭後年的性格思想，在幼少的時代，已看得萌芽。如他的深恨傳統和因襲的念頭這一點，在他的幼少的時候，已經表現出來——如他到了十歲的時候，早就決然不再到教會去禮拜了。

對於學問一途，則是爲他所喜歡，他的好學，自少就是非凡的。泰勒爾夫人（Mrs. Tyrell）會這樣說過：「蕭爲往往是一個沈靜的小孩，愛讀書——真是出乎其類的。」在兒童的時代，他的主

要的工作就是在聖徒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和天方夜譚 (The Arabian Nights) 書中，發現了偉大的文學。此外，他幼年時代所最關切的，祇是杜百令海灣的風景，和杜百令國家美術館的繪畫。有一年的夏天，他的父母曾帶着他到離開他的學校的一個地方，叫做達爾基 (Dalkey) 去避暑。在這裏可愛的風景，與純淨的空氣中，他消度了幾個月；在這幾個月可說是他的兒童時代中最幸福的時光。他在這裏表現着對於繪畫藝術之至為心醉的興趣，當時他也曾強烈的希求做了一個第二的米開·盎格洛 (Michelangelo)；但是因為他的繪畫嘗試了都失敗，使他就灰心了。總是在這時期，他所養成的藝術的感情，實為至深切並且可寶貴的。

他在學校外，好學的心，實照泰勒夫人所說，有出乎其類的；但是在學校內的學習，則最為他所不喜好。他幼時受了叔父威廉·喬治·加諾爾 (William George Canoll) 牧師的教育。到一八六七年，他十一歲時，進入杜百令的「衛斯理聯合學校」 (Wesleyan Connexional School) 此校最初的名稱，叫做「衛斯理商業古典學校」，當然是屬於教會所經營的。他入校時的校長是克魯克牧師 (Rev. Robert Crook L. L. B.)，任管理員的是神學博士麥克基牧師 (Rev.

T. A. Mackee D. D.) 因為在這種學校的課程上，除了希臘文、拉丁文與神學以外，無論什麼，都是不能算做學問的；所以在學校念書，是他的兒童時代最討厭的經驗之一。

據蕭的一位老同學告訴人說：當時在學校中蕭雖然求知的心極切，但他已經覺得學校裏，是硬要兒童死記歷史上的許多年代，和沒有什麼用處的人名地名，所以他就不肯去強記了。當校長勸戒他的時候，他每侃侃而談，提出反抗的理由。又他天性是不近於數理的，總是教師硬要他死記許多呆板的公式，這事更引起了他的不快；因此他一有機會，就對許多兒童大演說，力斥數學的無用。這種地方，他當然不無偏見，總是事實上，他在學校裏只能讀文學的名著，而不能讀學校的課本的；他能記誦歌劇，以整個的靈魂，傾聽着偉大的藝術家；而不能去傾聽那些以教讀為生而等待俸祿的教師。他後來也曾忠實地告白他在學校時代，是沒有學着什麼的。事實上學校的分數單，也就證明這句話是不錯的；因為他的成績，總是排在全班的末尾。他因為厭惡當時的學校教學的呆板過甚，後來並將他的叔父，所教他的「拉丁文」也完全忘掉了。他在校中，除了英文作文一課而外，其餘的一切功課，全靠着兩個同學替他做的——他就對他們談荷馬（Homer）詩中的故事，以

爲交換的條件。所以祇有這一門功課——英文作文——他總是每考必列「第一」。但是這門不是屬於古典的學課，當然考得什麼好也是無獎可得的。但是他學習這門的時候，是顯然地不費研究，而容易獲得第一的。

後來他對學校的批評，是這樣：他說在兒童時代，他的到學校上課，不是爲了真實地要求學問而來，卻是完全爲了他的父母經已交完了學費給學校的。而他也自知他的父母堅欲送他到學校的，是在好使他不至於天天在家裏煩擾他們的。但是，幼年時的蕭，一進到學校了後，雖然感着無興趣，總是也勉強繼續到十四歲畢業了小學校。畢業時，因爲家庭的經濟也困苦，生活貧窮，又因了他性素不喜歡到學校上課，不相信學校的教育，所以他小學校畢業了後，就不再繼續升學，去受所謂正式的教育了。

幼年時代的蕭，最不喜歡的是學校教育；而爲他性最愛好的，除了上述的美術方面而外，還有音樂的一門。如上所述，他的母親原來是一個「新女性」(new woman)，是有獨立的天性和自信的精神；她並不管當時的輿論對她怎樣的批評，祇是照着自己所信的做去。她最喜歡的

是音樂，於是她的家庭就變成了一個「愛美的」（amateur）歌劇場。當時她的音樂教師李（John Vandaleur Lee）就是導演員，而她自己就是主演的優伶。她對於音樂的這個愛好，給與蕭的影響，自然是很大的。蕭十五歲時，已能暗誦了著名音樂家如：莫差特（Mozart）、亨特（Händel）、貝多芬（Beethoven）、洛西尼（Rossini）、孟德爾森（Mendelssohn）、柏利尼（Bellini）諸大家的名曲。

年十五歲時，他的家況，漸見困苦；他的父親的進款和母親教授音樂的收入，都是僅僅少數的款項，當然是不夠快樂地生活的。於是，他的叔父，便給他在一個著名的杜百令地產公司，找到一個職業，地位當然是低級的。最初每月只領到十八「先令」——一週二金元——的薪金，後來升為公司的司賬員；在該公司裏頭，他忠勤地服務了五年，發揮了他的事務的才能，受着主人的信用頗大，博得單獨留居在家裏的父親的歡心也不少。他的母親，也因爲了家庭的苦況和其他種種的關係，帶着他的姊姊等早已移居倫敦，藉着教授音樂以度生活。所以那時候留在鄉里的，就是蕭和他的父親兩個人而已。

他自入了地產公司以後，過着四年艱苦的生活。在這數年的中間，因為他的努力，學習了一種商業慣例的知識；並且發展了一種很清楚可認的書法。尤其是，商業性質中所包含的對於法定的契約的熟悉——這使他得了一種把握，能夠於日後和他的著作的出版者和經理，訂立最麻煩的契約，以取樂收利。同時，每日的一定的公務辦理——這也給他養成了規則的勤苦工作的習慣。總是在這公司辦公的時間，他也常常教了底下的職員們，唱意大利的歌曲。於這一點，可見他雖處身於俗務蝟集之中，而對賦性的藝術之興趣，未曾須臾忘卻啊！

當他在地產公司服務時，適有美國的教士莫的（Moody）和散基（Sankey）兩人到他的生地來傳道；他聽了後，大大的動了他的反抗心，使他氣憤憤地說了「倘若那（指莫的和散基兩教士傳道的內容）是基督教，那麼我就是無神論者了。」這種的大話。於是，他就在當地的報紙公開的意見（Public Opinion）（一八九五年）紙上，發表了一封反教的公開信，他說：“These evangelistic services were not of a religious, but a secular, not to say profane, character.”這封信發表後，引起了一般守舊者的奇駭與叱咤。他這種「春雷初試」的言語，可說

已足驚人！在那時候，他心的深處，所萌芽出來的革命的反抗精神，已顯著可觀了。

第三節 到倫敦後最初的生活

蕭二十歲的時候，時爲一八七六年之三月，他的不願受束縛於事務椅上的心理，突然爆發起來；出乎對他十分滿意，而且盡力招呼的僱主唐山德（Charles Uniacke Townshend）的意料之外，他毅然辭了他的討厭的職務，離開了親愛的故鄉愛爾蘭，橫渡了斯頓·喬治海峽，飄然地跑到倫敦去。

他不顧一切，不管自己的前程怎樣，而決意放棄了這比較安定的職業，冒險地走向這條路的，實在是有了他的勇敢纔能做到的——但是也可說是無謀的勇敢。因爲當時他的腦裏，除了深知在杜百令這樣的地方，文學是沒有出路的這事而外，他到倫敦來，是無所謂有打算或是有了計劃的。後來他自己也說過：『倫敦是英吉利語言的中心，並且也是英吉利語言的天畿，（在這裏面，我有意做王，）所能提供的那種藝術的教養之中心，我曾留意到去解釋着，我是「以純然的引力而

興起的，「初無所謂決心、壯志，或者任何種的建設計劃。」實在可以說，這時候，他對於自己的命運，還沒有什麼的自覺。

他到倫敦後，就和他的母親姊姊等同住在一處。總是那時候他的知識能力，是有限的；既無專門的技能，更少親戚戚友，而且所帶來的費用，也是很有限制的。不得已，只將他自己隨同他的母親，埋沒在渺茫的繁華的倫敦城裏，去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這件事，於他自然是極困難的。總是他母親，到了這時候，是勇氣百倍的新女性；蕭受了她的刺戟，也奮起了精神，盡力去尋覓機會營謀事業來做。於是，雖非他本意的職業，暫時棲身於「愛迪生」電話公司。

他在電話公司服務時，頗能盡職做事，後來竟也做了該公司的經理，總是他不能久長的繼續此種的職業；因為那時的他已經深刻地感到了埋首於這種類的職業，皆是「對我的天性的叛逆」，遂毅然決意對自身所適的職業，驀進地突進。——其所志向的方面就是：「文學。」

這樣，他雖已決意以文學自効於社會，也在文學界瞎混，但是無名的小卒，誰來睬他？於是，他為生活所迫，往往不能如願的專心運用心神於著作。在倫敦最初的三年，他常在商界裏替人家記着

賬簿，抄着貨單；所以他後來說笑話，說他「早期的作品」(early writing)是在賬簿和貨單裏面的。

要之：青年時代的蕭，雖然是一個無計劃的人，總是他本着他的信條：手之所及，盡善爲之，腦之所及，盡情寫之；至於其他——*Adviene qui pourra*！努力做去就是了。

第四節 小說的創作

蕭從二十歲到二十九歲這九年間，雖然孜孜地勞苦工作，然仍是衣服襤褸的一個貧窮的青年。但是貧窮困苦的環境，畢竟還是才子的刺戟。在這九年的貧困生活中，他本着他的信條，一方面服務於電話公司，盡他記賬簿和抄貨單的職務，同時卻無時不在那裏夢想要作一種小說。竟然於一八七九年，他鼓着勇氣和膽力，開始他的「小說的創作」了。

蕭所創作的小說，第一種名爲：未成熟，稿子雖然賣不出去，但是他全不爲這些事而志氣；他更鼓着勇氣，又在寫着第一種小說的原稿紙的反面，作了第二種的小說，名爲：不合理的結合。不管了



Bernard Shaw in 1879

原稿能夠賣得出去與否，他總是一味鼓着勇氣，向前努力，繼續工作就是了。他在電話公司供職時，所寫的小說，共有五種：

- (一) 未成熟 (Immaturity) 一八七九年脫稿
- (二) 不合理的結合 (The Irrational Knot) 一八八〇年脫稿
- (三) 藝術家的愛 (Love Among The Artists) 一八八一年脫稿
- (四) 凱希爾·白郎的職業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一八八二年脫稿
- (五) 非社交的社會主義者 (An Unsocial Socialist) 一八八三年脫稿

當他將上列各篇脫稿時，幾次三番，與各書店交涉出版；但是，結果他都是失敗了。對這事，後來他自己曾說過：

「我如今想起這五部幼稚的作品，就回憶到那五個很重而且很厚的黃色紙包，總是，接連不斷的由各出版家退回來；寄了出去，再退回來，這樣每包每次卻另要寄費六個「辨士」。我總記得當時要想把寄回來的稿子再寄到別一家去試設法去出版，這六個「辨士」的寄費，不但

很費了我一番籌措的工夫，結果我的財政上大受了影響。」

前年，他遊華時，在滬與宋慶齡的談話中，他也曾說及這件事，他說：

「在我未寫劇本以前，曾寫了五本小說——很壞的東西，稿子藏在抽屜裏好久，後來有了社會主義的雜誌社的人們，來向我要稿，我沒有，就將這手稿交給他們。」

他所創作的小說，五部之中，就是只有凱希爾·白郎的職業和非社交的社會主義者兩篇，曾在一張短命的社會主義報——名叫今天 (To-day)紙上登載過；後來凱希爾·白郎的職業便也印成賣一個「先令」的單行本。第一部顯然的題為未成熟的作品，所以不曾印行；第二部不合理的結合，於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七年間；第三部藝術家的愛於一八八七年至一八八八年間，也都曾登載於安尼·貝姍夫人 (Mrs. Annie Besant)主辦的我們的一隅 (Our Corner)報上。第二、第三、第五這三部，後來也皆印成爲書。

對這五部的長篇小說，如上所述，他自己也承認是「乳臭的作品。」事實上，當他發表的時候，一般世人多是不注意的；唯有戲劇批評家阿齊爾 (William Archer)和小說家司蒂芬生 (R.

L. Stevenson) 和莫理斯 (W. Morris) 兩三人，稍加賞識而已。當時有人曾將他這些小說，送給司蒂芬生看，後來司蒂芬生在通信裏說：

「狂妄的愚筆，嚇人笑話，簡直是夢囈，倘使這位蕭先生，是二十五歲以下的人呢，就讓他去罷！倘使是已經三十歲了，最好告訴他，他是一個浪漫者，睜開眼睛去追求浪漫故事。」

誠然，蕭的小說，在技術上說來，幾乎沒有甚麼可觀的，不過其中很有些趣味濃厚的篇頁，這卻是不能否認的；尤其使我們感到興味的是：我們可以從這些小說裏，看出許多蕭伯納最有個性的教訓，在早年是怎樣發展的。

但是在一八八〇年代，英國社會卻不會理會他的小說，於是，聰明的蕭，也不想在此無人相知的曠野裏，徒作疾呼狂吼，在一八八三年寫完了第五部非社交的社會主義者以後，他的創作小說的時代，也就結束了。

第五節 藝術的探求

倫敦生活的最初九年間，蕭在物質上的收入，除了電話公司的薪金而外，他由賣文所得的款項，極其微薄。因為他所寫的小說，既然不能夠受社會一般的歡迎，所以在這九年間，他由賣文方面的進款，僅僅得了九金鎊而已；而且這裏邊，有五金鎊是替人家做賣藥廣告文得來的。

當時，對這位奮鬥的青年作家，想要幫助他的人，倒也不是完全沒有的，其中表示最好意的就是屠場的作者辛克萊（Upton Beall Sinclair）這個人。辛克萊寫信給許多同志的朋友，提議為蕭來募捐津貼基金；當時贊成者，有威爾士（H. G. Wells）、班納特（Arnold Bennett）、莫干（Sydney Morgan）、高爾士華綏等人。但蕭自己卻不願意受人家的幫助，將他們的好意辭退；抱定獨力自活的精神，對他所志向的文學，努力工作就是了。除了專心文學而外，他不事生產，所以他的生活，自然是困窮萬分；可是他的精神上的食料，卻可稱豐富極了。

在這九年間的倫敦生活，他除寫了小說，從事於著作而外，一方面也在自己教養。因為他自早就從他的母親學到了很深奧的音樂，原來他也是一位音樂家。所以常常有人請他當合奏者，因此他得走進不少的「紗籠」（saloon）認識了不少上層階級的人們；但是這於他全沒有引起甚

麼的關心。然而，他對於政治的運動，卻是極熱心的——常常參加公衆的演說，或是辯論等等。因此他又得與一般民衆相接觸，這於他卻是感到最有興趣的。這些還是外表的，在內實的方面，他有一暇刻，就跑到參觀「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的藏畫；到「大英博物院」(British Museum)裏的圖書館去看書，以修養他讀書的頭腦，培養他審美的意識。又常到倫敦及貝柳斯(Bayreuth)諸處著名的音樂會去靜聽，因為他是個音樂批評家，所以人家常常花了錢請他去的。

蕭雖身在窮苦中，而對於藝術探求的念頭，是焰熾異常——即就美術來論，倫敦城裏，所有美術館，無論大的小的，或是新的舊的，他沒有一間不跑進去。一次，有一個登山家，看見了他的鞋底裝置特別加厚，想他也是登山家，便問他是不是時常登山；他答道：「我那來得這些閒錢去登山踏嶺呢？因為倫敦各美術館的地板特別堅硬，所以我如果沒有雙料的鞋底，是斷不夠應付的。」看這一事，就可以想見他研究美術的苦心了。他不但對藝術探求的態度是這樣，即對其他方面的各種研究，也同是這樣的。

第六節 走入社會主義的路

當蕭寫着那五種長篇小說的時候，當時決非是無名作家的作品，能夠受歡迎的好景況的時代。當時英國的社會，恰巧是處在一種特別的情形：一般的經濟狀態，衰落至極，不但是普通的不景氣的時代；又且是個受前代維多利亞朝繁榮時代的反動，全社會陷於可怕的不景況和大恐慌的時代。當時，失業者續出，貧窮的人們增加，勞働紛爭，在各處發生。在首都倫敦則有種種勞働團體和社會問題研究會或是討論會，如雨後春筍，陸續的成立，或是開會。換句話說：就是社會主義的運動，呈出未曾有的熱鬧。那時候的蕭，不願生活的貧窮，總是對這種方面的運動，是抱很大的興趣，逢會必到的。因此，在一八七九年那年認識了勒機（James Lecky），由勒機的介紹，加入反基督教道德的“Zetinaal Society”為會員；於是最初與當時著名的社會主義者韋勃（Sidney Webb）相結識。這樣的接觸中間，他逐漸感覺了他那樣的活動，不可單視為興趣或是一種的職業，而認清為他的天職，是終生的使命。

蕭一生中，思想變遷最顯著的時期，可說是一八八二那年。在這年的九月五日之夜，在華林頓（Farrington）街的紀念堂內，開着「土地國有論」的講演會，司會者是紐曼教授（Prof. F. W. Newman）。那時，逢會必到的青年蕭伯納——是個職業上的放浪者，同時又是個精神上的放浪者——自然也是不例外的是參加聽講者之一。是夜的講演者是進步和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的著者——亨利·喬治（Henry George）。這個人是美國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又是「單稅論者」。是夜蕭聽過了亨利·喬治的演講，非常感動，精神上起了很大的變化；接着又讀了喬治的著作後，他就漸漸地明白着社會主義的真義了。

本來，他對世界上所發生的事物的真相，有不事修飾而正確地把它藝術化的頭腦，兼之具有對社會的事實，盡情描寫的文學的才能；所以他這回有了此種的機緣，思想一轉便傾向到社會主義方面去，這是當然的路徑。

自是以後，蕭便決意捧獻他的身心，爲人類社會而奮鬥了。於是，他便加入了「人類的解放戰」（the liberative war of humanity）走到「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的本部去。在那裏，他受了同志的慫恿，就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但是那時，在「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中，只有法國文譯本的資本論——他就常常到圖書館去讀這本巨作。原來，對於社會傳統習慣，抱有反抗心的他，自讀了這本書以後，對社會革新這層事，愈感覺必要；而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在這時候，鞏固其基礎了。最可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英國，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或者可算蕭是最早的人，所以到了現在，蕭還時時這樣誇着說：

「在英國第一個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便是我了。」

他雖然涉獵過進步和貧窮、資本論和其他許多關於社會主義的文獻，自己本身也變成了社會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的「階級鬭爭說」和「剩餘價值論」，他決不是盲目的直喉嚨下去的。他也認定了貧富的懸隔，而萬民不能享受一樣的幸福的根本原因，是在財富的生產方法和分配組織上，有了缺陷；總是對主張依革命的方法，以掃清缺陷，而期建設新社會的急進社會主義，是他所不贊成的。他的理想是：以「徐緩的變革方法」來革新社會的。

第七節 加入泛平社

無論在任何社會，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思潮，定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存在。在當時的英國，社會主義的運動，也是這樣的，有了兩種的傾向：代表急進的社會主義的團體，是以「馬克思」直系的海恩特門（H. M. Hyndman）為領袖的「社會民主聯盟」；反之，以漸進的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團體，是稱為「泛平社」（Fabian Society）。

蕭自了發見他的天職和使命，是在社會主義這方面的事業以後，他就認定欲在這方面從事活動，無論如何，總要加入一個團體纔是。他因受着個人的性癖和自己的智能的習慣的支配，於是在一八八四這年，當他二十八歲時，便正式加入了這年一月纔創立的——以調查、教育、一般的修養，去普及社會主義的原理，而反對用激烈手段去革社會為標榜的「泛平社」做個社員了。

他在社中，結識了一班的經濟學名家，和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如勃蘭特（Hubert Bland）、瓦斯（Graham Wallas）、韋勃（Sidney Webb）、奧利維亞（Sidney Olivier）、莫里斯（William

Morris) 威爾士(H. G. Wells) 等等。於是，他就與在「泛平社」中佔重要的地位的韋勃及吾人聞名的威爾斯等，努力高唱着穩健的社會主義；不久，他也變成做該社中的最活動的分子了。在此方面的事業，他擔任了泛平社理論的指導者的職務；到了此時，他的聲名，也漸漸的擴大起來了。如該社中最重要的宣言書，以及泛平教育論、泛平禁酒改良案等等，都是他所起稿的。當他初加入泛平社時，他已經認定了宣傳最有力的方法，莫過於演講。於是，有時候，他並且坐着二輪大車(Cart)，或是叫人拿了喇叭(Horn)親自進出街頭，或是到著名的「海帝公園」(Hyde Park)去做露天的演說，——對無產的大眾，盡力去鼓吹社會主義的思想。在這時期中，他又寫了無政府主義的不可能、泛平主義和帝國諸書；這樣，在知識階級的方面，他也盡力去普及了社會主義的精神。

他的著作中，不但早期的作品，有許多是爲了泛平社而作的關於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論文，即稱爲他的文藝批評的論文——易卜生主義的精髓，這篇最初也是爲了泛平社而作的。

自蕭加入了泛平社從事社會主義的宣傳以後，直到一八九八年，他每逢星期日，都有演講，有

時且每星期演講了兩三次，有幾回還是整個星期的演講。到了那一年，他的身體有點不好，從此他就不得不限制在演講臺上出現的次數。

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他榮任了泛平社的社長職。他的熱烈的改造社會的熱情，直到現今，還沒有消失；尤其是，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八年——是他對社會主義最熱的時期他在英國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所佔的地位，固然是最重要之一；而泛平社的基礎，也可說是他所建立的。

第八節 批評記者的時代

蕭一方面對社會主義的鼓吹，雖然非常的活動，但是對於同爲他所嗜好的文藝這方面，仍是刻刻留心的研究。這時候，他最傾心的文藝家，是近代劇的創始者——易卜生 (Ibsen) 這個人。但是當時易卜生的勢力，在英國是非常薄弱；一般的人們，對易卜生，不但缺少了理解，甚至於不知道易卜生爲何許人；即使有知道他的，也是極端反對他。因爲英國的民族特性，本來是守舊的，所以在這守舊成性的英國社會中，那裏肯容許這種新奇的運動？因此，觀世明敏的蕭的好機會，便也就到

來了。

他無論在爲易卜生的介紹者，或作評劇家時，都心折於當時的世界週報（The World）的戲劇欄主筆 阿齊爾（William Archer）這個人。阿齊爾是介紹易卜生於英國的一個先鋒；英國的新劇運動，也是爲他一派的人們所激起的。這個阿齊爾平時頗看重蕭，依其德意和提拔，於一八八五年蕭乃爲新聞雜誌的批評記者；於是，那九年間的窮困生活，纔得漸漸的脫離了。自是以後的十餘年間，便是他的音樂繪畫文藝戲劇的批評時代；他的明敏的作風，掀動了當時的論壇不少。

一八八五——一八八八年間，他做了帕摩報（Pall Mall Gazette）的文藝批評記者。

一八八六——一八八七年間，他在世界週報擔任了藝術的批評。

從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〇年，他在明星（The Star）誌上，寫了音樂的批評。

從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他在星期六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上擔任了戲

劇的批評。

此外，在一八八九年，他在真理報 (The Truth) 上，也發表了繪畫的批評；其中一部分，也且載於我們的一隅 (Our Corner) 誌上。

他的進入帕摩報和世界週報兩社，都是受阿齊爾所介紹的，而做了明星晚報的音樂批評記者，乃是受馬信漢 (H. W. Massingham) 所推薦的。因為他幼年時，是在音樂的氛圍氣中成長的，所以他對這方面很有把握。

在這時代，他所發表的文章，都是用着筆名——“Corno di Bussato”略寫為“C. di B.”，有時也署名為“G. B. S.”，這是“G. B. S.”這三個縮短字是，自一八八五年以來，他在倫敦諸刊物，發表戲劇批評時最常用的。在這時代，用了筆名或是略名所發表的許多批評，不久都使著者成名。當他做音樂批評記者時，他有了研究瓦格納 (Wagner) 的機會；當時他的批評態度，是很革命的，很像瓦格納的那樣忠勇戰士的態度。同時，他也曾發表過了莫差特 (Mozart)、貝多芬 (Beethoven)、孟德爾森 (Mendelssohn) 諸名家的真摯的批評。

過了兩年，恰遇世界週報音樂欄的主筆退職離開英國，他遂辭了晚報，到世界週報接任；因為

世界週報當時在倫敦的地位很高，是個領袖的刊物。到了這時候，他始得由文筆收入了一定的進款——年額約一千一百七十餘元。他在那裏服務了數年，在這時期中，他的聲名就極穩固的樹立起來了；甚麼「清明」、「燦爛」、「大無畏」種種的形容詞，從此就同蕭的筆鋒，結了不解之緣。

後來，蕭復得了阿齊爾的推薦，入星期六評論報擔任戲劇的批評。因為他是一個「疑問時代」的先驅者，而又是重理智的人，所以他凡碰着一個事件，定可找到每個事件反正面的優點，同時他可以理事理來克服成見；所以他的評論，有特異新穎的優點，這便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歡迎。於是，他的文名，因之愈見顯著，他自己發見了他對戲劇的才能是在音樂之上的。

當這時候，阿齊爾仍在世界週報主持，於是蕭和阿齊爾兩人，便合作起來，盡力鼓舞新劇的運動；結果，我們現在得以捧讀蕭的易卜生主義的精髓和戲劇評論集兩部。

這篇戲劇評論集中，主要的是批評莎士比亞和易卜生兩人。對於莎士比亞，蕭是貶責不遺餘力；對於易卜生，他則褒揚有加。他所根據的理由，是以「思想」的有無爲論斷；他說：「易卜生是有思想的，莎士比亞則無。凡是依利薩伯朝的詩人，只有表現，他們的表現雖然是很偉大，但是論到內

容的思想，則卻是感到貧弱和缺乏。」（由這點而論，他以爲翻譯莎士比亞，不但是很困難，而且是最無利益的。）他並且說莎士比亞的所以受人尊崇的，是因爲莎士比亞所表現的，是一種「浪漫的無意義」（romantic nonsense）的趣味的緣故；反是他對易卜生的批評，則謂易卜生是卓越的偉大的思想家，而其偉大性，是在他把近代人對於知識的壓迫之苦悶，以寫實的文筆，描述出來，而對這虛偽惡濁的時代之道德武器，則大加抨擊。他所寫的易卜生主義的精髓一篇，就是讚揚易卜生在近代文化史上之預言的功績。

此外，在這批評記者時代，關於評論的文集，還有一八九五年所發表的藝術的健全和一八九八年的完全的瓦格納派兩書。

在這時期中，他藉了戲劇批評的名義，對社會的傳統和陋習，仍舊是攻擊不遺餘力的；至於發揚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層的工作，他更不敢稍有放鬆的。

自一八九二年以後，可算是他的作劇時代了。

第二章 作劇的生活

第一節 作劇的動機和新劇運動的影響

蕭在自覺到他已身的天才以前，確實是會異常煩悶過的；所以他不能不繼續過着勞苦生活，「人生如戰爭，爲殺一個人，要放出千發的鎗彈」他這樣說過。於是，他便找各種的事業來做——如前章所述，他曾做過了音樂批評記者、美術批評記者、戲劇批評記者，且時而又作詩寫小說，可是沒有一樣成功。但是當他做戲劇批評記者的時候，他感覺自己對這方面的才能，是在音樂和其他各方面以上——這層確是事實的。

在做戲劇批評記者的時代，他受了易卜生的影響，可說是很大的；由這種的影響，他乃感悟到「戲劇」這種東西是可以用來做宣傳他自己的社會主義的強力武器，而是比演講的效力更大

的。於是他就漸離開了講演的生活而傾心於作劇的興趣了。

對於由小說家、評論家，而轉變了作風來創作戲劇的動機，他自己曾坦白地說過：

「如果你要是拿一本很精美很幽默的書，去給一個人看，他或許看了不到數分鐘，就會覺到倦厭欲睡了。同樣，看了這本書欲睡的人，到了戲院裏，觀看這書的情節，是在舞臺上表演，他自然就會興奮起來，看得津津有味，絕無厭倦之色。可見戲劇是比小說等，較能動人的。」

這樣，他既自覺着他所秉賦的天才，同時又感到了戲劇的功用，於是他便對「戲劇」這方面充分的鍛鍊其思想（由社會主義的經濟學，）並充分的研究其方法。

蕭的戲劇事業，是從一八八五年開始的；這時離開易卜生的名劇玩偶家庭（A Doll's

House）在倫敦初次上演的時候，已有六年了。但是，他的第一篇處女劇的出現，卻是在一八九二年。

在英國，這時候用本國英語演劇的戲院裏，所演着的最新的戲劇，大半也不過是「易感傷的鬧劇」。當時有許多著名的優伶，名劇演得也不少；而能以「現實的生活」為「題材」（theme），來

創作的好劇本，則幾乎不大看見。但是，到了一八九〇年的前後——正是易卜生的「社會劇」風靡着歐洲全體的時候，在英國也經出了一位新進的文學家兼批評家格連（J. T. Grein）。這個人對那時候劇界的無生氣，抱着很大的不滿足；於是，自己便創設了一座「不受節制的」戲院，名爲「獨立戲院」（The Independent Theatre）。這戲院於是年三月十三日開幕的當日，特別地把易卜生的還魂（或譯爲幽靈）（Ghosts）上演。當時在英國，保守的傾向的報紙，大部分無不盡力攻擊，或是罵倒了這種的扮演。

這個「獨立戲院」雖然在倫敦開業了兩年，但是在戲單上，仍是沒有甚麼一等重要的重要的「社會劇」；因爲有了這種缺陷，所以「獨立戲院」正在想產生這方面的劇本。原來蕭是個有熾熱的改良社會的熱情，而又是以宣傳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改良沈滯於迷頑和庸俗的污溝中的英國戲劇爲己任的人，自然是相信那時的英國已可產生嚴肅的近代劇。所以對「獨立戲院」的那樣創舉，他是很表贊成的。只因他看了他人的作品，概不能夠使他滿意；而一方面又受了格連的熱心的慫恿，於是他便奮勇直前，自己動手來做，發揮他的天才了。

第二節 處女劇「鰥夫之家」的發表

蕭的第一篇，原是與阿齊爾合作的；當時只作了兩幕，阿齊爾即明不敏而退。到了一八九二年，爲欲應「獨立戲院」的希望，蕭便將這原稿添上了第三幕，取名爲鰥夫之家（或譯作陋屋、陋巷）（Widower's Houses），以公表於社會；這就是他的處女劇，他的作劇生活，也從此開始了。鰥夫之家是取材於法國，劇中是把一個陋屋的業主，歷來怎樣積蓄巨富的委曲情形，依戲劇的進展，以暴露其貪慾殘酷的真相。所以看這劇情，自然可以明瞭該時代的社會組織的實情；尤其是將富裕階級的惡德，盡量暴露出來。這是蕭所期待着讀者能因之引起同情，而對當時的社會組織，有所改良的地方——這確實也是這篇的要點。

在這劇出現以前，所有英國的戲劇，殆以「戀愛」做興趣的中心，而以「死」、「病」、「掙扎」、「天災」等等爲事件的主要；但是在這劇的裏頭，則惡業主的問題，始終成爲中心的「題材」（theme）。況且在這劇裏，像「劇的行動」那樣的行爲的模倣等事，可說全不見，祇有「交

談，議論〔discussion〕而已。所以從內容方面，或是形式方面來看，這劇確可稱做名實相副的新劇。因爲寫了這種社會問題劇，蕭也從此便成爲社會主義的作劇家了。

這劇發表了後，即在「獨立戲院」公演；但是初演時，便激起感動人心的討論，終於讀劇本的人，和看戲的人一樣多，大家都談起蕭伯納這個人。有的稱讚他，有的辱罵他；總是蕭的名聲也因之大著。蕭後來也認爲這次的成功是所謂“*Success de Scandale*”（「惡評的成功」）。

這劇公演了後，因在維多利亞時代，是認爲有傷害風化的，所以即被禁止再上演。這劇雖然遭受了種種的否運，總是這劇的出現，確是在英國保守的社會裏，投下一個很大的波紋——即單就文藝方面而言，因爲他的這一舉，英國的文藝運動，也從此開拓一新生面了。

因爲經過了這回的經驗，他對把住大衆的心理的訣術，可說也學習了不少；從此以後，他在世界戲劇界，確已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了。

第三節 「快意和不快意」的戲劇

蕭是熱心的社會主義者，在他的著作中，批評既成的社會制度，絕對不留餘地。他的藝術思想，大致和易卜生相近，對於莎士比亞的浪漫戲劇，反對最烈。所以他的劇本，概為社會劇、思想劇。他自一八九二年發表了他的處女劇——繆夫之家了後，他每年都有作劇；後來他將他早期的戲劇，分為「快意的戲劇」和「不快意的戲劇」(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兩大類，印刊以公諸世。

他的處女作：繆夫之家是「不快意的戲劇」之一。他於發表了繆夫之家的翌年——即一八九三年，接着又寫了好逮者 (Philanderer) (又譯為調情者、獵豔者、獵情的人) 和華倫夫人的職業 (Mrs. Warren's Profession) 兩篇。

好逮者的內容，係諷刺當時的「是而非」的「易卜生主義」者（當時「易卜生主義」在倫敦正流行）但是格連認為不宜上演，因此就攔住，一直到一九〇七年，纔在美國紐約第一次公演。

華倫夫人的職業，是描寫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怎樣驅迫弱小女性，走為賣笑的生活。所以經

政府的檢查後，即被禁止，以致沒有一家戲院，敢開演這劇。八年後，在紐約，曾上演一次，可是遂即爲公安局所禁止。但是三十年後，終得在本國倫敦的 Regent Theatre 公演。當時很受一般觀衆的歡迎，批評家間也非常加以稱讚，其中最中肯的要算依威納 (St. John Ervine) 的批評。他說：在這篇劇裏，蕭改造社會、批評社會的熱情，已達到了最高點；過此以後的劇，已加入極濃厚的藝術味了。其實在這篇劇裏，除開蕭的社會批評而外，劇中人物的性格的描寫，劇的構造，與對白的完整，已十足表現蕭作劇的天才了。

這兩篇合上述的鰥夫之家一篇，總共三篇，後來一八九八年，編成爲一部，總稱爲：「不快意的戲劇」充做他的「快意和不太快的戲劇」的第一部。他自己也曾解釋過說：這三篇劇，都是暴露現實的醜惡，所以是很不快意的東西。而這三篇中，尤以華倫夫人的職業一劇最能博得聲名；這時候，他是三十七歲，離開了鄉里，已經十八載了。

但社會上一般認識他的天才，卻是在於隔了一年之後——即一八九四年，他所發表的調侃軍人的生活，嘲笑戰爭之浪漫的英雄主義的喜劇——武器與人 (Arms and Man) 以後的事。

寫這本劇的時候，他對於劇場和觀衆的要求，已經讓步了一些，不像以前那樣一味只想宣傳了。這篇劇，在那一年的四月，便在 Avenue Theatre 上演，博得很大的成功；第一次的公演，一直繼續了兩個多月，過後，歌劇方面，還將這篇劇的內容，取來改成一篇喜歌劇，題名爲諸古力軍士（Chocolato Soldier），這劇直到此刻還時時看見公演。

同年，又寫了打破戀愛的迷夢，而促進人們要覺悟，對於「種」（species）的保存的喜劇——干迪達（Candida）。這篇劇恐怕是蕭的作品中，最有藝術的，最成功的作品了。最初是寫給演武器與人這劇成功的曼斯菲爾特（Richard Mansfield）表演，但是曼斯菲爾特沒有演出，遂先在「獨立戲院」上演，蕭的真正得名，實自這篇劇始。

一八九五年，是他被任爲星期六評論報的戲劇批評記者的一年。在這一年，他發表了一篇命定的人（The Man of Destiny）。越年，又作你再也說不出（You Never Can Tell）（或單譯作說不出，誰也不知道。）

在這幾篇裏，雖也有諷刺，也有宣傳，可是並不是激烈地暴露現實，只是輕快地攻擊「維多利

亞」時代的戀愛觀與父子的關係等。

以上四種，定名為「快意的戲劇」在一八九八年，印成爲一冊，充做他的「快意和不快意的戲劇」的第二部。

一八九六年以後，他便在戲劇界，佔着確實穩固的地位；他的前程也急進的見了光明；總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宣傳，仍是不稍放鬆，日間他以社會主義者的資格，出現於「東邊區」(East End) (倫敦的貧民窟)，夜間便做劇場人，穿着燕尾服，出現於「西邊區」(West End) (劇場的中心，最繁華的區域)，(每日生活，可謂繁忙極了。

Of Bernard Shaw →

P.S. Charlotte desires me to copy all sorts of nice things, and to acknowledge the Dublin 'Illustration', the 'Glasgow Herald' &c. or lots more.

P.P.S. By the way, what did you tell me about Dublin photography? The houses I was born in? I was born in one only; and I photographed that myself in Dublin last year — like this



蕭的字及畫

第四節 國外的聲譽和傑作「人與超人」的出現

蕭於一八九八年發表「快意和不快意的戲劇」了後，接着又寫了惡魔的弟子（The Devil's Disciple）（又譯爲魔之徒），凱撒和克雷奧佩特刺（Caesar and Cleopatra）和隊長白拉斯邦的改宗（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這三種合成爲一冊，定名做「爲清教徒而作的三劇」（Three Plays for Puritans），於一九〇〇年發刊。

這幾篇劇和前章裏所述的幾篇，大多數都是起初不受甚麼多大的歡迎的，可是隨後他即博得極大的聲譽。一九〇二年前後，德國的大批評家勃蘭特斯（Brandes），開始在德、奧讚揚他，德國的青年多被他的特異的作品所吸引。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間，在美國也上演了他的干迪、命運的人，你再也說不出和武器與人這數篇劇，而博得極大的成功。因國外的成功，逆流傳到國內，於是一九〇四年，巴加（Granville Barker）在倫敦也上演蕭的戲劇，至七百次之多。同時，蕭的德譯劇，也在柏林、維也納、菲蘭浮等地方上演；丹麥、瑞典、波蘭、俄羅斯、荷蘭等國的翻譯本也繼續

出現了。

蕭的作品，在當時的劇本界中，當然都是具有特色的；但是可稱爲他的最大的傑作的，是超人（Man and Superman）這一篇。這劇是作於一九〇一年，而在一九〇三年出版的。這部和干迪達同一趣旨，是在打破戀愛的迷夢，而促進人們對於「種」的保存，要覺醒的。劇裏是主張生存的本能，不在自己個體的保存，而在權力意志的發展，所以要以意志來克服了環境。而「女性」便是代表這宇宙的盲目的意志的東西，一個女性的背後，時時刻刻有欲求維持種族，保存生命的「宇宙意志」對她作用。此種作用，蕭特稱爲「生命力」（*life force*）。此偉大的「生命力」就祇在希望着結合適配的婚姻，去產生偉大而純潔的種族。「男性」即爲實現那意志的工具，所以時時刻刻要被「宇宙意志」的代表者——「女性」所追求；而女性追求男性的結局目的，不過是在爲生產「超人」罷了。

這篇可說是蕭的哲學思想的代表作品，所以在所有他的著作中，獨於這本標題之下，特別地註寫了「*A Comedy and a Philosophy*」（「喜劇和哲學」）幾個字。他所主張的，可說是「超

人哲學。」此劇一旦出版了後，愈使天下之耳目爲之一新。

這劇最初因爲得着他妻的經濟援助，於一九〇四年在倫敦公演，博得空前的聲譽。因此，蕭不但得其真價，使本國的人們承認，即對世界一般的劇壇，也博得最大的稱讚。這次的成功，在一年之中，那劇使他祇從英、美兩國，已得到五萬金元的版權稅了。

第五節 「蕭伯納時代」的浮沈

自一九〇三年人與超人的出現和成功以後，蕭的作品，都是隨作隨出版，隨作隨上演於舞臺。到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止，他的作品發表了的有許多種。

一九〇五年蕭發表和他的處女劇——鰥夫之家同一思想系統的巴巴拉少校（Major Barbara），這劇和前一年——一九〇四年，他四十八歲時，所寫的約翰布爾的別島（John Bull's Other Island），並他對她的丈夫怎樣說謊（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合共三種集成做一冊，於一九〇七年出版。

其中約翰布爾的別島這篇發表了後，也傾動了全國；那時最有權威的泰晤士報的戲劇評論家，稱揚這劇爲「娛樂的結晶。」於是社會間政治界，都被此劇所轟動；在政府機關，更多談到這件事的。這個消息，竟然傳到當時英國王愛德華第七的耳中，這劇便蒙英王特別賜覽的光榮；這劇是描寫愛爾蘭的事情的。

自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〇年，在這五年間，他每年至少也有發表一部的戲劇，或其他方面的作品。

一九一一年梵尼第一劇 (Fanny's First Play) 上演後，蕭的作劇才，在戲院中，得到更大的流行，和無疑的成功。

自是以後，他每年仍是有作品的發表；直到了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勃發，他又忙於宣傳的工作，他的作品又偏到宣傳思想這一方面來了。原來，他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作家，又是新興階級的擁護者，所以他在大戰當酣的時候，敢然提倡了非戰論。因是英人對他頗有非議，不但這樣，英人且視他對當時的敵國——德國所發表的公道話，視爲係表好意於敵國的文字；於是一部分的人們，

對他極表示反感。因此他的戲劇，一時也受了影響，不像從前受世人那種的熱烈的大歡迎了。

風靡一世的「蕭伯納時代」，竟然也沈寂起來——這確是一樁值得尋味的事件；其原因斷不祇是像上述那樣的簡單，其他的原因，還有下述的數種：一，就是因為愛看他的劇的人們，大都是知識階級，那時這類的人們，在歐戰中都忙於別事，無暇顧及。又當時倫敦一般的觀客，不是那種低級的時髦分子，便是由戰場上回來的軍人；在戰期內的一般的心理所要求的，斷然不是深遠的理想，也不是高尚的藝術，祇是很淺薄有刺戟的有興味的東西而已。像蕭這樣有思想理智的社會問題劇，自然不入他們的眼，不能惹起當時一般的人們的興趣和注意，不足以滿足他們的慾求。

在歐戰中，蕭的作品，雖然一時不能像從前那樣博得大眾的歡迎；但是他卻也不以為意，不稍畏卻，活動愈烈，工作加緊，很巧妙的搜集了關於戰爭的材料，寫成了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奧菲拉赫蒂（O'Flaherty V. C.）等獨幕劇（一九一五年）。接着繼續又發表了奧古斯都斯盡其責任（“Augustus Does His Bit” 一九一六年）和心碎的家（“The Heart Break House” 一九一七年）——關於戰爭的劇，這可說是人與超人以後得稱為傑作之一。這劇於大戰告終的

越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 Garrick Theatre 上演。最初蕭想一般的人們，一定不喜歡，可是上演了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竟然得到很大的歡迎。

自是以後，蕭復得了很大的鼓勵，於一九二一年發表了研究長生不死和敘述人類歷史的大作——回到麥塞賽臘去（“Back to Mesopotamia”又譯爲千歲人。）當時一般的批評家，都認定這篇劇和人與超人，同是代表蕭的思想的二大傑作。這篇由五個故事聯成，時間則自紀元前四〇〇四年，人類在樂園中起，一直至紀元後，一九二〇年止，描寫人類在這樣悠久的歲月中，到底能創造出甚麼來？這篇劇最初一九二二年二月，在紐約上演，但是劇場因之虧損了二萬美金。可是蕭對此，又用他那種 Paradox 的論調，說道：這樣來，不能算做損失，劇場經營者方面，毋寧說是得了一萬美金的利益。因爲在上演之先，劇場經營者方面，曾按着損失，預算要虧損三萬美金，但是結果，只損失了二萬美金，照這看來，當然是賺了一萬美金了。

至一九二三年，蕭又發表了以易卜生的統系思想爲標榜的戲劇——聖佐安（“Saint Joan”又譯做聖瓊）這劇於是年在美國公演，一九二五年成爲單行本出版，而在英、美兩國，都博得極大

的成功。如英國的名伶絲美兒·孫台克 (Sybil Thordike)，對聖佐安這劇，稱讚的了不得。她說：這劇確是莎士比亞以來的名作，所有英國產生的文豪中，蕭正是莎士比亞以後，最大的戲劇家。

這個時候，已經是蕭成了功名的時代，在蕭成了名後的作品，世人加以讚賞，自無足怪。不過這篇聖佐安，確實是他竭盡心力所創作的戲劇。自此劇發表了後，「聖約翰」(St. John)復活的聲，蜂起於各處的劇壇。

自發表了回到麥塞賽臘法和聖佐安兩大傑作後，一時失沉了勢力的蕭的聲望，始得再見恢復；光明重現，於是戲劇界的「蕭伯納時代」又復活浮頭起來了。

第六節 「諾貝爾」文學賞的獲得和近況

一九二五年瑞典「諾貝爾」(Nobel)文學的領受者，曾經擬定蕭。但是他只受其名譽而拒絕領受獎金，將獎金八千金鎊，捐給了瑞典的窮苦的作家們。拒絕時，他說：「當我和窮困環境苦

關，拚命寫作的時候，他們不來獎勵我，現在我不寫作的了，他們的獎金來了。」他所謂不寫作，當然是比較上的話，非完全無所創作，無所發表的。

一九二六年，在他七十歲的壽辰的時候，駐英的德國大使代表德國國民，參加慶祝。他的聲譽在國外怎樣受人歡迎，祇就這一點看來，也可以明白了。

一九二九年，他又發表了一個劇本，名為蘋果車（*The Apple Cart*）。這部劇，和心碎的家，回到麥塞賽臘去兩部，都是蕭老後心境的描寫；同時這書，也是他的政治理想的表現。

但是蕭的年齡，雖然達於老境，而他的思想，不但不見甚麼消頹，而且愈趨於革命化。哥利斯說道：「我們不要因為蕭的外貌，變做老人家的樣子，而受其迷騙；他的鬚鬚，爲了怒氣曾見赤熱化，現在則白熱化了。」（*His beard was once red-hot with anger, it is now white-hot with anger.*）哥利斯所說這話，可謂是很對的。蕭的精神和元氣，是老而益壯，大有「返童」的氣概；所以在蘋果車中，所表現出來的，他的政治意見，自然也是很有氣力的。劇本裏是講民主主義的失敗；因為在民主的立憲王國中，所謂政客的人們，無論在政黨內閣，或是在議會中，把國家大事，都是互

相推讓；所以那個有名無實的國王，就興奮起來，情願拋棄國王的地位，去做平民，在政治上活動，結果，被推選爲國務總理，操攬一國大權。因爲劇情是這樣的，所以又有譯做民主皇帝。這是蕭對於英國黨政治制度，不滿意的表示。他說民主主義若是單指選舉制度的意義而言，則他與莫索里尼是同一見解，不躊躇地，將稱之爲「腐朽的屍骸」(putrefying corpse)。他極反對由這種制度所產生的政黨政治，和政黨內閣，他說政黨內閣是無能力無意義的東西，若和聰明的皇帝比較起來，反是及。

這劇題名爲“The Apple Cart”是由“to upset the apple cart”而來，是把計劃顛覆的意思。因爲劇中的國王情願拋棄王國的地位，去做一個平民，然後做議員候補，期得在議會中，與國務總理相見而作意思表示——這種的決意，確是當時的國務總理，所全然未曾豫期的；若照這樣做來，則這方面的計劃，全被顛覆。所以那時候有個大臣說道：“You can't upset the apple cart like this.”——這便是本書取名的由來。

這本是屬於笑劇的部類，不見有甚麼高妙的地方，是不能算做蕭的傑作品。

一九三一年，他以七十五歲的高齡，不畏跋涉，很勇敢的訪遊蘇俄，引起了全球新聞界的注目。他在蘇俄會過了高爾基、史達林、列寧夫人諸人。經了這次的訪遊蘇俄，於他的政治思想的變化，與以深深的影響。他回國後，就變成了一個蘇俄的讚美者了。

一九三二年，他的最近作“Too True to be Good”（譯爲矛盾）上演時，博得至大的歡迎，成爲世界新聞界的焦點；各方面的 News Reporters，因之，對着報道工作，忙殺於一時，他是常站立在世界的 Journalism 的第一線，像他這樣暢銷的人物，現代世界上恐怕無出其右的。

在七十六歲的高齡，所寫的這篇戲劇裏，仍是充滿着他的盛氣。觀他藉劇中強盜所說的話，便知他對因襲傳統的反抗和對浪漫這東西的挑戰的態度，是毫沒見消退——由聖佐安而蘋果車而進展到這劇，他的老而益壯的精神，發揮無餘，仍以「偶像破壞者」的態度一貫始終。

前年——一九三三年春，他藉漫遊世界的機會，也踏入了東方的神祕之古國——中國，和一生中不喜歡迎光顧的新大陸的黃金國——美國；他遊歷了差不多半載，經於是年的四月二十日回到他的故國英倫去了。

他在五個月中的世界漫遊，隨時隨地所發表的警句，俏皮的笑話，簡單的意見，信口的感想，片斷的印象，零碎的文字等等，可謂汗牛充棟，紀不勝紀；但是具有系統的文字，則尚未見有甚麼發表。下記的一段，便是他回到英倫後，所發表的漫遊世界的一個感想，他說：

「這回的旅行，始發覺的明瞭的事情，有一點：就是居在號稱文明國的人們，極爲不幸，有許多煩悶懊惱的事情；而住在視爲非文明國的人們，生活上極爲舒服安樂。」

但是，他卻沒有具體的指出那一國是文明國，那一國是非文明國。這種說法，就是他最善用的慣技。

第七節 作劇的目的和成功的祕訣

蕭一生中，所發表的作品，除了上來所舉的小說和劇本等而外，關於社會主義、政治、文藝諸方面的文字，還有許多的種類，大有著作等身之概（詳觀附後——「蕭氏著作年表」）這自然是因他天賦有文才所致的。前年蕭漫遊世界，路過香港時，有人問他：「你是從甚麼時候，纔想起寫東

西呢？」他答道：「我不會想過寫甚麼東西，正和我不是要去呼吸一樣。」這是說：不會特別想過寫甚麼東西，可見他生來就是「文人」了！

因為他有這種天賦的文才，又是特別有思想的人，所以他的著作，幾乎每年都有所發表；而他的著作中，尤以劇本佔着最大的部分，他一生中所最致力的，也是在這方面。

總是，蕭有一種信念——以爲著作上的全部藝術，是專賴於作者的「主張」。他認定一切的藝術，有意識地或是無意識地，都是「宣傳」；所以他在所有的他的作品，尤其是在他的劇本中，都以思想家似的清明的頭腦，宗教家似的熱烈的情感，和批評家似的辛辣的機智，來宣傳他的一切的信念；換句話說：在他，戲劇這種東西，決不是最後的目的，而僅僅是表現觀念的手段罷。他藉着戲劇來攻擊社會的虛偽，人們的偽善，非難軍國主義的黷武，暴露社會制度的弊害，撕除戀愛的假面，闡明男女間性的關係，咒咀既成的宗教和道德。

因為蕭把戲劇祇當做宣傳的工具來用，所以他的作品都含有宣傳家的氣息。他的戲劇，與其說它是「藝術的作品」，倒不如說是「生活的作品」爲是。

原來，蕭在幼年的時代，對當時一般的學校裏所施行的「以讀死書來替經驗」的教育，已極端反抗了；到了後來，他又從事於推廣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作，大部分的時間，都分配於社會活動的實際的方面，所以他性愈傾向於在實際生活中發見藝術，而不喜好在藝術中發見實際生活。在他看來，所謂「藝術」，惟有「生活的藝術」，惟有「爲人生的藝術」，惟有「爲人道的藝術」；至於所稱的「爲藝術的藝術」，這是他所不能贊同的。他對戲劇的見解，也不外爲對於藝術的整個的意見，因爲戲劇祇是他的整個工作的一分野罷了。

蕭對戲劇這種事業，可說是成功的第一人；而他的成功的祕訣，他自己也曾說過：

「戲劇是比小說較能受人歡迎的，所以我就利用這，成就了我的事業；我把我的反常好奇的思想，搬到舞臺上去，這就是我的戲劇的成功。」

他的戲劇事業的成功，確實是因爲他作劇的精神，有以異於他人的緣故。卽單就「方式」這層而言，他老早就已發見了一種編劇的方式：

「這便是戲劇境遇的觀念。如果在作劇者的想像中，把這境遇化爲一樁精美的，獨創的觀

念時，雖在實際上它祇是像山一樣古老，也是好的。」

他常對詢問他作劇的初步方法的人說，若是有了這一種結構，只要各人對於工作有一種巧妙，便可以保證成功。反過來說，作劇成功的祕訣，是在於「巧妙」的訣術——是在於「精神」，萬不可照「結構」死做；他說：

「我躲避結構，正像躲避着瘟疫一樣。我曾經再三勸告一般青年作劇者，說一種結構，無非是像把東西鋸成曲線形的鋸子一樣，徒然地束縛了作者，而且大大地遲鈍了讀者和觀眾。」

原來，「結構」這種東西，實在可稱爲一種謎也似的圈套，是一般的作劇者最易陷入的地方；而一旦陷入了後，則不但作者本身受着束縛，即對讀者和觀眾，也會與以遲鈍無味的感想。在蕭的劇本裏，凡是「機械的結構」或是「熟知的結構」，可說是殆不可見的。

當他把戲劇當做宣傳他的思想的工具以寫作劇本時，他很幸福地有着最有效力的將這宣傳訴諸讀者或是觀眾的武器——那便是他的特有的「幽默」、「諷刺」和「機智」。這種「巧妙」的訣術，也就是他作劇成功的重要原因。關於他的成功祕訣，赫里斯（Frank Harris）也會

這樣說過：

「首先，是由於浪漫題材的利用。蕭最初的三個劇本，是以倫敦的和當代的背景爲限，都沒有獲得怎樣的成功；他的初期的成功，卻是全靠着遠方的自然背景和古老的時代。試看，武器與人劇中，所描寫的是巴爾幹；英雄與美人中，所描寫的是二千年前的故事；魔鬼的弟子中，所描寫的是「美國的革命」；軍長白拉斯邦的改宗中，所描寫的是浪漫的摩洛哥；甚至他的回到麥塞賽臘去中，是把故事回到亞當和夏娃——這些歷史的資料和浪漫的題材，至少對於英國紳士社會，是與以相當的一種文學和趣味。固然，這是通過他的新異的思想而閃耀起來了的。這些死灰的所以能成爲活火，是因爲他把自己的精神灌注在歷史的人物身上的緣故。」

這是說蕭的成功，有些地方是善爲順應着社會心理的。蕭自己也曾在藝術的健全書中，這樣說過：

「我固然是講述到各個的時代，其實是我對任何時代——除現代外——都沒有下過認真研究。」



G. B. S. On his Hearthrug at Adelphi Terrace.

又在易卜生主義的精髓裏，則更明瞭地這樣說：

「凡是要使戲劇成功，一定要取材於萬人最關心的問題，把人間性的根底掘下去纔是。」

第八節 作劇以外的生活和作劇的時所

蕭雖然是個文人，但是他卻也有辦事的才幹。當他自十五歲至二十歲，在故鄉「杜百令」地產公司的服務；又自二十歲至二十九歲，在倫敦「愛迪生」電話公司供職時，他已經發揮了他的辦事的才能了。自入了「泛平社」(Fabian Society)，爲着社會主義的宣傳，他東奔西走狂熱的活動，把「泛平社」的事業，促成了不少；一九〇六年及一九〇七年，他當了「泛平社」的社長，其辦事的才幹，愈見發揮。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三年間，他在倫敦還當過了聖旁克刺斯 (St. Pancras) 縣的教區委員 (Vestryman)，和自治市的市會議員 (borough councillor)。一九〇四年，他又在倫敦市議會，競選候補議員，想要到那裏去一顯身手；可惜，因爲他的思想怪異，性格乖張，和要改良教會學校，因此疏遠了那自由思想的選舉員全體，所以結果他是失敗。他說，那天爲了

他投票的人，都是一般沒有經驗的人；有經驗的人，則沒有一個選他的。但是，當他在旁克刺斯縣參與政事的時候，他對於地方自治團體的社會主義化，則盡力地去鼓吹和宣傳的。

凡這種種的活動，與蕭以普通文學者所不能具有的關於社會的直接的知識；而這知識即使今日蕭劇有以異於當時爲英國演劇界的第一人的巴利（Sir James Matthew Barrie）而在思想的方面具有一種意義的。

蕭的代表作品——人與超人那本傑作，無疑地好像是由於最精緻的藝術氛圍氣中產生出來的；但是事實上，那本劇正是他在旁克刺斯縣會參與政事，在會議室中，爲着溝渠、道路、燈光、稅率、職工薪金等等問題苦鬪時寫作的——當時的他，下午和晚夜都在會議室，所以寫作時都在早上。這就正是其所以這部劇與許多由音樂的客室——藝術的氛圍氣之中所胎育出來的作品，大相異趣的緣故。

前年，蕭漫遊世界，路徑過香港時，有個記者，曾問他在航海中有著作否？「君何不問船上伙長有管舵否？」這是他的回答；又對別的記者作同樣的詢問時，他答道：「君何不問鞋店他們有否製

鞋？」於這些談話間，我們已可想見他的著作生活的一斑了——著書寫劇這種工作，於他實是片刻不廢的事業；所以他寫作時，不一定要閉居斗室埋頭案裏與蟬蠶爲伍，纔可以完成的——無論甚麼地方，凡是他足跡踏到的大地，無處不可爲他寫作的場所。

他的最好的時候，是他本性流露的時候，而他大概是如此的。他不吝惜他的才智，他甚至有所謂得太多的趨向，他是專注意於安適的。他在書室中，坐着給人家畫像的時，完成過一篇戲劇。又有一戲劇，是他每天坐在一個倫敦的公園的椅上，在一個小練習本內寫成的。但是，他在倫敦的本宅和鄉間的別墅裏，都有他的書齋；在這些書齋裏，他所寫作的劇本和其他的書本，當然是最多的。

他寫作時，他的筆如奔馬似的，是寫的很速。他在早年時，爲了使他的風格優美，每日僅僅寫作了五頁；但不久他拋棄了那個疲憊的方法。當他得着一個書記了後，他用口述，而使書記錄下——他在他的書齋中，大步地走來走去，絮絮不休地說下去；許多年中，他用口述了不少的巨大的著作。在鄉間，他有一間可以旋轉的小舍，他在內面坐着，將屋舍轉向，朝着陽光，在小打字機上，發出不絕的聲響；冬天則有一爐火生着，放在他的身邊。



(怒)



(喜)



(哀)



(樂)

漫畫中的蕭伯納

第四章 蕭伯納的性情和作風

第一節 蕭是屬於「天才」「膽汁質」「O型」的人麼

「個性」的研究，在心理上，每由「智」、「情」、「意」三方面入手以觀察爲常。若以「智能」做標準，來觀察個性時，就是稱做「稟質」；而各個間所生出的「稟質」的差異，普通分爲（一）天才，（二）中能，（三）低能的三等。在這三等級之中，蕭的稟質究屬於那一等呢？這不消說，自然是第一等「天才」。

其次，以「情」、「意」生活做標準來觀察個性時，就稱做「氣質」。反言之，氣質就是稱情意生活上，各個人特殊的型式。由這方面來分類個性，一般大別爲四種：

（一）膽汁質——情緒的反應強又速——沈着而富有忍耐力——凡一旦決心了後，不管

甚麼阻礙，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繼續實行——但是有氣躁易激昂而缺少靜思熟慮，又易趨於傲慢的缺點。

(二) 黏液質——感情的變化較少——對眼前的刺激，不甚大注意——臨事每三思斟酌，利害關係，然後實行——但是有舉動近乎卑屈而無氣力的缺點。

(三) 神經質——不快的情極強——對於瑣細的事，也易起悲觀——缺乏決斷力——總是長於思慮，富有想像力。

(四) 多血質——為人活潑而敏捷——爽快而坦白——但是缺乏忍耐力，性輕躁無沈着態度。

這雖然不是學術的分類，然凡欲概括的說明一個人的氣質時，用此法來觀察，卻是很利便。若照這種標準來看蕭的氣質時，其個性似乎是屬於「膽汁質」的人。

復次，再以科學的方法——由血清學的血液型來觀看蕭究竟是屬於那一種血型的人？這種「血液型」(Blood-type)的研究，是最近血清學上的偉大的事業。由血液型的檢驗，不但可以

鑑定父母子女血緣的關係和探求罪犯的證據，又且由血液型的差異，可以觀察人類各個人的氣質。現在所研究的結果，血液型分爲下列四種：

(一) O型——不趨於感情，不爲物所動，自信力極強，不受人所左右，精神力極盛。——但一面則有性頑固，易和人爭論的缺點。屬於這類的人，多是理性發達，意志強決。如政治家、運動員、妓女等都是屬於此型的人。

(二) A型——臨事小心翼翼，溫厚，優柔寡斷，易爲事物所動；感激時雖甚麼犧牲都是願受的。屬於這類的人，性富感情。如畫家、咖啡店女侍等都是屬於此型的。

(三) B型——爲人爽快，不忤於事物，活潑而明朗，好社交，但易走於感情。如好事的人、事老、社交家等，都是屬於此型的人。

(四) AB型——是A型和B型的混合者，自然也是富於感情。如宗教家、熱心信教的人等，都是屬於此型的人。

蕭的血液，曾受過血清學的檢驗與否？可惜這時作者對這方面還未得有甚麼寶貴的材料，所

以不能說着有責任的話；總是由蕭所發表的文字，和人家對他種種的評述，綜合觀察起來，他似乎是可編入「○型」的人物。

以上所說蕭的智能方面，「稟質」是屬於「天才」，「情意」方面是近於「膽汁質的氣質」，而「血液」則似乎是「○型」的——這話當然不是絕對的，對不對尚有問題，不過姑且這樣的推定，懸做一個問題，以待日後再來討論。

第二節 他人的批評和蕭自己的批評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蕭應當編入天才的部類，而且又是一種較有異彩的天才。蕭的知己阿齊爾對他的批評，是這樣的：

「在世界舞臺上，從來沒有出現過蕭這樣變幻自在的性格，和難於解釋難於分類的天才。」

蕭自己也是這樣的承認，他曾對人說過：

「人家常愛把我編入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或是其他的一個「範疇」(category)內，而來決定我的思想，或是社會的立場，這是最困惑的。」

他又善用這種變幻自在的性格，以處逆境，這恐怕也是他的性格的又一個特色。

「我每碰着了一回失敗，而我的名聲也隨着宣揚。」

這是他自身的話，當他境順功成的時候，自然是不說的話；即使就是失敗時，他的名聲，也反是弄得更好。他一生能夠得到那樣的好運，簡單說來，就是他的性格上，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特色所致。對蕭這種的性格，爲欲把捉較有具體的觀念，我們可以拿些和他相近類型的人來說明。阿齊爾說：

「倘若定要求一個和蕭最相近的類型，那末，只有福祿特爾(Voltaire)；他和蕭一樣是一個機智的人，一個戲劇家，一個無盡藏的小冊紙的筆者……而兩個人的根本差異，便在氣質……福祿特爾雖也僅有蕭那樣的天才和雄辯，卻革了世界的命，蕭雖自稱爲革命家，卻並沒有革了甚麼。」

亨德生說：

「蕭是一個法郎士(France)而無法郎士的懷疑主義；他是個托爾斯泰而無托爾斯泰的自私與反省；他是一個福祿特爾(Voltaire)而無福祿特爾如猴的詭譎；他是一個斯惠夫特(F. Swift)而無斯惠夫特的粗鄙與唯覺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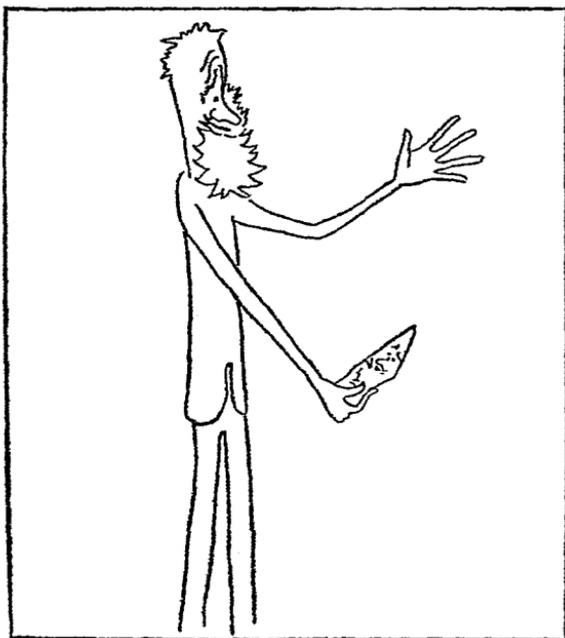
又一個著名的著作家，論到友誼的問題時，說道：

「倘若我真的困難，極度的困難，若我需要金錢，這是友誼的根本試驗，我想就我的認識友人中，須先找賓那脫去，蕭當然也是慷慨喜助人的，不過對於你需要而且請人幫助，不免輕蔑的。」

俗語說得好，「知我者莫若我；」其實無論甚麼人，對自己的性格，都比別人認識為清楚。我們請看看蕭對自己的批評怎樣，他所說的可謂句句都中肯：

「他（指自己）很容易與人親熱……所有他的朋友，都說他是好虛榮的可笑。蕭是一個不可救藥而永不停止的扮演員，在社交上如在他本行上，施用他的伎倆……他喜歡研究發音

學與速記術……他喜歡機器如小孩喜歡玩具一樣，曾經一次，無端無由的買一架商店所用的收銀記帳機……在倫敦時，他每天早餐之前，在皇家汽車協會的游泳池游泳，冬夏一樣而不變



蕭說(感動地)：「我真個像這樣子！」

……蕭實在不是好社交的人……他沒有正事是不出門……不探訪朋友……他談鋒尖利，爲人所怕……他有小銀式的機智，能即刻正視應付無可逃避的環境……他行文時無論談什麼題目，總是神出鬼沒，難於逆料的。」

蕭在約翰布爾的別島的劇中，對主人公朵爾的性格，描寫如下：

「他從幻想得着自由，有這事實的權力，有雄力的勤勞，有敏銳的機智，有充分的想像，他從窮困迫害打開一條出路。」

其實這樣的描寫，也是蕭自己的寫照。

第三節 幽默——諷刺

蕭於一九〇四年，寫給亨德生的信裏說：

「關於蕭的最大威權，祇有蕭自己，這話是十分真確的。我的活動，是在過多的彼此不通的部門之中。對於我，他們所作的，完全不過是局部的而且不精確的敘述，所以祇有從我自己的自

白之中，去把我湊合起來，纔可完全的了解我。」

上面已經說過，蕭確實是一個難於分類，難於解釋的天才；而他的活動，又是在過多的彼此不通的部門之中。所以對他的性格的描述，確是至難的事；無論怎樣認真來描寫，總也不完全不精確，而終是限於局部的方面；所以在這裏，是遵從蕭自己的意見，只好從他本身的自白之中，去看他的性格的表現，以求湊合起來，期得了解他多些。

關於蕭自己的自白中，最緊要的，莫如：「笑話卽是真話，真話卽是笑話」這一句；換句話說：蕭的性格，表示最顯著的，就是「幽默」性。

蕭得做了當代第一流的文學家，其中所經歷的情形，確是經過了一番的含辛茹苦的奮鬥，倘若他沒有幽默的性情，也許打不過那許多的難關，而達到今日的境界。一生善於幽默，確實是他的天才。有人說：幽默的意義，是使人深入一種哲學的人生態度，決不是淺薄的冷譏和熱嘲；由這意義來看，有人稱他爲「Laughing Philosopher」——這是沒有錯的。

蕭曾說過：「我從不講笑話，我用笑話是爲傳示真理。在世界上再沒有這樣發噱的笑話了。」這

種幽默的論調，實在是最深刻的。他一生最善語帶幽默性的滑稽，所以常人每以爲他的幽默，出於怪誕炫奇，都不知這滑稽只是不肯放誕，不肯盲從；而在於看清社會的矛盾，揭穿空想迷夢，接近人情，撇開俗套，說老實話而已。所以他的自由奔放的思想，不逡巡地不躊躇地，將自己所感想的，卽成爲警句，省略議論，祇以結論，極端說出。這一點，若說爲幽默，不如說爲優秀拔羣的腦筋，再經過生出來的純粹的結論；所以在滑稽之中，每有至理。現在且把他論「君子和小人」的分別來做證。他說：

「小孩生出來，他的吃、穿、享用，都是由社會賒賬。所以小孩長大以後，對社會，自然是欠了一筆賬；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自然要開一張賬單給他。小孩既然長成做了工人，就得掙得一筆基金，一面還他幼年的賬，一面留做日後告退養老的費用。如果成年人在社會所做的工作，只能付賬，他便是『小人』(common fellow)；如果他能超過這個標準，還賬而外，尚有建樹造益於社會，他便是一位『君子』(gentleman)。」

關於「金錢」他說：

「愛錢，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關於「偉人」他說：

「假定世界的人，懂得了偉人心理中所想提倡的東西，那就會都把偉人縊死。因為偉人，只是弱小者的許多感覺之一。我們已經承認，我們所拜的神，假使我們可以看見他，可以理會他，那時候，我們已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關於「歐戰的事」和「勇士」他說：

「在大戰時，英國的士兵與德國的士兵倒沒有惡感，英國人與德國人從來沒有吵嘴。他們在戰場上相見時，只有拿起刺刀，你不殺我，我便殺死你完了事；但是英國人卻痛恨法國人，法國人又痛恨美國人，到了歐戰將結局的時候，這聯軍的惡感，是已達到極點了。」

「我們以前常講戰士的英勇，但是歐戰以來，英勇已成歷史上過去的事實。大戰中，沒有人說他的勇氣，只有說他的恐懼。」

蕭一生最忌文人互相標榜的惡習，他除掉加入提倡社會主義的團體而外，任何文人團體，都不肯加入。對於此種的文人互相標榜，他謔擬為並開洗衣店，交換洗衣，你洗我的，我洗你的，說來好

覺漂亮，實在和自洗的相同。

前年，他環遊世界，道經星加坡時，與當地記者的對話是：

記者：「先生能看透不景氣的末日嗎？」

蕭：「你們不如問我能看透世界的末日爲妙。」

記者：「先生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中日的糾紛？」

蕭：「中國已有許多軍政機關，又有許多司令……」

記者：「先生的歲壽這樣高，而精神健全，誠所謂老當益壯。」

蕭：「我已飽嘗七十七載風霜的人，對於一切皆不覺得舒服，最適意的，就只有坟墓這個地方。」

來滬到「筆會」時，梅蘭芳對他說平素知愛爾蘭人富於忠實友誼，今後願和他爲友。他回答說：「愛爾蘭人，雖然生性率直可親，然說話極靠不住。」

這倒是一個靠得住的供狀。此外關於他的幽默的說話，實可謂汗牛充棟。茲再舉數個實例：或

有幽默之中，祇是“Nonsense”的，或者是帶着諷刺的幽默。

當其在滬孫夫人宅集會時，餐後，大家到花園中，那時，清亮的陽光，由黑雲間放出；正射在蕭的白髮蒼髯的長臉，好像專誠出來歡迎他，使他感到一種清爽之氣。因為他到滬前幾天是細雨連綿，極令人討厭。那時來賓中有一人說：

「蕭先生，你福氣很大，可以在上海看見太陽。」

這位機智幽默的蕭，隨口便回答說：

「不，這是太陽的福氣，可以在上海看見蕭伯納。」

有一次，蕭受着一個美貌馳名於歐美的女伶的糾纏，她說：

「假如我和你結了婚，生出來的孩子，面貌像我，而頭腦像你，你想那孩子豈不是才貌兼優的人嗎？」

「萬一不幸頭腦像了你，而面貌又像了我，那真是不得了哩！」

這是蕭的回答。

蕭在滬所放下的帶有諷刺的幽默，還有下列數種：

蕭：「孫夫人！請告訴我，你在國民黨的地位如何？」

孫夫人：「我一點沒有關係，自從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統一戰線在漢口分裂以後，我就脫離了

國民黨出國，嗣後我跟他們一點也沒有關係。」

蕭：你是“enfant terrible”，（說話天真，令人難堪的小孩。）

又蕭見了魯迅時說：

「他們稱爾爲中國的高爾基，但是你比高爾基漂亮！」

魯迅回答道：

「我更老時，將來還會更漂亮。」

在「筆會」時，梅蘭芳對蕭說：

「我在舞臺的生活，已有三十年了。」

蕭注視其面，答道：

「君誠有駐顏的法術！」

第四節 自捧自讚——好奇立異

蕭是最喜自捧自讚的人，有一次，一位美國的太太去見他，很恭敬地對他說：

「蕭先生！久仰大名。」

他回答道：

「你久仰我的，究竟是那一個大名？因為我的大名共有七個。」

蕭是自己承認他有七種的名譽：哲學家、小說家、社會學家、批評家、政治家、戲劇家和宗教家。他的名聲受國外的人們的信仰，是比在他本國好得多。

世界中，以美國人尊仰他的爲最甚，但蕭最看不起，卻也是美國人。當他漫遊世界的時候，一般久仰他的大名的美國人們，探知蕭所乘的觀光船，要道取美國，都要爭先來睹他的丰采以爲光榮。蕭聽了這個消息，得意開心，說道：

「也許美國大陸，要從此翻沈了！」

又有一次，蕭把美國痛罵了一下，然後這樣說：

「那末，他們（美國人）崇拜我，而永遠繼續的崇拜我。」

前年，他遊蘇俄時，有一天，他同一個蘇俄的小姑娘玩了很久，分別的時候，蕭對她說：

「你回去告訴你母親，今天同你玩的，就是世界有名的蕭伯納。」

蕭漫遊世界，到香港時，對上船歡迎他的「路透社」記者說：

「你很不像是中國人，中國報界，竟沒有一個人來訪我。他們難道幼稚得連我都不知道嗎？」

他到香港時，正值中日戰事打得很厲害，這個機智的蕭，捉住着機會，這樣說道：

「一切的戰爭，都自然爲英國皇后號輪船而停止吧。」

這裏，他雖是說「英國皇后號」，但推其真意，乃是指船中的坐有蕭伯納而言；所以若是把他的真意，率直寫出來，應是：



蕭伯納和荷淡曼的滑稽木刻像的對照

「一切的戰爭，都自然爲我這個蕭伯納的光臨而停止吧。」
又他來上海，受「世界學會」歡迎時，有人問他爲甚麼喜好吃素食，他的回答是這樣：

「我所需要的，並無原因的，我不喜吃肉，就不吃肉；且素食本是英雄與聖人的食物，諸位不得承認我是有聲望的人。」

蕭的自尊自捧自讚的性格於上述數則，已可窺其一斑了。他爲欲盡表示他這樣的性格，有時且用着極端的方法，來助成達到這個目的。當他在「泛平社」活動時，有一次在他與海恩特門辯論時，他忽然站起來說：

「馬克思主義，已經死得像羊肉了，殺死他的，便是我——蕭伯納。」

又讀過英雄與美人一劇的序言的人，都記得他曾提出一個問題——“Better than Shakespeare?”——「蕭伯納是否比莎士比亞好？」莎士比亞在英國的勢力，是絕無可比倫的，蕭因欲自捧自讚，每把世人尊崇的莎士比亞痛罵了不得；他的罵莎士比亞是很有名的。在一八九六年，他寫了一篇莎士比亞的劇評（那時候，倫敦 Lyceum 戲院，正在上演 *Cymbeline*）他說：

「除了荷馬而外，自古以來，沒有一個有名的作家，即如司各脫（Scott）也在內。至於莎士比亞被我這種的看不起，是當把我自己的頭腦，和他的頭腦比較一下的時候，所感覺的。我對於他已不勝耐其煩了，有時我覺着不如爽心挖起他的屍身，來對他投石；因為我明白知道莎士比亞和一班崇拜他的人們，所能夠懂得的，只有這一類的看見的侮辱。」

蕭自一八九二年開始了寫戲劇後，四十多年中，他所作的劇本，有四十多篇。一九二五年獲得瑞典「諾貝爾」文學賞，那時他祇領受了名譽，卻把八千金鎊的獎金，寄附給了瑞典的窮苦的家們。他這種行為，究竟是出於好義呢？或是出於好名呢？他自己對人說道：

「從貧窮那裏騙過來的一大筆錢，再取一些些還給他們，是為解嘲呢？還是為贖罪？還是為

了一方面可以窮奢極慾，一方又可以享受慈善家的美名。」

照着他這話來看，不能說他是好義，爲人慷慨而這樣做的；因爲他的吝嗇是很有名的；以一個吝嗇有名的蕭，自願把經已入手的那許多錢，白送掉了，這應當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所以與其說是好義，不如說是好名，這也就是他好奇立異的個性的一種表現罷！

蕭是一個專愛說出和做出人家意料外的事情的人。無論對那種問題，那一方面，都是這樣的。即關於男女間的問題他也說出和人家相反的話。

本來蕭是一個最重理智的人，他理智力的強硬，常常把他變做一個幾乎沒有感情的人。他不信仰宗教，也不相信愛情。他以為在講愛情的人，一定是沒有理智的；因此，他祇覺得愛情是一件可笑的事。所以在蕭的戲劇裏，要是有講愛情的地方，就是他表現給觀衆看的情人的愚蠢，戀愛的迷夢而已。

但是，事實上，蕭並不是對愛情，全不懂的木頭兒。看他的結婚的歷史和寫給名女伶愛能黛梨的情書（他日再爲介紹），我們就立刻明白了他一切的議論，仍不過是他那好奇立異的个性的

表現而已。

因為蕭是個最重理智的人，他凡碰着了一件事情，每能找到其正反面的優點；但是因為他有這種好作驚人事的個性，所以他總愛做反面的文章：譬如說求愛，普通的習慣，或是一般人們所相信的，是求愛時男人追逐女人；但是蕭在人與超人裏面，則偏說是女人追逐男人。若打破了虛偽的禮教，撇開了傳統的俗套，老實的做出來，女追求男，比男追求女的事例，或許是前者較常有的。他所說的話，無論是帶有幽默，或是炫奇，都常常存有至理。

第五節 矛盾——愛惡

蕭性喜自捧自讚，所以他除了具有文學藝術的靈魂而外，還有一條社會的政治的靈魂；我們簡直可以說，他至少有三條的靈魂。他是一個常識豐富的平常人，他時時刻刻都在計算着對日常生活解決。他又是一個熱心的社會主義者，早晚都在策劃着對腐朽社會的改良，和理想政治的建設。他又是一個詩人的哲學家，他有一種超然的懷疑，和幽默的心地。

上述的三種靈魂，無時不縈繞着這位體格魁梧、精神矍鑠的蕭的腦筋；所以在他的思想，或是行動，常常表演着自相矛盾的現象。

他生平第一知己的赫理斯說他一面表示痛恨美國，一面卻全盤抄襲美國的廣告宣傳法。最近此種矛盾性格表現得愈見顯著。他從前把美國人們痛罵到無容身之地，他說：

「我向來最留心不肯向美國說一句客氣話，我譏笑過美國，是一個鄉下老的國家。美國人常自譽為百分之百美國人，我曾下一個界說：百分之百的美國人，百分之九十的白癡。」

但是，當他作世界環遊旅行，所乘的觀光船「不列顛皇后」號，航路經舊金山，在該處停泊時，他竟然也登岸，親身踏了他所痛罵做「百分之九十是白癡」的國土。當他由米爾大場飛機往桑斯米昂時，當地的記者們，都爭先恐後趨前拜訪；這位歷來痛罵美國人爲「鄉下國家之親愛老蕭」的蕭，極自然地向記者們稱揚一番，最後稱揚了他們的一語是：

「諸君都是世界的最非常兒！」

他所說「最非常兒」的真意，究在那裏，雖有問題，但他對美國是最留心不肯說一句客氣話

的；所以這「最非常兒」的一句，無論如何，與他的前言比下起了，確是矛盾極了。

先是，當他所乘的觀光船離香港時，他曾親電寄滬孫中山夫人云將造訪；及輪抵滬時，孫夫人親自登輪往訪。蕭謂：「過滬本無意登岸，僅欲一晤孫夫人，今既得見，便擬留船休息。」繼謂：「苟能避免囂煩，亦願登岸一行。」觀其數秒鐘間的言辭的變化，他的矛盾的性格，已可窺見。

他性不喜囂煩，尤其是不願受人歡迎，但是一旦見了新聞記者，他卻偏要歡迎他們，講些俏皮話。

原來，向惡劣的環境挑戰的人，是最易犯了矛盾的毛病：主張博愛和平的耶穌，曾執鞭驅逐殿中的買賣人；反對機械文明的太戈爾 (T. S. Gore)，也乘過機械的舟車；主張社會主義的蕭，則帶了夫人偏要加入和一羣資本階級的人們所構成的豪華的世界漫遊團，一塊兒乘着富麗勝過皇宮的巨輪作環球遊。

一九三一年，蕭遊蘇俄，在蘇俄過了七十五歲的生日。當他的生日那天，他在莫斯科某運動場上酣睡着，一位貴族夫人，坐在他的身傍，替他拂扇驅蠅。在那個時候，全世界的報紙都競爭地在頌

讚這位社會主義的作劇家，並且附帶說：「蕭伯納賣他的文字，校量他的稿費，處處表露着精明的商人般的本領，他老實是個資產階級啊！」有的報紙說：「這位聰敏的文豪，玩着做一個社會主義的把戲，從最便捷的路徑，走入了全世界報紙的封面！」

他的晚年的一些劇作，信用愈著，都得在倫敦的資產階級的大報泰晤士紙上發表。總是一切的事情，都說明着所謂革命家的蕭之戲劇中，沒有甚麼革命性，而在他的社會主義小叢書上一樣，含有許多資產階級的計劃性。

他因為有了這種矛盾性，又有了好奇立異、自捧自讚、幽默、諷刺等等的性格，所以他的「喜好」和「憎惡」的兩種情念，也比較強烈，每有趨於極端的傾向。

他有時是很不拘禮的，但當他要討人喜歡時，則沒有別人能比他更深知取人喜悅的法術；他能用着他特有的法術，使人家一見了他，就被他吸引了去。

他對於他所喜歡的人，他是世上最仁慈的。有一次，他覺得女伶康伯爾夫人是很困窮的，他便親自訪她，懇懇地提議：「設若二萬五千元對她有所幫助，他願將他所餘的金錢送給她。」

有一次，他所認識的一個新聞記者，因病而失業，他聽着這事，便給他一個稀奇的訪問。他與這個記者談着世界的各種辯論的問題，從政治說到男女兩性，從食物談到上帝——這樣供給了許多可以寫稿賺錢的材料，而蕭沒有對此取一文錢，而那記者，卻藉此收入了可支持一年的生活費。他若偶然嘉許某事或某人，他便爲愛好而寫作。前幾年，他有一件可稱道的事：便是他爲了激勵一個刊物的出版，寫了一篇文章，而不索取分文的稿費；因爲這個刊物的目的，他是很讚賞的，主持編輯的人，也是他所喜歡的。

他又會僅僅爲了幾塊錢，寫過了一篇四千字的提倡嚴罰毆打兒童的論文，連同那打字機的原稿；他且親手寫了一封抱歉的書信說，他所寫的比前方所要求的多寫了一千字，若是那篇文字嫌了太長，請那編輯者不要遲疑，快把原稿退還，因爲他希望能夠刊在別處。

反是，有一次，一羣他不喜歡的報館人，去訪問他，他說：

「我可爲你們作一篇文章，只是我的價格要一萬五千元。」

又有一次，一個編輯人，要求允許其引用他的一本書中的幾段文字，他回答說：

「可以，不過我要二千金元的版權稅。」

又有一次，他爲着一家時髦的戲院，寫了一本劇本；在練習時，因爲演員把有的地方演得不稱他的意，他即刻將那劇本收回。後來，戲院的經理對人說：

「蕭對於表演他戲劇中的人物，未有成功的伶人的態度，正是像惡魔一般的壞！」

他的憎惡性極端發現的例，還有下記這樣的：他嫌惡運動和打獵，他就不許本地的獵人，經過他所住哈德菲的地域。

第六節 不屈不撓——不老不朽

蕭的夫人隨蕭作環球遊，到日本時，曾對人說：

「我的丈夫是意志 (Will) 的人，而且是個堅強意志 (strong-will) 的人。」

凡是屬於「膽汁質」或是「O型」的人，意志的堅強，是其特徵。在本章第一節裏，我們已經把蕭推定做屬於這種類的人，那麼，自然的他的意志的堅強，和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可說是他性

格上應有的特色了；其實，他的一生的生活開展，也就是一部立身奮鬥史。

一八七六年，當他二十歲時，立意以文學貢獻於社會了後，他就跑到倫敦去；最初的三年間，生活固然是很窮苦的，爲麵包的問題計，他不得已便投身在商場裏求生活。在這裏他一方面盡了他的記賬簿和抄貨單的職務，而同時卻又開始了他性所喜好的事業——創造小說。一八七九年，他鼓着勇氣，大膽的寫了他的第一種小說：未成熟，但是文稿賣不出去，也沒有出版過；他不爲這而膽怯，又在這篇稿紙的反面，寫了第二種小說：不合理的結合。但是他當時的著作，各出版家看也不看，那裏有賣出的希望呢？可是他絲毫不爲膽怯，又繼續地寫了第三種小說，仍舊也是賣不出，但他還是絲毫不餒志。從一八七六年起至一八八五年止——九年之間，他收入的稿費，總共不過是六金鎊；其中五鎊還是替賣藥者寫廣告得來的，由此可知他文筆的收入了，而他還是欣然往前幹去。在一八八四年，他二十八歲時，纔有兩家雜誌社，肯登載他的文章；到了這時，幸而文運到了，於是一鳴驚人，引起許多著名作家的注意。

他看到痛苦、不平，能使他發狂，使他憤怒，不顧一切的咀咒。最表現他的勇敢和堅強的意志這

個性格的實例，莫如在歐戰時，他於四面楚歌裏，堅決地主張非戰論的那種剛毅的態度。

當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時，他便激烈的反對戰爭，那時候國內的報界，都對他冷嘲熱罵，說他幫助敵國——德國，是非愛國者，是反叛者；但是他仍堅決地相信世人總會有一天覺悟到他的有理智。他凡在羣衆失去理性的時候，他總是保持着冷靜的頭腦，對任何事件，都不輕輕下了判斷。他並非贊助德國，也非反對德國，不過他總覺得戰爭這事是極野蠻的。對於那因戰爭而起的殘酷情形，他表示無限的同情和悲憤；可是當時的世人，全不理會他，甚至於本國英國的報紙都一齊來抵制他，同盟不登載他的演講和通信。但他不因此而失望或是餒志——就在這樣舉世不贊成他，四面楚歌的時候，加倍鼓起勇氣，依然向前繼續努力去。他情願做反對戰爭的領袖，去為真理正義而奮鬥，斷然不情願在政治上，得着甚麼地位，而拋棄他的初志。他也知道凡是一種高尚的理想，都是很不容易得着多數的同情，可是無論如何，他總覺得人們應當鼓作滿腔的勇氣和運用全副的力量，去救世界，去為高尚的目的而努力。因為他有這種信念，所以他做事，凡立意了後，無論周圍的環境怎樣變遷，外面的壓力怎樣迫害，他總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遵循他的初志，勇往邁前，以求達到目

的而後已。

因為蕭有上述那樣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所以他的精神不但沒有隨年齡而老朽，還且時時有返童的景象；試看下面的問答，和他的自述，便可以窺見蕭的元氣怎樣旺盛了。

有人問蕭：「你有看過新文學沒有？」

蕭答：「沒有，我對於新文學的意見，與列寧相同。新文學也許是好的，但是我不懂。」

問：「蕭先生！近代的思想，那種於你最有興味的？」

答：「我對甚麼都沒有興味，我是一條活屍，我早已死了。」

問：「絕不然，絕不然！」

答：「那麼，便是死去了一半，有一長時期，青年少輩，都忘記了我，他們說我是時代的落伍者

——說我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物；但是現在高爾斯華綏、摩爾哈第，都先我而死了，他們青年少輩卻又記得我了。可是現在他們稱我爲「老翁」(Grand old man)——現代的青年作家，我都不認識——敲瓦(Noel Coward)，我卻認識的，但是他已是中年的人了；

他不僅是戲劇家，他還會作曲。關於蘇俄的青年作家，我不大知道。」

他又會自言：

「我初入老境的時候，大家都覺蕭老矣！不必再去看他的作品了；到了現在，又覺得蕭雖老而益壯，又要再來看他的作品了。」

自古以來，一般的文學家，常常有受着「才盡」或是「老年頹唐」等評語，老年作品的減色，容或有之。但是若觀到蕭的近作，卻還沒有聽到遜色的批評；可見他的思想隨時代以進，最善能保持時代的心理。如他遊蘇俄以後，能言人所不敢言；因以喚起世人的注意，使世人對他有了重新認識，和重新評價，所以他思想可以說是永遠不老不朽的。

蕭不但是腦健的人，同時還是身健、筆健的人。他曾對人說過：「一個人過了四十歲，都是無用的。」有人批評他說：蕭自己現在已活到七十多歲了，那麼，照他的說法來講，他自己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豈不是虛度了光陰麼？但是事實上，他卻仍是活潑潑的——前年且勇敢地周遊了天下，到處都發揮了他的盛氣。他是很健旺的——筆健、腦健、身健，好的劇本，仍是源源不斷的寫了出來。若講

到他的身體，看來好像是練好來比賽體格似的；同時他在心智方面，有繼續的良好訓練，因此有了「老當益壯」的精力，所以著作家霍普卿士(R. Thurston Hopkins)評他說：

「蕭的參加公開辯論的時候，他那樣精神的飽滿，持久不懈的精力，已使人覺得他已勝人一籌了！」

第七節 諷刺的作風

上面所述的，當然不是蕭的性格的全豹；不過是從較重要的幾點，藉他自己的「言行」做着材料，略加觀察，把所得的結果，描寫出來而已。總是，其中「幽默」、「諷刺」這確實是他的性格上最大的特色；可以說，這支配了他的全生涯，爲他的一切性格上的基本和言行的根源。所以當他對一切文明，一切文化，起了懷疑而進於批評的時候，所取的態度，完全是一個「諷刺家」(satirist)的態度。尤其是蕭的戲劇，原來就不是他終局的目的，而是專利用來做批評的工具，所以他的劇本的作風，更是充滿着諷刺的精神。

本來諷刺的作家，有着他們特別的才能——並不把現實的人生，照實描寫出來，可是又不能沒有照實看出現實人生的本領。凡是這類的作家，每於一方面，並不描寫人生的理想圖，可是他們自己卻又不能沒有一個理想。換句話說：諷刺的作家，既然不是個寫實主義者，又不是個理想主義者，好像着蛙類，水陸可以並棲；他們是寫實主義者，同時又是個理想主義者。所以這種作家的言行，常常易為人家看做矛盾。他們觀察現實的社會，就如現實主義者一樣；可是一面又像個理想主義者，去夢想更好的世界。他們對現實的人生抱着不滿，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理想的人生；因而他們所表現的，不是如實的現實，而是由他們的理想上看來的現實的諷刺。因此，凡要研究一個諷刺家，就要先理解他們的人生觀；因為他們的人生觀，就是決定了他們的諷刺的根本要素。

此外，還有一個諷刺的要素：即是諷刺家特有的「滑稽感」(sense of comic)。凡是在一切的諷刺文字，當由兩種成分而成：一種是「智」的成分，一種是「情」的成分。「智」的成分，就是作者的人生觀，作者對於政治、經濟、藝術、哲學、宗教等的見解；「情」的成分，就是作者對於諧謔、機智等的本能的喜歡。

蕭是最富於機智 (wit)，最富於 paradox 的人。他的人生觀，就是像柏格森 (Bergson) 所說的「創化」(creative evolution)。他站在這個立場上，去觀察人生，觀察事物，而把所得到的結果，以極機智、極 paradox 的諷刺，表現出來。

蕭的諷刺的方法，是根據易卜生的「我只要真理，我不怕勢力，真理決不會令人失望的。」和「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沒錯的，」那種信條，演繹出來的：

(一) 向來多數的人們所認為對的，都認為不對。

(二) 向來多數的人們所認為不對的，都認為是對。

他以為若用這種方法來觀察人生和事物，纔可得到「真理」與「真實」；而深信「真理」、「真實」應該是與常人所見不同的東西。相傳他有一次，曾經受過眼科醫生檢驗了他的眼睛，檢驗的結果，醫生診斷他的眼睛是「正常的。」最初，他聽見了「正常的」一句，以為所謂「正常」即是和普通一般的人同樣的；後來再經過醫生的說明，纔知道專門家所稱的「正常」的眼睛，正是和普通人不相同的。據醫生說，像他那樣可稱為「正常」的眼睛，在倫敦全市的人口，找不到十個

人。他因得了這回的實驗，乃知「普通的人所謂正常」的話，其實是異常，普通的人所謂異常，纔真是「正常」的話，是可以深信的；於是他便以摘發普通的人所承認的所相信的東西，爲最有興趣的事了。因爲他是相信一切的真理和現實，當然也不是像普通一般的人所稱的真理和現實，所以他便用把普通的人所說的所相信的東西，顛倒過來，作他的幽默的方法和諷刺的祕訣。譬如：一般的普通人，都認男女兩性的關係，男性是主動的，女性是被動的，所以男性常向女性追求；但是他卻偏顛倒過來說，女性是追求者，男性是被追逐者——這纔是真正的實情。又關於兄弟的關係，普通的人都稱爲骨肉之親，而對於朋友的關係，則視爲萍蓬之誼，都以爲兄弟的關係比朋友是更有永久性的，但是蕭卻說正反的話；當他來滬，在孫夫人宅，作午飯時曾說：

「朋友最好，可以永遠的往還，父母兄弟都不是由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爲非離開不可之類。」

第八節 對於事物本身的諷刺

蕭的作風是以諷刺為主，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戲劇的作品，沒有一篇不以這種諷刺遍貫於其中的。若將他的諷刺的對象，分類起來，可以分成做兩大類：

(一) 是對於事物本身的諷刺。

譬如：對不健全的經濟組織，不合理的社會組織等等。

(二) 是對於普通人對事物所抱的見解的諷刺。

譬如：對戀愛、義務、英雄等，普通的人所懷的那種浪漫的觀念。

蕭對於事物本身的諷刺，因為他是懷疑着一切的文明，一切的文化的人，所以他攻擊最厲害



相對論

蕭伯納：「安兒，你真的覺得你了解自己麼？」

安斯坦：「沒有啊！蕭兒，你呢？」

的，便是既成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這方面。

如鏗夫之家、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這幾部劇本，可說就是關於這方面的他的代表作品。

蕭在鏗夫之家劇裏，不獨痛烈地諷刺了感傷的人道主義者，同時還諷刺着這一事——即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下，殆無所謂非不義之財，所有的財，都是不義的，都是榨取「普羅列他利亞」階級的血汗的。他說：若有良心極銳敏的人，想照良心所命令的以行動，那麼，這種人除非是餓死，便是以犧牲的努力來破壞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

在巴巴拉少校這篇裏頭，他撇開了俗套，不躊躇地說出老實話來：「貧窮是一切罪惡的淵源。」普通一般的感傷的作家，或是浪漫的人道主義者，都在描寫着清貧的快樂，或是主張甘苦的生活，以期救濟現在社會的墮落。可是，蕭卻赤裸裸的說出貧窮困苦的危害；以為貧窮能阻害人們身體的發育，能使道德心墮落，引人入殘酷，破壞了人生的幸福。他藉着劇中恩得的俠夫的口說：「社會上有七種極壞的罪惡——飲食、衣服、房租、稅金、自尊和兒女。祇有金錢一項，纔可將這七個打開；除

非把這七種罪惡打開，人類的精神，是斷不能高尚化的。」因為他是以這種的態度，來觀察真實的社會，自然會看穿了社會裏的許多矛盾，看破了許多空想的迷夢；於是他便在劇中，把救世軍動輒以天堂地獄來勸人為善去惡的做法，諷刺了一番，說這是勞而無功的。他說若是真實要救濟貧窮的人，只有一法而已，而且方法很簡單：即每月給以充分夠用的生活費，使他們都有衛生的房屋可住，和有保障的職業可做，那麼，救貧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劇中的主人翁——巴巴拉，就是大礮製造家恩得俠夫的愛女。她因為對於不幸的人們，至純的同情，爲了欲傳佈基督的福音以救濟這種世上的貧民，便投身在救世軍，誠心去工作；後來也升到了少校的地位，但是她一點也不懂世間的實情。有一次，救世軍爲了救濟貧民需要了財款，開始募捐，那時有一個無名氏，就情願一個人捐款五千金鎊，但是聲明附有條件：須要另有別個情願寄附一千鎊的人五人出來，他纔肯把這筆錢拿出來；因爲情形是這樣的，巴巴拉的父親，也就慷慨答應了寄附，提議願先將這筆款以自己一個人來負擔。那時候，救世軍中的一般人員，都很雀躍，互相慶賀，感謝了上帝，得到心所願的；可是祇有巴巴拉一人，反對這個提議。她想到她的父親原是製造

殺人武器的人，把由這種的人捐來的錢，用於救世軍神聖的工作，是絕對不能贊成的，於是拒絕了受領這筆款。對她這種的主張，當時救世軍中的人們，都是不表贊成的。他們說：「……爲着上帝的榮光，就是惡魔的錢，也可以受。」他們一點也不躊躇地，便把那不淨的財，悉數領收了，巴巴拉到此，也感覺她理想的空虛，一種的幻滅（disillusion），便退出了救世軍。可是後來，她又發覺了當時首先捐款的無名氏那個人，又是當時的一個釀造「亞爾哥保兒」的飲料的人——這也是由釀造酒類那種殺人的東西賺來的錢，和他父親的情形是一樣的。於是，他纔知道世上像這樣——一方面在製造殺人毒人的東西以賺錢，他方面即拿這種性質的錢來救濟爲了他們而墮落或是殘廢的人——的偽善家，是非常的多；換句話說：這種的人，他們一方面可以賺大批金錢，他方面又可博得社會的稱贊。而事實上容許這種人的存在，獎勵這種人的活動，那就是我們的社會組織，就是我們經濟的組織了。

蕭在這劇裏，又痛切地諷刺解剖了現代的資本主義，怎樣毒害了一切社會制度？怎樣毒壞了個人的靈魂？更暗示屬於知識階級——法律家、醫生、僧侶、文學者、教授、藝術家、政治家等，都是平民

的敵人。

以上是蕭對於現代社會的批評，對於現代文明的諷刺——就是他對於事物本身的諷刺的一例；我們若翻看他的作品，則此種的諷刺，隨處都可以發見。以下再看他的對於普通人對事物所抱的見解的諷刺罷。

第九節 對於普通人對事物所抱的見解的諷刺

蕭諷刺普通人對於事物所抱的見解，和他對事物本身的諷刺一樣，範圍也是很廣汎的——如對男女兩性間的戀愛，社會的義務，英雄偉人等等，一般普通人所抱的那種浪漫的、感情的觀念，都是他的諷刺的客體。

原來，作為社會改造家的蕭，每被視為「偶像破壞者」。所謂社會改造家，好像個花園的園丁，凡是園丁要把花園弄好，使園子裏的花卉開得美麗，非先芟除了園中蔓生着的雜草不可。同這個道理一樣，凡是社會改造家，想要把社會弄好，建設理想的生活，非先以不受拘束的理智，和能看穿

社會的眼光，來解剖那陳舊的理想，傳統的觀念，和以徹底的精神，把那在社會上流毒遺害的東西，盡量破壞肅清不可。其實，在熱烈的改造家的眼睛裏看來，這種因襲、慣例和傳統等，都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這種東西，一旦投入了他們的腦裏，能使他們憤慨、咀咒，甚至於發狂。所以這種人對於社會的咀咒，事物的諷刺，是極深刻的；即對於普通人對事物所懷的觀念的諷刺，也是一樣。關於前者——對事物本身的諷刺，已經於上節舉例說明了，現在試舉後者的幾個例來說：

關於諷刺着「戰爭」和「軍人」的——蕭在他的武器與人這本喜劇裏描寫得很諧謔，他並不描寫戰爭的殘酷，而把所謂豐功偉蹟的內幕均盡量的暴露出來。一般普通人，都以爲戰爭是非常勇敢的事，軍人是非常榮耀的人。但是在蕭看來，「戰爭」這種事，決不像世人所想像的那樣美麗——「軍人」這種東西，也決不像世人所崇拜的那樣勇敢。他說：所謂「勇敢」不過是「肉體的激發」和「畏死自衛」的混合品。而戰爭完全和普通商場做買賣一樣，不過是理性和論理和計算的問題；至於「軍人」照他看來，也不過是一種僥倖兒罷。

在武器和人這劇中的主人翁沙丟斯 (Sergius) 和布倫智利 (Bluntschili) 這兩個都是軍

人，可是對於戰爭，一點也沒有浪漫的空想。這個有發光的眼睛和美麗的鬍鬚的少校沙丟斯，自己也會領率一團的騎兵，衝破了敵方的砲兵陣地，而博得了極大的勝利。這事從表面上看來，當然是樁極其勇敢的事，可是實際上並不是那樣的——當激戰的時候，這位少校，並不是真正的勇敢，乃是因為敵方的礮彈，在那時候，剛巧用完了，所以讓他勝利了。倘若敵方還有礮彈，那麼，這位少校一邊的人，恐怕會完全被弄倒的，造成了反面的結果出來，也不一定。那件赫赫的軍功，從其內幕看出來，其實也不過是這樣罷了。

所以「戰爭」這種東西，結局講起來，就如沙丟斯在劇中所說：

「……決不是甚麼困難的事情，是懦夫的一種技術——不外乎敵弱衝過去，敵強向後轉罷了。」

這就是說所謂「戰術」所謂「軍人」也不過是懦夫的一種！

其次，一般普通人對「義務」(Duty)所抱的觀念，也是為蕭極力諷刺的一個對象。一般的人們都知道義務是人人應盡的事，可是蕭則偏偏顛倒說：「義務是人們決不該做的事」——

(Duty is what one should never do)。他這句話的真意，即是說人都怕把他心裏想做的事，爲人看破，於是就藉了「義務」這個美名，來掩飾自己的私慾私利。蕭的劇本中，如梵尼的第一劇，于迪達、人與超人等，都是攻擊這種虛偽的假面；尤其是鰥夫之家和華倫夫人的職業兩篇，對這方面的諷刺，可說最爲深刻了。

在華倫夫人的職業中，他描着華倫夫人做了野雞生活的徑路，和她把從這方面所積蓄的財富和狎客中富人所提供的金錢，來做資本，在歐洲大陸布魯塞爾、維也納兩地，經營着妓館以賺錢，而在社會上，則生活宛如上流階級的貴婦人；又對在大學念書的女兒薇薇，她所盡的義務，即教育費一切，也是由妓館掙取得來的——這種種的內幕。

在鰥夫之家中，蕭描寫着陋屋的業主，迫着他的傭人，去向貧民收討房租；傭人就從所收的房租中，抽出一些錢來修理一家的陋屋。後來業主知道了這事，以爲是大不應該的行爲。他的理由：第一是他所蓋的這種陋屋，原來是造來適合於生活程度極低的貧民居住的；設若果把屋子修理，房租也就加昇，那麼，貧民那有能力來應付這個加重的負擔呢？若硬要這樣做去，恐怕結果只是給

他們沒有房子可住罷。第二是藉業主的話來說：「這些貧民，實在不配住着完整的房子，此刻即使修理完好，不一刻，他們仍然要弄壞了。人若一旦成了窮人，則再教爾怎樣要去同情他們，也是無法可以幫助他們；結局只是害了他們。」照這樣說來，自然不要修理房子，乃是此類業主的人道上的義務。可是，過後因為市廳要建築道路，來交涉買收房屋；那時候，凡是房子越好的，買收的估價越高。到了這時候，業主爲了自己的利益打算，便反來要求修理房子了，總是這時候的業主們對公衆所說的理由，卻又極其好聽的：「即是從貧民衛生上、人道着想想了。」於是這種業主的未來的女婿，就諷刺着說：

「結果，就好像你的房子愈污壞，你的房租也越可得多；你的房子愈完好，你的買價也愈可得貴。」

這種的話，不過是蕭藉了這位女婿的口舌來說——其實，這就是蕭本身對於普通的人們所謂「義務」的諷刺罷了。

第五章 蕭伯納和社會主義

第一節 蕭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元勳

蕭批評文明，批評社會的態度，是一個諷刺家；而他的思想的根據，即是在於社會主義。他的寫劇，其目的也不過是宣傳他的社會主義，所以人家又稱他做「社會主義的作家」。

蕭自稱他研究「馬克思主義」，是遠在列寧之前，所以當一九三一年他遊蘇俄的時候，史達林也會在他的面前，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後生小子。史達林對他這樣的尊敬，就是因為據說他遠在列寧之前，就研究過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與當時的急進的革命家，已相交結，並且曾在「海帝」公園作過幾次的報告。

原來，馬克思的資本論，傳入英國，是在一八八〇年；蕭的思想，走入社會主義的路，是在一八八

二年——即他聽了亨利·喬治的演講以後。所以他的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當然也是在一八八二年那年了。當他聽了亨利·喬治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演講後，胸中燃燒起熱焰的時候，他就不躊躇地加入「社會民主聯盟」這個社會主義的團體。在會中，受着同志的慫恿，便跑到「大不列顛」圖書館去找閱馬克思的著作——這就是他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動機。後來他發見了那些勸他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人們，卻對於這部書，是全沒有翻過；所以他也就自誇的說在英國讀資本論，他是第一人了。

蕭不但是在英國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最早的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可以說也是在社會主義宣傳的工作——他的劇本，便是社會主義的傳單。一九〇四年六月三十日，他寫給亨德生的信裏，自己有這樣說：

「我對於馬克思的『價值論』的擁護，對傑芬斯(Jevons)的『價值論』的反駁，以及我以自己的手，所作出的『傑芬斯式的馬克思』之轉換和破毀，這一切都完全不為我的戲劇之贊賞者所知；但是我的第一劇本——繆夫之家，是祇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纔能寫出來的；而

且華倫夫人的職業也可作如是觀。實際上，在我的一切劇本中，我的經濟研究所演的腳色之重要，正如解剖知識之於米開盎格洛的作品一樣。」

他的第一劇本——鰥夫之家裏，告訴我們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中，所有一切的財富，沒有一文不是以不義的方法，由「普羅階級」的血汗榨取而得的。又華倫夫人的職業一本也是寫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如何驅起弱小的女性，迫其踏入最後求生之路——賣笑生活。此外如巴巴拉少校一本，也是痛切地諷刺並解剖了現代資本主義，怎樣毒殺一切的社會制度，怎樣毒壞個人的靈魂實在，離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對於蕭的戲劇，他的論文的勢力，就無從明白了。

原來，社會主義，從歐洲大陸，傳到英國的時候，對於英國的思想界，就得了極強的勢力。在英國直至一八八〇年，所謂「工潮」，不過是對於工資上的爭執而已；及一八八〇年，馬克思的資本論流傳到英國，和亨利·喬治來英，大倡「土地國有說」了後，社會主義的思想就漸見擴佈；到了現今，社會主義的言論，在英國的文壇或是論壇，遂得逞其縱橫一世的威勢了。而爲此風潮的原動力，及使其能贏得社會一般很大的注意和歡迎的，就是蕭的功勞，所以蕭實可稱做英國社會主義的

元勳了。

第二節 泛平社的發達和蕭的活動

蕭不但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元勳，而且他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同時又是最適合於英國社會的特殊情形而為一般英國人們所最歡迎的。原來，英國民族是以保守有名的，所以會受民衆歡迎的社會主義，不消說當然也是一種極穩健的思想。

當一八八二年，他受了亨利·喬治的思想的洗禮了後，接着又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於是對於社會主義，得到了確實的信仰，立刻就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八八四年九月五日，他便加入「泛平社」，把全副精神，提供於社會主義的工作了。

在英國，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以改造社會為目的，而發生的團體，實在為數不少；但是其中對英國的輿論、法律、政治、政策上，與以最大影響的社會主義最有力的團體，不消說就是一八八四年一月成立的「泛平社」了。

泛平社 (Fabian Society) 中文又譯做「費邊社」，這個團體的主旨，前面已經略述過；是不以直接的行動爲社會革命的方法；這種精神於其名稱，已表示着十分明顯了。原來所稱「Fabian」這個字，是從「Fabius Cunctator」而來；「Fabius」是古代羅馬和亞非利加的迦太基 (Carthage) 戰爭時，最負盛名的羅馬將軍法比烏斯 (Fabius) 的鼎鼎大名。這個名將，當兩軍作龍虎相搏的時候，他觀了當時迦太基的英傑漢尼拔 (Hannibal)，鎮守着城中，不容易攻陷，乃轉唱着「等待時機」這種口號，以求達到最後的目的。自西紀前二一七年起，他便做了獨裁執政官，其時他的用政，仍然是頗柔順而靈巧；所以有「等待時機者」(cunctator) 的綽號。他所持的，係「不戰而勝的主義」，含有「謹慎」和「等待」的意思。英國人原來是保守主義的國民，會走到過激主義的人，本是最爲稀少的；於是，這一團的社會主義者，便順應着大勢，所執的態度，是將「直接行動」這方面，暫置於不問，而專藉「言論」的效力，以期使人人皆共鳴於社會主義，並藉此以喚起民衆的輿論——這就是這個團體後來所以取名「泛平」(Fabian) 的理由。其原有的名稱，則爲「新生同志會」(The Fellowship of the New Life)。

泛平社有了五十餘年的歷史，社員中的大多數分子都是在英國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佔着重要的地位的人——如國務總理麥克唐納和世界史綱的著者威爾斯等，都是該社的社員。雖然這個泛平社，成立了約有半世紀的長久的歷史，但是他的社員人數，則未嘗超過了四十名以上；總是這四十名之中，人才卻是非常的齊備——這也是因為蕭加入該社以後，對於社員的徵求，極力主張着「質」的精選，而不贊成着「量」的濫增的緣故。

當一八四八年的一月，泛平社剛纔成立的時節，那時候蕭尙不是該社的社員。後來蕭看到題名——多數者何故貧窮的第一本小冊子公刊時，他仍然還不知道這個「泛平社」的存在。及至是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某種的機會，始出席了該社的集會；九月五日，即也被推薦為該社的社員。入社了後，他自己便動手寫了該社的第二號、第三號的小冊子。隔年的一月二日，他被選為執行委員；自此以後，他便成為該社的重要分子了。

在他被選為執行委員的那年的三月二十日的集會時，當時聞名的社會改良家韋勃的論文——“The Wayout”，受了社員的選讀，博得大家的興趣和稱讚；因是，韋勃也於五月一日，被邀



威爾士所繪六位社會主義者

最高者爲蕭伯納，自右第二人者爲海恩特門，第三人爲韋勃，最右係威爾士本身。

入泛平社，做了重要的社員。

泛平社自從得了這兩位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加入了後，便獲得社會一般的注目。當時的他們兩人，實際上，也成爲該社的兩大柱石——韋勃的思想傾向，是在建設的方面，所以他就分工，專心對社內的團結去活動；反是，蕭的特點，是在於他的熱烈的誠摯的性情，剛勇的決意，和優秀的辯論的才能——這最適合於對外的宣傳運動，和煽動的工作，所以他就擔任了這方面的職務做去。他曾這樣說過：

「韋勃和我兩人的合作，是非常的必要，正因為兩人的性格思想是相反的，所以能以各人

的所長，互相補益各人的所短。」

蕭在泛平社，自得了韋勃爲左右手後，他的活動，就愈加倍的躍進了。

第三節 由馬克思主義而到泛平主義

泛平社，自從得着蕭和韋勃雙璧了後，就以這兩人爲中心，網羅了奧利維亞（Sidney Olivier）、瓦拉斯（Graham Wallas）、克拉克（William Clarke）、貝山特（Miss Annie Besant）、勃蘭德（Hubert Bland）諸重要的分子，社務日見進展，極一時之盛。他們都以冷靜的學究的態度，和新銳的批判的精神，共同來研究當時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因爲泛平社對社會改革，是以筆舌的言論來代替直接的行動爲主旨，所以他們都很切實的感覺着對人開口宣傳以前，或是進入實行以前，都有多讀多學的必要；於是，他們一方面認真讀了馬克思（Marx）、拉薩爾（Lassalle）、蒲魯東（Proudhon）、歐溫（Owen）諸著名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同時他們又細心研究斯密士（Smith）、李卡圖（Ricardo）、穆勒（Mill）、拉斯里（Chife Laslie）、慈茲（Cairnes）諸經濟學大

家的學說。再進一步，爲欲達到泛平社的專藉言論的效力，以喚起社會的輿論的宗旨，他們又發刊了一種泛平月刊，和寫了數百本小冊子的叢書，以期主義的普及。

因爲蕭和他的同志，對研究的工作，刻無停息；又因蕭以「偶像破壞者」的態度，和「疑問時代」的精神，指導着一切，所以他們對於舊來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學說，也漸漸懷疑起來了。於是大家便自由發揮了各個人的意見，努力於獨創的思想。這種「研究時代」的準備時期，是由一八八四年起繼續到一八八七年止；其結果，蕭和其他泛平社的人們，遂離開了馬克思的主義，背叛了歐溫，對其所提倡的溫情主義，抱着了敬遠的態度了。

於是，蕭和韋勃，便由李卡圖的經濟的立場，對馬克思和其一派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的演繹法，集中了批評；經過了一番細心研究了後，他們批評馬克思爲還不足當做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因馬克思以經濟學爲武器，去對付敵人。他又說馬克思的「價值論」只是一種不難攻破的謬見；並謂「階級鬭爭」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但是，蕭和其一派的人，正和「邊沁派」(Bentham)——即當時哲學的急進派，在其進展

的過程上，一旦反對了「羅梭主義」結局，又還原於「羅梭主義」的情勢一樣——因為實際上，「德模克拉西」(Democracy)的理論，無論是由「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演繹出來，還是由「功利主義」演繹出來，總是其為「德模克拉西」一點，本體上毫無甚麼差異。循着同這樣的軌路——蕭和其他泛平社的人們，也是出乎爾，反乎爾的：一旦反對了「馬克思主義」最後又回頭到「馬克斯主義」來。所以，其同為社會主義的一點，無論是由勞動價值的理論或是階級鬭爭的學說看來；或者是由工資或是集合的努力的理論想來，總是不見了重大差異的。

而且邊沁的實際的運動，是由「德模克拉西」的立場，對地主等的寡頭政治，直接反對的。和這種主義相同，蕭和其一派所提倡的所謂「泛平主義」(Fabianism)，也是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寡頭政治。又邊沁是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s)為口號的；和這一樣，蕭和他一派的泛平主義者，也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efficiency of the greatest number)做標語。

然則，所謂「泛平主義」的性質，究竟是怎樣？對這的解答，蕭於泛平論文集的四十週年紀念

號的序言，把「泛平主義」的性質和「馬克思主義」不同的點，由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面，很簡潔的說明其大要：

(一) 消極的方面——「泛平主義」完全反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鬭爭」和「勞動價值論」。

(二) 積極的方面——「泛平主義」主張天演的進化，徐漸的改革，合作的經濟，憲法治國；注重時代的需要，而不必遵守古板傳統的信條。

在保守主義的英國社會中，他們竟公然把「泛平主義」的性質，赤裸裸地發表出來；在當時，這種思想，固然被視為帶有革命性，遂惹起了許多國人的反對和批評。就是「馬克思正統派」也同樣受了刺戟；即在社中，如威爾斯，也因意見和蕭不對而起衝突，遂因此而退出泛平社。在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蕭和威爾斯兩人，爲了關於社務的政策，意見不同，竟在「愛沙士堂」公開了辯論，驚動了世界不少；結果，蕭得了勝利——這是泛平社史裏，最有饒趣的一段「插話」(episode)。

第四節 泛平主義的實際性

原來經濟學和社會學（這兩者都包含着社會主義）這種學問，是極其乾燥無味的；蕭卻能用他天賦幽默的才能，將那乾燥無味的學問，弄成了引人動聽，明顯曉解。當他在領導泛平社作社會主義的運動時，他的活動之灼熱的誠摯的，對羣衆實有激動的感化力。在有名的泛平社論文集的卷首，因為登載了他的最灌注心血的論文，竟引起了多數讀者的特別注意。有時他且駕着「大車」（cart），或是使人吹着「喇叭」（trumpet），親自跑到「海帝」公園或是大街上，去向民衆宣傳。這樣，他在室內和露天的講臺上，在報紙或是雜誌上，和在書本上，爲着普通人的命運的改良，爲着有利於一個更有智慧，更有人性的社會的政府的改良——這種稍有價值的宗旨，而作過無數的爭論；爲着覺醒自由的思想，和打破人類的幻覺與偏見，並且爲着宣傳社會主義的原理——這種緊要的問題，他也發過千萬次的議論。所以當時多少軟弱的宗旨，多少幼稚的綱領，卻大部分因爲受他的影響和鼓勵，都也猛起直追，堅強奮起來了。多少無望的社會計劃，和未來

主義的「烏托邦」(Utopian)的圖謀——從平等參政以至於共產主義，自泛平政策以至於獨立勞動黨——大部分都因了他的明智的指導，而加上「實際性」，而終於獲得了難以相信的結果。

上面曾經說過，泛平社的發達，實是出於蕭和韋勃兩人的功勞，所以這兩個人並稱為泛平社二大柱石；但是把兩人的對內對外活動，綜合並觀起來，則可以說蕭的功，實居在韋勃之上。即看蕭在泛平社中，所提倡的社會主義，還且有「蕭主義」(Shawism)的別稱，便可以明白了。

原來社會主義，由其性質和手段的差異，可分為數類。蕭在他的傑作——人與超人的第三幕的起頭，在西耳拉山中，一羣山賊會合的場面上，很巧妙地描寫出社會主義信仰的三種方式——即「理論的」、「空想的」、「實行的」三種。總是蕭所提倡的泛平主義不是屬於「空想的」、「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固然是極明顯的。在一八九六年的冬天，蕭在倫敦演講「社會主義的將來」的時候，他說：

「我這次的演講很短，只有四個字：我不知道！」

他這四個字裏面的含意，就是主張說：凡是提倡社會主義的人，應該力求實際的工作，不宜想走入非非，更不宜想等候現存的國家消滅了後，方纔要起始建設理想上的國家。所以泛平主義既沒有無政府主義的激烈的手段，也沒有威爾斯那樣的將來世界，空空洞洞。泛平主義，只是代表一種人生觀；有了固定的人生觀，方纔可以隨機應變的去動作。

根據上述的精神，蕭和泛平社的社員，都對直接迫在目前的社會問題的實在情狀，盡力宣傳，使其得普及於一般社會的民衆間；而在立法上或行政上，則努力於指示其改革的方法。蕭和其一派的人，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是由個人或階級的所有權，將土地和產業資本，解放爲欲建設得保障一般的利益的社會。他們不採用勞動者階級的革命運動，而主張由議會去解決一切。所以泛平社的社員，大多數都是想在政治上去活動的。

因爲蕭和他一派的人，主張依據議會主義，以求達到他們的社會改造；所以爲欲達到此目的，他們不得不送出同一主義的人到議會去，以期所抱的政策得以實現。那麼，政黨的組織，實爲必要；於是，產生了「勞動黨」。他們說：

「泛平社自初就是勞動黨的構成體；而凡爲該社的社員，同時就成爲勞動黨的黨員。」由是觀之，蕭和其一派的人，所提倡的泛平主義，可謂最具有「實際性」的社會主義了。

第五節 蕭的社會主義的要點

前面經已說過，蕭是社會主義的元勳，是泛平社的最高領導者；即對泛平社的人所主張的社會改造的思想，付以特色的，也是蕭這個社會主義者；所以所稱「泛平主義」的根本要點，大都和蕭的社會主義，沒有多大的出入。

關於蕭對社會問題的見解，在上面屢次介紹的他的作品——鰥夫之家、華倫夫人的職業、巴拉少校三本劇中，我們經已看得很清楚了。他的作品，除了這種社會問題劇而外，即於其他的戲劇，還是他的所有的評論和小說，凡是爲其背景或根底的思想，可說無一不是他的經濟學。而他的經濟學，如上所述，雖然和馬克思的經濟學，沒有一致；但是，同樣的，帶有極濃厚的社會主義的色彩，這點則爲衆人所公認的。依他的經濟學的見地，他確認了「現在的社會組織對資本家有利的，

而對勞動者不利的」這個事實。對這方面，他的特殊的見解，我們可從他的市營的常識（*The Common Sense of Municipal Trading*）和有識婦人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指南（*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這種的著作中，窺見其一斑。

他說有的事業是依榨取「地方稅納稅者」（*ratepayers*）而獲得莫大的利潤的——譬如船貨運搬業，便是這類事業的一種。這種事業，祇在船舶入港的時候，纔有了事做；那時候，就是用所謂「不定期勞動者」（*casual labourer*），以榨取利益。可是，不定期的勞動，可說是最不安定的生活；凡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人，因工作的有無，和收入的多寡，均不能按定的，所以每是養成了一種自暴自棄的性癖。若遇着沒有工作可做的時候，他們的生活，究竟要怎樣呢？這時候，他們大概都當做所謂「強壯的被救恤者」（*able-bodied paupers*），跑到依地方稅來經營的「養育院」（*workhouse*），受其養恤，以度生活。其間，因身體本是強壯，不能蟄居無事做，自然感覺着無聊；這時候，等到船來了，他們便跳出養育院，而到船上去工作。於是把所得的工錢，在花天酒地揮霍了淨

盡，然後再歸到養育院來休養。又且從事這種運搬業的人，受着傷害的危機的機會最多。但是經營這種事業的人，是沒有特別設立甚麼病院的；所以每遇着有受傷的工人，便立刻送到公立或是慈善團體的病院，受其醫治。這種工人中，能夠貯蓄些錢，購置一座房屋的人，可說是「罕有僅見」(extremely rare)的。

然而，經營這種事業的人，則都是賺得相當的利益；那末，這利益究從何處而來的好像是地方稅納稅者使他們賺得的——即因為有了養育院和病院這種公立或私立的設備，船貨運搬經營者，纔能夠應使容易將「不定期勞動者」拿來驅使。因為有了這種的間接的利益關係，所以莫怪經營船貨運搬業者，對病院這種方面的寄附，都是比別人為先的——乃為對維持自己的事業上，是必要的機關，而其設備費卻是欲使別人負擔的；所以經營船貨運搬業的人，自然不得不表示以「自隗始」的態度，先自捐款了多少，以為誘導他人的寄附的前驅。

上述的船貨運搬業而外，蕭舉着酒類釀造業，說這也是同樣受「地方稅納稅者」的庇蔭，而獲得暴利的事業之一。酒類釀造業怎樣好生意，和可得着莫大的利益，即觀在英國，凡是汎稱「The

「Trade」，就是指釀造業而言之一點，便可以明瞭了。那末，爲甚麼釀造業的利益是這樣好？因爲經營酒店的人，只知道從醉漢榨取了酒錢，得到了他們泥醉酩酊弄到七顛八倒的時候，便把這類東西，滾蛋到門外去；以後對這類醉漢所弄的把戲或是罪惡，乃至自己生病，遺毒子孫，或是弄到衣服襤褸，赤貧如洗的悽慘地步，這是和經營酒店的人，毫無關係的。對這類東西的善後和負擔，結果又是搬到地方稅納稅者身上。什麼養育院、癲狂院、警察、監獄……這種方面的經營的來源，都是地方稅納稅者所負擔的。而結果榨取最大利益的，不消說就是酒類釀造的人了。

對這樣生產與分配的不公道，蕭是反對最厲害的；所以他的社會主義的根本點，也是注重這方面。他是主張生產與分配的完全「社會化」，歸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他前年到日本時，「Pan Advertiser」的記者，曾提出美國財界的恐慌問題，叩詢他的意見時，他說：

「我沒會聽過了這樣好好的消息，銀行由個人的所有，而移做地方政府或是國家的所有，這是我不能勝額手贊成的。個人的銀行倒產，而官營的金融機關得發生出來，是最理想的。」

當時美國的財界，正起着恐慌，私人經營的銀行，倒閉的，爲數極多；因是銀行方面，發生了合同

的運動和移歸公營的問題。這種社會的現象，正是蕭所希求的；所以他對那個記者的回答，是把他的滿腔的贊意，表示出來。所以他的這個回答，也可以說是表現着的社會主義的中心思想了。

據他的意思，一社會的生產和交換，須要走了完全「社會化」的這個步驟，方纔可實行資產的平均。而蕭所謂生產的「社會化」，不是專指貨物生產而言，人口生產，也包含在內的。他說：

「每個兒童，都得教以人人要作經濟繁榮的模範，當作優良的公民，並且要充分的意識着自己對於社會所欠的債的這個基本的經濟原理——無論何人，假使消費了物品和勞績，而以自己的勞力生產了與他或她所消費的等價的東西出來，充作償還；那麼，他們的行為，影響着社會的損失，可當着一做賊對於社會施與的損耗一樣看。在任何誠實的國家裏，也是應當作爲一個賊而加以對待的，無論他或她的口袋，是裝滿了多少爲別人所掙來的金錢。」

蕭的意思，是說：「社會化」的國家養育兒童，就猶如對兒童預先放款的一樣。兒童的養育費，就好像是欠政府的債一般，等待兒童長大成人了後，政府就要拿着賬單，來向兒童討債；換句話說：兒童長大了後，就要替政府去服務工作。這樣，凡是債務能夠清還的人，就是守分的國民；不能清的

就是壞的國民；債務清還了後，而能有盈餘的人，纔可算是上等國民，優秀的分子。

所以，蕭主張凡是對於社會有貢獻的人，就應當得到平等的待遇——即對社會認真服務工作的人，都要有平等的分配，纔可算是合理的公道。在他的意思，以為英國的主教所得的薪金，與一個清道夫的薪金，應是一樣；又哲學家不得比泥水匠多得工資，因為他們各人的工作，對於社會，都是同樣的重要。

要之：蕭的社會主義的要點，是視社會上各人的收入的不平等，為一切政治、法律、經濟等等的社會平衡發生傾倒的因原；所以對這一點，他以一切「生產」和「交換手段」都由社會公衆管理，而把總收入平均分配於社會衆人，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

關於社會主義的將來，他說：「我相信社會主義，早晚必會普遍地實行於世界各國。雖革命的手段和步驟，各個國家，其所採取的方式，容或有所不同，但殊途同歸，至最後的終點，一定仍趨於一途，而成爲一水平線。」

第六節 蕭的金錢論

一般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金錢」大都認為是社會萬惡的根源；但是蕭對這問題，有了他特別的見解，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主義思想。他的主義的一個表現是：

「經濟是利用人生的最上技術，金錢的愛好，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他這種主義，在巴巴拉少校劇的序言裏，論得極其透澈，他說：

「社會一般的人，普通的愛錢——這是我們文化唯一的好現象，是我們社會良心唯一健全的地方。金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財富」是代表着康健、體力、信義、慷慨、美麗；猶如「貧窮」是代表着疾病、懦弱、恥辱、卑鄙、醜陋的一樣；這是天經地義，無可諱言的事實。財富還有最大的長處，就是金錢能使卑下的人身敗名裂，而使高上的人，膽壯心雄。只有一部分的人，求之不得，一部分的人，任意揮霍的時候，金錢纔是一種禍害。換句話說：只有在不合理的社會情形中，金錢纔是禍害的根源。因為金錢就是生活，猶如鈔票就是金錢；這樣，兩者是不能分離的，金錢就是在社會

上，分配生活的貨幣。公民的第一義務，就是要求可以容易拿到金錢。但是，在給四個人每人三「先令」做十時或十二時勞工的酬報，而給一個工作的人一千金鎊的時候，這種要求，是不能達到的。國民最需要的，不是改良風俗，較便宜的麵包、儉約、自由、學術文化、救濟妓女、勉勵青年；也不是三位一體的恩惠、慈愛與結連；國民所最需要的，只是金錢而已。我們所應攻擊的，不是罪惡、痛苦、貪污、神父、君主、民主、壟斷、愚昧、美酒、戰爭、災疫，也不是那些社會改良家犧牲的東西，我們所應攻擊的，便是貧窮這個「而已」。

因為蕭是一個社會諷刺評論家，所以他對社會事物的觀察，與「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不同，是在認清「現實」這一點。所以他對金錢的意見，可說句句都是中肯的。他不單以言論為滿意，對金錢的工用，且自己也盡力去享受。就這一點來看，他可說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了。他自己現在每年由賣文所收入的金錢，約有七八千金鎊（約合我國八九萬元），是一個生活極有餘裕的文人，富庶的社會主義者，他說：

「我沒有工夫去花錢，錢的功用，只是使我得到了安全，不受經濟的壓迫罷了。假使果然社

「會能替我做到這兩件工作，我就立刻把我的錢財，擲出窗外去。」

第七節 蕭的女性觀

由廣義的社會主義上來說，所謂社會問題，是應該包含着許多問題——經濟、婦女、思想、教化、宗教、政治等問題；但是一般社會主義者，所稱的社會問題，卻偏重於經濟問題和婦女問題二項。本書這裏循着例，也把經濟問題和婦女問題兩件事，便宜上特別地編入在這章裏頭。經濟問題中，關於「金錢」的一項，蕭所抱的見解怎樣？在上節已介紹過了；現在再來看他的女性觀，究竟是怎樣呢？

「維多利亞」朝，是一個崇尚虛偽和因循姑息的時代，在那時候，唯有禮貌和高顯，是被尊重的；因為受着時代的環境的影響，所以蕭以前的作劇家——如莎士比亞等，在戲劇中所表現的女人，也盡是些高顯而美麗的一朵玫瑰花般的公主們。但在被稱爲「偶像破壞者」的蕭的處女作——繆夫之家出現，劇中的名叫布蘭許的這位姑娘，卻不是像從前那樣的柔順，而是一個動了火，

便開手勒着女僕的頸項，扯着女僕頭髮的潑女人。這種把女人的性格，赤裸裸地搬到舞臺上來的，確要算以蕭爲元祖了。

其次，在華倫夫人的職業中，出現的女人，名叫做薇薇，是一位好學的姑娘。她應劍橋大學的名譽考試，而得了獎賞。但是她爲甚麼要那樣拚命用功，這卻不是因爲她要誇耀着自己的才能，也不是爲了好玩或是虛榮；而是爲了想得到獎金。她絲毫也沒有像普通的小姐那樣，抱着淺薄的感傷主義和浪漫的空想。從她的眼睛裏看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受着金錢這種東西的支配；所以女性若非有凝視「現實」的大勇敢心，和徹底的覺悟，是斷不能和男性一樣，站在生存競爭的同一戰線的。據蕭的意見，薇薇這個女性，就是向新生活，建設途上的女性之新型。

對於女性的解放，他不但以爲須要具有上述的勇敢的精神和經濟的觀念；並且說爲要使女權提高，女性本身非具有一種將近無情的理智不可。在他的好迷者劇中，出現的女性，都是以提高女權爲綱領的「易卜生俱樂部」的會員；倘若有人要加入這個俱樂部，其第一條件，是要有「不像一個女人」的資格，尤其是急進黨的西爾維亞這個女性，即使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也是沒有

流一滴的眼淚的。

這樣，對女性解放的問題，他的主張，雖然有些過火的地方，總是對女子經濟的獨立和男女勞工收入之平等，確是他主張的中心。看他所作的有識婦人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指南那本書，書名特別冠以“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爲知識階級的婦女而作」數個字，便可以知道他對婦女問題，是特別注意的。

他雖然是獎勵女性對金錢的獲得，以期達到經濟的獨立，但是對於不事正業的婦女，他是極端反對的。他說：

「我在蘇俄，有過一次經驗。在蘇俄時，我已看慣了以自己工作供養自己的婦女——有專行的婦女，勞工的婦女，各種努力於正業的婦女。但是，我過境到波蘭時，我又看見粉黛妖豔的女人——打扮給人家看的女人。喝！我幾乎要喊巡警！」

娼妓這種職業的存在，確是社會的病態之一。而婦女們跑到這條最後的途徑——賣笑的行为——以求生活，大部分以上的人確也是被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驅迫的；總是，無論如何，對這

種不事正業的婦女的存生，蕭是反對最力的。他在華倫夫人的職業劇中，即將這個問題，討論到過很詳細，又極其嚴厲。

蕭對婦女問題的態度，和他的女性觀，雖然有了上述那種的主張；又有一次，他對人問他：「蕭先生，你戲劇中的女人，豈不是一種『能招待男人而讓他們自由工作』的婦人嗎？」這種話時，他回答道：

「你得承認從有戲劇以來，我的戲劇中的女人，最先能活躍地有人性地出現於戲臺上，不是嗎？」

他的話，雖然是這樣說，但是他的女性觀是和金錢論一樣的，也含有他的特殊的見解；尤其是，對家庭中的女性，他是有特別要求的。他到香港時，曾對記者說：

「家庭中的女性，是一種的奴隸；家庭中的男性，是專制者；於是，女性愈愛跳出家庭，男性則愈愛蟄居於家庭裏。」

這自然是表現他對於造成這樣不公平的家庭制度的社會組織的不滿；但是一面，也可以視

做他對這種事實，表示多少贊成的意思。因為事實上他對女性，大不像歐、美一般的男子那樣的盲目的尊敬。他在滬赴「筆會」的歡迎，會罷欲歸時，他走到了門口，回頭招呼，向男女賓客說：

「我向諸位先生們告辭了！」

他更把這會裏還有幾位太太小姐們都忘掉了。又他來華時，曾對人說過：

「我原來是不很愛旅行的，因為旅行，除和女人同伴而外，是極無味的。」

由是，可見他的尊重女性，是有特別作用的，有着程度的……其實，他的理想的婦人，便是能招待男人，而且又能讓男人自由工作自由行動的女性。他的這種思想，不消說，是受着他的夫人的影響的；因為他的夫人，對他是個最善守婦道的女性……體貼了他的心，不似一般歐、美的婦女，把丈夫的整天的時間占領去，是反而能提供全部的，給她的丈夫去努力工作的。要之：蕭的「女性觀」和他的「金錢論」一樣，同是異乎別的社會主義者所主張——是帶有特殊的色彩的。

第八節 蕭關於社會主義的重要著作

前面已經說過，蕭是個社會評論家，社會主義的作劇家，所以關於社會主義這方面的著作，自然是很多的。又在英國稱爲最大的最著名的社會主義團體——「泛平社」，這也是以蕭等一二人為中心而發達，所以泛平社爲了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而發刊的論文集，大部分爲蕭所執筆而成的，這也是當然的事。如：

泛平社宣言書 (Fabian Tract, "Manifests") 和 Fabian Essays, "The Transition" and "The Economic Basis of Socialism"富家翁的社會主義 (Fabian Tract, "Socialism of Millionaires") 泛平主義和帝國 (Fabianism and The Empire: Manifests by Fabian Society)。

此外整個成書的重要著作，有下列的數種：

不可能的無政府主義 (The Impossibilities of Anarchism) 社會主義的幻想 (The Illusions of Socialism) 市營的常識 (The Common Sense of Municipal Trading) 社會主義和超等的頭腦 (Socialism and Superior Brains) 有識婦人的社會主義和資本

主義的指南 (The Intelligent Wome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其中有識婦人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指南一書，是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共有五百頁；這書是蕭討論社會主義的問題，最詳細最透徹的著作。出版的那年，恰是英格蘭全國女子第一次獲得選舉權；又勞工黨那年也當局執政——這或許是受着蕭這部書的影響，也未可定。

其他，即如蕭的劇本——繆夫之家、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和人與超人諸書，也沒有一本不是他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想的表現。

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宣傳，是最熱心的；他一生中，凡關於社會問題的小冊子，或是演講集等，例不取資，於此可見他對社會主義的宣傳是怎樣的熱心了。

第六章 社會評論（其一）

第一節 文明論

一般的諷刺文學，是由兩種成分而成的——一種是「智」的成分，一種是「情」的成分。「智」的成分，是作者的人生觀，作者對於社會、政治、教育、宗教等等的見解。蕭既然是一個最富於機智，最富於 Paradox 的諷刺家，所以他的言論，也是這樣，涉及社會的各方面——凡百事物，都是他的言論的對象；同時，對社會的批評，也是很多。

關於社會主義方面的蕭的見解和批評，我們已經於前章研究了一下；在這裏再看看他對於社會各種問題的主張是怎樣？至於他的人生觀和關於戀愛問題的見解，則讓着下面再述罷。

蕭是一個文明批評家，所以我們要先看他對這人類社會根本問題——「文明」怎樣批評；

他說：

「近代人類所努力而成的文明，不是「生」之力；反而是「破壞」——是「死」之力。」
他在人與超人第三幕中，借着惡魔的口舌，這樣的說出：

「倫敦有一個工人死了，他剩下子女七人，和十七鎊錢。而他的妻，卻把這些錢，全部用在他的丈夫的喪事。第二天，她帶着子女，跑進養育院去；對於活的子女，她連七片的金錢也不留下。這樣，不顧生者，而傾盡家財，把全力去替死者營爲，便是近代文明的象徵。」

惡魔又說：

「人類在關於「生」的技術方面，可說並沒有發明什麼；可是在關於「死」的技術方面，則人類簡直勝過了大自然。藉着科學和機械的力量，所殺的，和因疫症飢饉等天災而死的人，總和起來的數，是差不多的……一旦遇要殺戮時，所用的機械，實在是精巧極了；可是關於和平的技術，人類簡直是愚笨的東西……我也看見劣拙的打字機，重笨的火車頭，沒有意思的自轉車；但是這些東西，拿來和機關鎗，潛水艇，水雷艇等比較一下，簡直是玩具。」

他在日本的時候，對於「近代文明」也有這樣批評：

“Civilization is a disease produced by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societies so with rotten material……The imagination cannot conceive a viler criminal than he who should build another London like the present one, nor a great benefactor than he who should destroy it.”

他對這樣爲「死」爲「破壞」而創造的文明，是極端反對，痛罵最力的；以爲生在這種所謂文明國的人，是一種可憐蟲！在第三章第六節裏頭，也已經說過：他前回環遊世界了後，對於所謂「文明國」和「非文明國」的區別，得了更明瞭的概念。他漫遊全球回到倫敦時的感想——住在文明國的人們，極其不幸，而在非文明國的人們卻是舒適安樂——已足夠給我們吟味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所謂文明國，有許多「死」的文明，煩擾人們的精神，壓迫人們的生活，殺戮人們的生命；這些東西，在愈沒有所稱的文明的國裏，則也愈沒有存在，所以生活還是比較的舒服而安樂。蕭雖然對現今所稱文明國的文明，說了這樣諷刺話；但是那一國是文明國？那一國是非文

明國這點，他卻未曾具體的指示出來。

第二節 自由論

現在讓我們來觀看蕭的「自由論」；他前年來滬時，在「不列顛」皇后號輪上，與孫中山夫人的談話中，蕭曾轉述過與他同遊蘇俄的亞斯脫（Astor）夫人，在一個合作農場，和由美國移民來的農工的對話：

「你從那裏來的？」

「我是從馬賽住蘇斯（Massachusetts）來的。」

「你爲什麼離開美國來到這個壞的地方呢？」

「因爲我要自由，我要言論自由。」

蕭是個極端的自由論者。像美國的地方，一般的人們都是稱她爲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凡是人家認爲是這樣的，蕭偏要說不是這樣，這是他的諷刺的方法，批評的態度。所以對美國，他偏說她

是「不自由的鄉下老的國家」；從前他是表示不願前往的，而他向來不去美國的理由，他也曾說過：

「美國是最無個人自由，人人都是奴隸的地方。」
他又說：

「我不願看紐育港口自由神的銅像，我是俳謔大家，但是好俳謔，還沒有達到這種程度。」
這是他諷刺着美國的自由的話；關於英國和其他各國的自由制度或是言論自由，他所下的批評，都是句句中肯的。關於英國，他說：

「不列顛給印度人一種用陪審官的自由審判，要是陪審官赦免了罪犯，裁判官便推翻了原判決，再判送入獄，這便叫做不列顛的自由制度。」

關於日本的言論自由的問題，他對着茂木惣兵衛所說的在日本，社會主義在合法的運動時，是無被警察取締的憂慮——這話，笑答說：

「那麼，由這看來，在日本言論自由這一點，似比意大利較見尊重。」

意大利在墨索利尼的棒喝主義統治之下，言論的自由，幾乎剝奪殆盡，可說是全無自由的；而蕭故意拿意大利來比較，其真意是那裏，不用再加說明了。因為那種的國家裏，自然他也不得不像以這樣的程度，諷刺一下罷！

在中國，言論的自由，可說是比日本好得多，但是蕭也譏笑了不得。他在滬時，和孫中山夫人對話的一節，如下：

孫夫人：「在中國，言論的機關，是非常馴服的。國民黨所發的新聞，說我是中央委員，或是說我說這樣，我說那樣；或是說，我跟反動軍閥同行，或是我是在這個委員會，在那個委員會。當我否認時，他們便命令報紙不許登載。」

蕭：「自然，他們一定是這樣做的，他們當不起讓人家知道你的主張。」

各國中，他說只有蘇俄一國，可說言論是有自由的：

「僅僅少數人，可以有權說幾句話，這不是言論自由；真正有價值的言論自由，或是「德模克拉西」(democracy)，應當是在工人農夫受傷時，有着喊痛的自由，和要求改良傷害他們的

條件的自由，這便是在蘇俄所有的自由。」

第三節 人物評

蕭的品評人物，也是和普通人的觀察不同，有他特殊的見解。他無論對於古來人家怎樣尊敬或崇拜的英雄，或是現在人家怎樣欽仰推稱的偉人，也是用他的「偶像破壞者」的態度，來觀察和批評——就是開手先把他們看不起，然後盡力吹毛求疵來搜刮對象的人物的缺點。所以凡是經過蕭所批評過的自來稱為英雄偉人的人物，都是變成另一種的東西出來。

他是個否定英雄主義的人。武器與人一劇，就是他嘲笑戰爭之浪漫的英雄主義的作品（參看第四章第九節）。凱撒和克雷奧佩特拉、運命的人、安德洛克雷斯和獅子、索內特的黑美人諸劇中，隨處都可發見他的否定英雄主義的思想。

(一) 拿破崙 (Napoleon)

在蕭的運命的人的劇中，出現來的拿破崙，不過是一個知道戰術，而具有明敏的頭腦，和善

於計算的事務家——一個狡猾的利己主義者而已；也不是像世人想像的那麼偉大的英雄，也不是天才的人。

(一) 愷撒 (Caesar)

蕭在愷撒和克雷奧佩特拉劇中，描寫着愷撒，說他和拿破崙一樣，不過是一個工於計算的事務家，並不是如普通人所想那樣偉大，那樣的超人；簡直說來，也是一個狡猾利己主義者罷了！蕭又在安德洛克雷斯和獅子劇中，表現着見了獅子，嚇得發抖的羅馬皇帝。

(二)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在索內特的黑美人 (The Dark Lady of Sonnets) 劇中，蕭描寫普通人相信爲天才的莎士比亞。他以嘲笑的語氣，說莎士比亞不過是一個記憶力極遲鈍的作家。祇曉得在和人說話的時候，從說話對手的人於無意中說出來的美詞麗句，一句一句抄寫起來，做了自己的東西罷了。——所有莎士比亞的詩的表現中，凡能够使人稱讚的名句，無一不是從他人抄襲而集大成的。蕭的罵莎士比亞，是一件很有名的事（參看第二章第八節）。

(四) 馬克思 (Marx)

在英國最先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人，就是蕭；而蕭的思想能夠傾向到了社會主義，馬克思可說是最重要的先驅者的一人；所以蕭對於馬克思比較的還有些客氣的地方。他說：「馬克思雖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然而並不是經濟學家，何以呢？因為他是以經濟爲武器，來對抗敵人的原故；馬克思的價值論，只是一種不難攻破的謬見。」

(五) 易卜生 (Ibsen)

蕭一生中，最尊崇的人，就是易卜生。當他把易卜生和莎士比亞二者比較觀看的時候，稱讚易卜生的言詞猶爲顯揚（參看第二章第八節）。他的稱揚易卜生的理由：就是根據他批評的祕訣——凡是向來人們以爲是不對的，他都以爲是對——這一條的原則。因爲當時易卜生的作風，不但在英國受人排斥，即在歐洲大陸也是遭着同樣的壓迫；所以蕭特別把他推尊起來。他說：「易卜生是一個卓越的偉大的思想家，而其偉大性是在他將近代人對於知識的精神的壓迫之苦悶，以寫實的文筆描寫出來；而對於這虛偽惡俗的時代之道德武器，大加以抨擊。」

(六) 瓦雷拉 (De Valera)

上面所述的，都是對過去的人物的批評；他的批評當代人物，也是一樣的嚴酷。瓦雷拉 (De Valera) 是個現在愛爾蘭的領袖。主張獨立最激烈的愛國運動者，也可以說是蕭的祖國的偉人。但是他對這個熱烈的主張獨立運動的瓦雷拉的批評是這樣：「據說瓦雷拉是菲律賓人遷家到愛爾蘭的。何以見得呢？因為不是菲律賓的人，不會那樣激烈地主張獨立運動。瓦雷拉開了半天，並沒有把愛爾蘭弄好。」

(七) 列寧夫人 (Mrs Lenin)

蕭遊蘇俄時，雖經過了莫斯科的官吏的再三推辭，但是他總堅決地定要會見列寧夫人——即克魯勃斯蓋亞；終局，他達到了目的會見她。蕭來華時，曾對孫中山夫人說：「列寧夫人是個極可愛的溫和老婦，一副特異的蒙古種面孔——高顴骨；我平生所見最有意義的婦人之一。」

(八) 史達林 (Stalin)

蕭在蘇俄會晤史達林的時候，史達林稱蕭為「最先輩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蕭也很高

與，對史達林特別表示着好意。他說對於史達林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覺得他是個美男子——棕色的眼睛，一個「喬治」時代的人——很是要好的。他又說：「史達林有一種軍人氣概，嚴整的制服不加以一點的裝飾，一件上衣鈕扣直到喉際，軍裝的鈕扣上面用布罩着。你再往下一看——稍爲胖點，你覺他很像主教。」

「史達林是個最容許人家說話的人，你可以盡量講出來，他始終不響不動，祇是靜聽；等你說完了後，他纔很謙遜的先問着：『你若是不反對，我願意說幾句話。』然後說出他所須說的話。他對於理論，似乎不甚注意，而是一個最重實際的切實的人。用實驗的方法來求問題的解決，凡是成功的計劃，他便叫做「馬克思主義。」他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一個機會主義者；所謂機會主義者，是指他在星期一試驗一種計劃，假使仍不行，星期三再試一種。他注重目的，不注重理論；他要達到目的，是不擇手段的。但是結果他終於達到。」

(九) 高爾基 (Gorkii)

蕭來滬在孫夫人宅談話時，說他在蘇俄也見了高爾基：

「高爾基是一個瘦的耆老，一個著作家。他所有器具都在窗裏，在他的書裏。我在二十年前讀過他的夜宿（又譯做夜店或是沉淵（The Lower Depth））與其他的劇本。」前年蘇俄的人們，在祝高爾基文壇生活四十週年紀念時，蕭也拍了一篇長逾千言的電報，去祝賀他；電文裏面，充滿着對高爾基備極尊崇的話。

（十）帕得勒夫斯岐（Paderewski）

蕭在一八九三年批評著名的音樂家帕得勒夫斯岐，說他不過是一個Weak的第二流的作品曲家；但是蕭卻也承認帕得勒夫斯岐是個在那時候活的鋼琴家的最偉大的人物。茲把他批評的原文，錄抄於下：

‘I had rather see Paderewski in his next composition for orchestra drop the piano altogether. It's the one instrument he does not understand as a composer, exactly because he understands it so well as an executant’.

這就是說：帕得勒夫斯岐是個專門彈鋼琴的人，對這種樂器因過於明瞭，所以就是關於鋼

琴這方面的作曲，他不配做的；除了鋼琴而外，關於其他方面的作曲，他都可以幹得到的。

(註) Tchaikowski 所作的 "Minute in G" 這曲，是凡稍有弄過音樂的人都知道的名曲。傳稱他僅僅三歲時，便已經起手學琴。歐戰後，他也做了新興國波蘭的第一任國務總理。

(11) 甘地 (Gandhi)

前年蕭漫遊世界，路過印度時，對該地報館記者，所詢問關於甘地的人物觀，他答復道：

「據說，甘地在最近，看了印度一般的同胞對他的同情和擁護，不甚熱烈，因而欲表示他惟一死以謝國人的誠忱，竟然實行了絕食；他的這種心境，我全然不理解的。如果我得有機會晤見了甘地，我一定勸他千萬不要取這下策。因為凡是受着世間所尊崇的人物，斷無自己殺害自己的道理；反要把許多的人衆殺掉方是。所以甘地最好是把他的黨員六百萬拿來做犧牲，如果這樣做去，甘地的偉大，一定加倍宣揚。那時候，再來主張他的主義，一定會受世人相信容納的。現在他所採取的那種「非武力」「無抵抗」的主義，實在是不對的。怎樣說呢？因為凡可稱為「人」這東西，即使他所有的武器，全然被剝奪淨盡；但是這個稱為「人」的東西，如果他真意要來抵

抗，無論條件怎樣壞，都可以抵抗的——因為我們的兩拳也可以抵抗着一切……總是，無論怎樣說，甘地確實是個偉大的人物；是五六百年來，產生出來唯一的一個人物。」

(一) 孫中山夫人。

前年蕭所乘漫遊船，由香港啓旋來滬時，曾先打電給中山夫人云：「將造訪。」及輪抵吳淞，孫夫人以蕭年高且初次來華，特地親自登輪往訪。那時候，蕭謂過滬本無意登岸，僅欲一晤孫夫人，今既得見，便擬留船休息；後來卻也登岸一遊。在沒登岸以前，蕭和孫夫人談到了各種問題；他問孫夫人在國民黨的地位怎樣，孫夫人答他，謂：一點也沒有關係——自從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統一戰線在漢口破裂以後，她就脫離了國民黨出國。嗣後她跟他們一點也沒關係。蕭聽了後，說：

「你是‘enfant terrible’」

就是說，孫夫人是個說話真令人難堪的小孩！

(二) 羅斯福 (Roosevelt)

蕭到檀香山時，正恰是美國民主黨的羅斯福當選爲新大總統，就職的時候；於是，蕭批評羅斯福說：

「他就職時的勇氣和威勢，實在真是壯嚴極了！但是，結局，他和前任大總統胡佛一樣，也許是不配做甚麼事。」

(一四) 希特勒 (Hitler)

蕭在美國時，有人問他對於希特勒的意見怎樣？「我不知道希特勒將要幹出些什麼來。」蕭回答說，「德國人民正在試察希特勒，正如美國人正在試察羅斯福一樣。在四年之內，我將可以告訴大家關於他們的事情。但是各國的專權者都是一樣的東西，沒有他們是不行的。」

第四節 教育論

有一次，一個女記者，曾問過蕭說：

「假使你現在能够重復過着你幼年時代的學校生活，你肯從新進入學校，去過那同樣的

學校生活嗎？」

蕭聽了這話，很不快意，反詰問道：

「你想看凡是一個人，被法庭判決了有罪，去做苦工，經已受難了後，這個人再肯重新做一番嗎？」

他又說：

「世間的兒童，凡是被稱為愛學校的好學生，都是那些畏父母比怕師長還要厲害的兒童。若說到我自身呢？老實說來，在學校的時候，是用堅決的怠惰，來救了我的頭腦；所以僥倖未致損壞。我是絕對不肯去死記那些只備應考的東西，因為急欲保全我的腦筋的機能，我在課堂裏，上地理這學科的時候，就把一本小说放在地理課本下面，實行着偷看。」

這個女記者，聽了他這樣把學校教育痛罵一頓了後，接着又問道：

「近世的學校，對於兒童方面的自由，是否比從前那樣訓練好些？」

蕭答道：

「這個我卻不知道，不過我從前所進過的學校裏，既無所謂自由，亦無所謂訓練；他們只叫你死讀他們所教的東西，只叫你乖乖靜坐，倘若你不照他們的命令去做，他們就打了你幾下，強迫着你那樣做。」

這個勇敢的女記者，不因爲他的攻擊痛罵着學校教育太厲害，而有所畏卻；臨走的時候，還叮嚀地問他一句：

「那末，照你看來，現在國家費了莫大的金錢，實施這教育，能夠希望得到什麼效果嗎？」

蕭也不厭煩的回答道：

「照着現在的情形，所能希望得到的結果——就是道德和智慧의 萎靡和不振，加上了文字和語言的鄙陋盲塞，即使要實施一種合理的真誠的適合於實用的教育制度，也許在一二代之後，纔能希望全國受到真正的教育。」

蕭對於教育的意見是怎樣？這點，看上面他和女記者的問答，已經可以明白了；但是，蕭最所排斥的，實是「學校」這個機關。他在香港大學演講的一段說：「余意世界文化的破壞，半由半受教

育的人，而全受教育的人，實竟其功。」

原來，學校是蕭的兒童時代的最討厭的經驗之一。他對人家常說，他幼時所入的學校，沒有給他什麼好處，他在學校沒有學着甚麼，而反受了其他多量的傷害。他直到現今還自己奇怪着，為什麼他不曾堅決拒絕入學。

他憎惡學校，是因為那時的學校似乎有一樣可憎的目標——那就是在當時的學校裏，除了「拉丁文」和「希臘文」而外，其他的學問，概是不教的。他說：

「所謂教育者，祇灌注凱撒（Caesar）和霍拉司（Horace）到年輕的腦筋裏去，這樣，怎能使他們於這種練習上，得着精神的審美觀念和對於社會的認識？」

又依照他的判斷，學校教育，犯了最大的毛病，就是想去「模塑」兒童。他反對這個方法，說道：「一個兒童，仍然可以被擊打，被減食，被過食，被學校功課而過勞，或者不然，則被嬌愛，被炫示，被忽略，被玩弄，被作成了宗教的、道德的、實驗之題目，被否定了思想與行爲之一切自由，以至於無可救藥。」

這樣，學校教育已不能使他信仰，而一般父母家長方面，對於教育他們的兒女的心理，又多沒見深切的欲求。據他的觀察，大部分的人，多是爲着一種祇想脫離兒童的喧鬧之純然自私的念頭，把兒童送去學校的；換句話說：世上一般父母，送他們的兒童入學，顯然的目的，是可以在一日的大部分時間內，脫離他們的兒童，好使兒童不至於在家煩擾他們。因爲蕭看透了這點事情，所以他對學校教育的疑念，也愈加增進了。

他對於學校工作與學校課本的憎恨，是不忍耐的，不可和解的。後來，有一次，當他的出版者被另一出版公司請求，允許在一部預備爲中等學校中級課程用的書本裏，採用他的劇本聖佐安的第三幕；他的出版者就來向他商量，可是他爆烈似的回答道：

「不，對於那些無論現在，或者將來，想用我的著作爲課本，使我被憎恨，如同莎士比亞之被憎恨一般，我立刻下了我永遠的咒詛。我的劇本，並不是作爲折磨之工具而被設計出來的。一切垂涎於我的劇本的學校，都聽取這個回答，並且不會再有其他的回答。」

「牛津」和「劍橋」是英國中最有名的大學。因爲這兩個大學是最貴族的資本主義的學

校，所以蕭排斥了特別厲害。他在英國許多的大學裏，都有演講過，但卻一律拒絕了這兩校的聘請。他堅持地主張着這種大學是過時的，不值得保存的；他說：

「對付這種無可尊敬的學校……不管牠們的建築怎樣美麗……惟一的方法，就是將牠們剷平；而在根基上面，撒上鹽粒。」

原來，撒佈鹽粒，是英人用以關邪的一種習慣；蕭的主張用這種方法以來對付「牛津」和「劍橋」，是表示他對於這種大學，極端憎恨的意思。由他看來，「牛津」這種大學的教育，祇能毀壞那不知抵抗和不知冷靜地估價的這班大學生——他們只知道些很可疑的思想方法，他們是製造極可疑而常錯誤的生命的解釋者——的智慧。

有一次，英國的「曼哲斯特」(Manchester)大學，想延聘蕭為戲劇教授時，他對該大學謝絕的理由，是極簡單，即：「我是實行家，而非教授。」

「耶魯」(Yale)大學，是美國著名的大學之一，也是文化先驅者之一。一九二二年因為這大學將開設近代戲劇與當代戲劇的講座，這時候，蕭伯納評傳的著者亨德生，因為崇拜蕭的關係，

特別提議請蕭將他的劇本原稿，送一份給「耶魯」大學，但是他輕薄地回答道：

「我實在不知道有甚麼東西，可以送給耶魯博物院，除非他們會高興一雙破舊的皮鞋。」

這樣看來，他對「大學教育」也是抱同一的憎恨。據他的意見，現代所稱做大學教育，就是「死讀」代「經驗」，以「文學」代「生活」，以「幻想」與「過時」代「實在」與「現今」的教育——他是極端反對而排斥的。

因為他的早期的對於大學之反感，引起了他的對於這同一問題的最近的表白，也仍是如舊不變，他說：

「我是完全沒有和大學理想主義相接觸的。當這種理想主義，日後到達我面前時，我認識了在我的兒童時代，我說了多麼無知的話；但是當我更進一步而知道了這種理想主義，從來沒曾在我們的學校和大學裏面實現過去，其作用祇是在為我們的制度做成奴隸兒童，愚化成人，的面具與餌食。我的結論，則仍然是：我的無知，不是偶然的；而且對於我並非無益；直到現在，我沒有改變過我的觀念。」

前年他在香港大學演講的一節，如下：

「我素不重視大學教育，而且常常以爲世界的大學，應該根本剷除。大學教育祇足以發展機械的思想，非文化所需要……大學教育，往往養成矯揉的心思，而不知培養本然的心思，以發展學生的創造力。」

他對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太多，而都沒有事做，也表示同情，他說：

「這一般可憐蟲，不知道進了大學以後，就是好人，也要變成癡子！」

這樣，蕭認學校是根本上沒有對個性或天才發展上，有所幫助的；所以他主張用革命的方法，來求學問。

對於兒童教育的精神，他主張要這樣的：

「要在於養成一種經濟繁榮的模範和優良的公民，並且使他們充分地意識着他們對社會所欠的負擔（參看第五章第五節）——就是要製造生產的人物。」

對於大學教育的精神呢？他在香港大學演講的一段，是這樣：

「文化所需要的，是創造精神……所以大學的學生，不要僅僅死記從大學課本裏所得的學問，而要把學問的精義，終身實行。所以應該時時和師長質難，更進一層；深求各師長所不同的點，則真義自見。求學之道，在善用組織法，以求真學問的真價值。

蕭曾舉馬克思的例，來說教育貴在讀活書，和求有價值的實學問，他說：

「馬克思不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但仍然不失其爲能人及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的房子，不生火，他會跑到英國博物館去取暖。他請了一個管家，但是他從未付過他的辛金（此指馬克思的妻。）這種聰明，一般大學生，焉能望其項背？」

在教育上，正如其他一切的問題一樣，蕭是一個革命者——他要把學生和教師對調起來。他又提議過，對學生們，與其令他們無論願意與否，去接受課諸他們頭上的形式的課程，倒不如令他們自己去找出他們自己願意的那種教育；照這樣做去，所收得的效果一定很大。近來各國諸大學，均有寬大的選修制的施行，這也是不外乎此旨。

第五節 宗教觀

蕭的家族，是屬於愛爾蘭監理教會的，是屬於新教之一種。因蕭生出時，正是新舊兩教混雜的時代，所以他自少對於宗教，已不見甚麼歸依了。據傳記的所載，他十歲的時候，已不到教堂去禮拜。又當他十四歲畢業了「衛斯理」聯合學校，在鄉里杜百令地產公司服務時，有美國著名牧師二人來此地傳教。蕭聽了他們的傳教了後，便起了反抗心，疾聲大呼說道：

「他們所說的若是基督教義，那末，我定要做無神論者。」

在這時，他又寫了攻擊宗教的一封信，載諸公開的意見（Public Opinion）雜誌上，極力主張着無神論。這是他的充滿着反宗教反教會的感情的文字的第一篇。當時他和傳教師的對話的一節，是這樣的：

傳教師：「既然有一個宇宙，當然有一個造宇宙的人。」

蕭：「既然有一個造宇宙的人，自然有一個造這造宇宙的人的人。」

傳教師：「不錯，我承認，而且我承認還可照此推起去，以致於無窮。不過無窮數的創造者，是不可思考的；那末，爲什麼就固定一個創造者，不再往前進呢？這不比較容易，而且解決了你的理論上的困難嗎？」

蕭：「若要容易的話，我相信宇宙是自己造的好了。因爲宇宙總有這麼一個東西存在，叫我容易相信。至於你的神，我總沒有見過啊！」

他不但主張無神論，即對於「上帝」也極渺視的：當他二十三歲時，有一次，會和同輩的朋友們，談論宗教；其中一個朋友，敘述着有一個人，無意中，嘲弄了一個傳道會，過後這人因毀罵上帝，而受了雷擊的故事。這時候，在座的青年們，當然有一部分不信這話的人，但是也不敢公然反對，祇消極的表示着不信的神氣，大家辯論敷衍了一回而已。最後，有一個說當日主張無神論最激烈的人——勃拉特勞夫（Charles Bradlaugh）這人，曾在公衆的面前，拿出錶來，叫上帝若認主張無神論的人爲不對，就在五分鐘內把他擊死。在座的反對論者，便極力辯駁沒有這回事；又說勃拉特勞夫本人也曾否認過的。在這時候，蕭因看了雙方辯論的無意義，於是便也做勃拉特勞夫拿出錶

來，沈着地說：

「我的意見，正和勃拉特勞夫的無神論相近，所以他既然沒有實驗過，我來替他實驗罷！」因爲肅認勃拉特勞夫的這個方法，是最合科學的實驗法，可以實驗主張無神的人，有沒有應該受肉體上的危險的事實？所以他敢大膽的這樣做去。接着他又說：

「我的這個毀謗上帝的話，雖然沒有正式的說出，但是我心裏，總是已起了這個念頭的；所以神要降罰的話，不應該因我表面上沒有說出，就有增減了。」

退一步說，假定他不反對「上帝」的存在，他總不承認上帝祇限於「一個」；也不相信上帝是完全的。他說：

「世界上祇有一位上帝，這是耶穌教徒騙人的話。人類自有史以來，不知道遇了多少的上帝；而且所謂上帝又是後來居上，一個比一個強的。這樣雖然產生了無數的上帝，直到了現在，總是沒有一個上帝是完全無缺的。」

上帝怎樣無一個完全無缺的呢？對這點，他的說明是這樣：

「因為無論那一個上帝，都有弱點；而且後來的上帝，除有了本身的弱點而外，還要將接前上帝的弱點，完全承繼下去，所以每況愈下。」

這就是說：所謂上帝，不是全智全能的神了。有一次，當他在羣衆的面前，演講宗教的問題時，他大聲說道：

「諸位，我這話並不是有意要開罪你們，但是請你們互相環視一下，想一想，假若上帝有能力把你們造好一點，他能夠讓你們是這個樣子嗎？」

蕭對上帝的觀念，既然是這樣，所以他對耶穌個人做了「基督」自稱爲上帝之子，能復活昇天等等傳說，是絕對排斥，不能承認的。他對耶穌的觀察，包含有特異的見解：他不相信耶穌的性格是溫良的；卻是他以爲慈悲的、人道的、悲壯的、哲學的，這類的字樣，都可以送給耶穌。他說：

「稱耶穌爲溫良、謙虛而柔弱，這是卑鄙的近代假托，在福音書中，不見有甚麼的根據。」

他在安德洛克雷斯和獅子的序言中，很大膽的稱耶穌是革命的理學家，是共產公妻主義的始祖。他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把耶穌的教訓下了一種新的解釋，概括做了四條，其第二條是：

「廢除產業，併入公家。你的工作應全脫離酬勞的關係。如果你讓着一個小孩挨餓，便是讓着上帝挨餓。撇開了一切關於明天衣食的計慮，因為你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上帝與財神。」

第四條是：

「廢除了你的家庭的牽累。凡天下的母親，都像你的母親；天下的人，都像你的同胞的兄弟。不要爲了喪事而費你的光陰，注意生，不要注意死。海裏的魚和灘上的魚一樣好，並且更好。天國是在你的內心，而在天國裏，是沒有嫁娶的，因為你一生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上帝和你所嫁或娶的人。」

蕭對耶穌的觀察，是這樣的清楚，對上帝的觀念又是那樣的澈底，所以蕭的宗教觀，是不信有萬能的神，而認所謂「神」——只是盲目衝動的一動力量，不斷的走着錯路，可是不斷的向前走。這樣看來，可以說蕭的宗教觀，就是「創造進化」的一種了。

第六節 非戰論

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爆發後，歐洲所有重要的國家，可以說全部捲入了這漩渦中；在此大戰的狂飈下，各國裏頭所發生的愛國主義的熱度，如發瘋似的，都騰於極點。當時無論那一國的文學者，都受了這種愛國主義的威脅，大都驚惶失措，改變了平日的態度，捨棄其和平的理想與對人類民衆乃至藝術所謳歌的聲調；運用其神思鬼筆，替着嗜血的戰神呼喊，鼓勵本國國民的偏狹的愛國心，使其盡力殺掉敵人；尤其是，德國的老文學家的豹變，可說爲最多又最顯著了。

但是，其間詛咒戰爭的文學家，在各國可以發見的，也是不少；尤其是，以青年作家的反對者爲多。如法國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著有烈溜烈（*Lilith* 美麗的幻影），反對着戰爭最厲害。在英國文壇上呢？則蕭這個人實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當大戰爆發之時，蕭即激烈的反對了戰爭；他那時散布了一本小冊子：叫做關於戰爭的常識（*The Common Sense about War*）。因此國內的報紙，對他冷嘲熱罵，說他是幫助德國的；但是他仍堅決地保持他的理智的冷靜態度，猛聲大呼，說道：

「戰爭將要把人類帶回到野蠻的境地，黷武主義者，是強迫人民納多量的稅，好去增進殘

殺的效能的結果，只有文明的毀滅。」（參看本章第一節）

在另一方面，他看到了歐洲那時的民衆，受着饑餓瘟疫和兵禍，還被強迫到前線去參加殺戮的行爲，和犧牲自己在鎗林彈雨中。因而，表示無限的同情和悲憤，雖在四面楚歌，受衆人攻擊之中，他爲着正義人道計，始終是一個反對戰爭的領袖。

他很忠實地搜集着材料，做了一篇劇本——非戰主義的戰劇：勝利勳章的奧弗拉赫耳的，很巧妙地諷刺着歐洲大戰這回事。但是，這篇劇本，受了當時政府的檢查，不准其排演；如果不是他的措辭太巧妙，恐怕也要得到和羅素同樣的罪名了。後來，他又做了一篇祕魯的國王（The Inca of Peru-salem），明顯地諷刺着德國皇帝，並暗隱地諷諷着各交戰國，全篇充滿了談諧。這部劇本在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十六日，第一次排演了；次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又發表了奧古斯都做了他的事情（Augustus Does His Bit），也是諷刺着歐洲大戰。這位冰雪聰明的蕭所寫的這三篇獨幕劇裏，有許多戴了諧談面具的惡毒句子：

「這是救濟文明的戰爭！這是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

這種官樣文章，實在非常尖刻；他似乎是已看到了那回大戰的真相啊！

前年蕭來華時，正恰是中日兩軍在山海關交戰之中，東亞的天地，瀰漫着血腥的風味；在這時候，他和孫中山夫人在吳淞港口，「不列顛」皇后輪上，談論中日的戰事，也牽到非戰的問題。他們的對話，是這樣的：

孫夫人：「你也許知道在歐洲的非戰會議組織了一個特別調查團，預備於本年（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中，來中國調查滿洲的狀態，然後來上海會議；這個調查團的領袖，是巴布斯、覺羅賽等人。」

蕭：「巴布斯、覺羅賽會邀我贊助這個會議。但是這是一個會議，實在不能停止戰爭。用戰爭來停止戰爭，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祇有各國真下了生存於和平的決心，纔可以停止着戰爭。人民自己並不要戰爭。歐洲大戰以後，所有參加的國家，都發見了他們的景況大不如從前，大家都毀滅了——這種事實，可以使人民厭惡戰爭。」

對於防止戰爭的一個辦法，他繼續上前又說：

「國際聯盟裏面，有一個機關叫做「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假使世界上知識分子，能够利用這個機關，大家聯合起來，來反對戰爭，也許比另外組織一個會議來得有效。」

他的意思，以為戰爭這種行為，是人類獸性的發作，是感情用事的舉動，所以他信如人類能用着冷靜的理智，互相提攜，則戰爭這種東西，自然可以多少減消的。

當他漫遊世界，由中國到日本時，特別的會了當時日本的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在他們會見時，蕭說：

「昔時的戰爭和現在的戰爭，比較起來，昔時僅僅是殺掉了男子，現在則連女子也要受殺戮，這實在是很殘酷的。若是把男子殺掉，留下着了三個人，則藉這三個男子，尚可以蕃殖許多的子孫，創造第二代的世界；反是，若把女子殺掉，則國家便滅亡了。」

因為蕭實地會踏過被日本炸毀轟滅的上海，也知道許多的無辜的中國女子，慘死於日本的兵火；又同時也聽見了東北和長城一帶，日本飛機的活動，非常厲害，自然是感到滿腹不安的。所以他由人道上的見地，對日本陸相荒木，就特別的諷刺一下罷了。

又在日本時，他也曾對別人這樣說過：

「近代的戰爭和往時的戰爭，差得很厲害；即使戰勝了的國家，結局也是碰到同自殺得到一樣的結果……近代的戰爭，是以空中戰爭爲主，所以受飛機炸死的女子，比較在戰場戰死的男子，還是多數。」

在這裏，他就公然指摘飛機的轟炸，是反背人道和破壞文明的罪惡；並明言戰勝者的末路，是和自殺者一樣的；其寓意乃在乎藉以警戒窮兵黷武的好戰國民。這可視爲他最近所發表的非戰論，尤其是爲最猛烈的非戰論。

第七節 政治論

蕭對政治的根本思想，是主張「共和」而不信「民主」。像史達林，墨索里尼這般意志堅強，統治嚴密的政治家，都是他所最看得起的。關於議會民主主義的政治，他的意見是這樣，他說：

「議會民主主義的政治是非能率的政治組織。」（"Democracy substitutes election

by the incompetent many for appointment by the corrupt few. Democratic republics cannot more dispense with national idols than Monarchies with public functionaries. Government presents only one problem: discovery of a trust worthy anthropometric method".

所以，他對英國的議會政治——
黨治，是不贊成的。他說：

「英國的議會政治，是妨害統
制國家的東西；議會是阻止國家的
有責任的有效的支配者的統治，好
像教會滅壞教會般的。」
因為他不贊成議會政治，自然他
也是反對黨治的。



蕭伯納讚美墨索里尼
窗內發出來的社會主義者的聲音道：
「把那可惡的猴子和風琴帶着滾開罷！」

「在議會政治的政黨，是統治國家的團體，由選舉得了支配權。但是在一議會中，同時，他方也生了妨害國家統治的別團體；譬如在英國的議會中，國家大事，由甲黨包辦，同時另有乙黨公然在那裏實行破壞；鬧到了甲黨失勢，乙黨當權的時候，甲黨又在那裏破壞。如此反復，終無了期的政治制度，實是可笑。」

因為他看透了議會和政黨制度的真情，所以他對這種東西，看得很不起，他諷刺的說：

「議會祇是『Talking Shop』……在議會裏，一般政客們，只會放言說大話，而不求實際；黨治制度，卻是掩飾政治家們弊病的最妙方法！」

他在蘋果車劇裏，把民主主義的失敗，描寫得很清楚：試看劇中，做勞動組合幹事的工商部大臣伯納治和社會主義者的宰相普羅丑斯和瑪格那斯王三人的對話，便知道一切的情形了。換言之：這劇就是把國王和政黨內閣間的糾葛乃至掙扎，拿來做主題而寫的；在這劇裏，對現代的政黨政治的通弊，用着他最得意的「幽默」和機警的筆法，解剖得很澈底，並且把牠們全盤托出：

「他們政黨政治家，只知取悅於選舉民，和長怕着世論而已；但是，同時他們一方面又借口

着世論，以謀黨利飽私慾——他們表面上尊重世論，可是裏面實在不過是爲着一二個大資本家做了傀儡和走狗吧；至於國家的利益這方面，是他們全不顧及的。凡是碰着於自己不好的事情，他們便就拿所謂世論來做招牌，極力排除；可是一旦發見了排除這回事於自己反是不利的時候，他們即刻豹變起來，毫不以爲恥的。卽觀選舉這件事也是腐敗極了——在選舉的時候，一向沒有才能的人們，也弄了好多的騙術策略，以煽動和誘惑着一般的愚衆，來獲得當選。當選了後，並且意氣揚揚，自以爲是選良。又如內閣的閣員，說來也是壞的東西居多；因爲要保持自己的閣員的飯碗，竟把自身的主義，棄如弊履，恬不以爲恥。至於重大的國政，他們反毫不注意，只管圖謀黨利黨略而已。因爲政客們把國家的大事，都不顧慮，並且互相退讓；所以那個有名無實的國王（royal king），就興奮起來，情願不用着「權威」（authority），拋棄國王的地位，去做平民，依照平民的領袖（democratic poll），在政治上活動。這時候，民主主義的內閣國務總理和其他的閣員，反起着畏懼恐怕的念頭來了。」

他這種的劇情，當然是對於英國黨治制度不滿的表示；但是對一般的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

他也是「一樣排斥的」。

那末，替代議會政治，有甚麼好的政治制度呢？他斷定地說：

「當然是要有責任的政治組織。譬如對墨索里尼的專制政治組織，或是像「蘇維埃」的專制政治組織，十二分研究；而在適應各國的國體和國情的有責任的政治家支配之下，而行使專制政治：這種政治機能，是最好的。」

若要觀看蕭的政治的理想和形式，我們不得同時想到他的社會主義；關於統治的人數，如上所述，他是「以數人的超人來統治監理為理想」。但是在這種近乎專制的國家裏頭，個人的收入要平等化，凡是國民的一分子，無論在任何形式之下，總要為社會勞動以盡其義務——這種社會主義的政治，似乎是他所理想的政治。

第七章 社會評論（其二）

第一節 殖民地論——印度 香港 菲律賓

在第一章裏，已經說過：蕭是個新興階級的擁護者，反帝國主義的作家；所以對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的民衆，他是極表同情的。

前回的歐洲大戰，可說是帝國主義者們，脫下假面來，現出了原形，互相爭殺的一場活劇。經了這種無謂的殺戮和破壞後，勝負雙方都是兩敗俱傷，各國無一不陷於幾乎近於破產的地步。所以戰後，爲了維持其固有的經濟地位計，無論那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無不拚命來剝削和掠奪着弱小民族和殖民地國家——對於殖民地民衆，對於民族的獨立問題，所施用的手段，可稱嚴酷厲害極了！這是蕭最激烈地反對的，所以他希望着殖民地的獨立。

前年他漫遊世界，停輪印度時，正恰甘地一派的民族運動，漲到高潮，全印度鬧到了不得。蕭看見對這種民族運動已無法制止，而民族自決又是一個合理的事情；於是對印度記者的關於印度問題的詢問，他曾直截地爽快地答道：

「印度問題，照我看來，是個極為簡單明瞭的事——印度豈不是英國領土中，擁有最多人的地方嗎？所以，不久，英國對印度會發生着討厭；那時候，英國一定對印度人說：請你們大家隨便獨立，就是這樣做去罷！」

他是感覺英國已無法把印度再收為殖民地，不如慷慨地讓他們去獨立，纔可算是合理公道的。這話傳出了後，印度總督便給了他一個警告：

「你還是研究你的文學，不要干涉印度的政治，胡亂瞎說！」

這個反帝國主義的作家——蕭接了這封信，也並不以為奇怪；因為他明白這個總督，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國家——英國統治者駐在印度的代表人物，應該是說這樣的話。但是，他卻相信文學與政治是不可分離的東西；文學與政治發生關聯的時候，纔有文學的生命；除開了政治，文學就變

成毫無意義的東西。所以他到處還是繼續着發表同情於殖民地被壓迫的民衆的言論。他離開了受着「警告」的印度，乘船到了同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的時候，在香港大學演講時，對大學生說的話，仍是同情於殖民地的民衆的：

「如你們在二十歲時，不爲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殭石；你們若在二十歲時，成爲一赤色革命家，則你們在四十歲時纔可不致化爲落伍者！」

這是「路透」電所傳的消息，當時各報多把這段演講載出，題之曰「宣傳共產」。可是，蕭的意思，並非故意鼓吹赤化，其實是對殖民地青年，指示一條出路而已；因爲他在印度受了那種經驗，這回要把他的同一主張表示出來，所以不得不稍改說法就是了。他批評香港說：

「香港是一可罵的地方！」

蕭在香港時，記者問他到菲律賓時，有沒有發生踏到美國的感想？他答道：

「奇怪！菲律賓怎樣說是美國？試想美國豈不是表示討厭，極力設法使其獨立？」

他對帝國主義者霸佔着殖民地，是最反對的；所以他希望，各殖民地的民族運動，會日日加倍

厲害起來，迫到帝國主義者討厭，使他們不得不拋棄了統治權。換句話說：他是認定殖民地的獨立爲最合理的。

第二節 談愛爾蘭

蕭對於他的生地——愛爾蘭的態度，也是主張要脫離英國爲最合理的。當他還未起程漫遊世界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有人問他：在這次旅行世界以前，爲什麼不返故鄉一次。這時候他答道：

「我提議把愛爾蘭送給美國，作爲賠償戰債之用。」

他的意思是說他有這樣的提議，所以他不要回去。他本身是愛爾蘭人，而倒來主張把鄉土讓給美國，以抵戰債，這也是非蕭不敢說的話。他的理由，卻是這樣的：

「美國要的是趕趕武夫，但除了愛爾蘭人以外，世界上的趕趕武夫就很少了。既如此，何不做一個人情，把愛爾蘭送給美國呢？沒有愛爾蘭人像他一樣，世界上就沒有天才；不過我認爲愛

爾蘭人的天才，有百分之五十實在是瘋狂的表現。無論如何，英國的島地是太多，而金錢是太少了。所以與其讓美國逐漸地佔領英國的屬島，如查買加（Jamaica）與巴巴道斯（Barbadoes）等等，不如把愛爾蘭送給他們，倒還爽快些！」

他雖然也說愛爾蘭人有一種瘋狂性，可是他是認定愛爾蘭人是有一種天才的民族，似乎頗以此自誇。觀他在滬上「筆會」中，對梅蘭芳表示很願意和他交友時，他所回答的：「那愛爾蘭人全靠不住」這話，就可以知道他稱愛爾蘭人爲何種的人了。因爲他那種答法，倒是表明愛爾蘭人是一個靠得住的供狀。所以他說唯有此種趙武夫，是靠得住的天才的民族，以此種民族纔可以救濟美國；他本來是看美國最不起的，所以故意這樣說的。又他怕美國會佔領英國的查買加和巴巴道斯兩島的話，乃是一種幽默的說法；意思就是說此二島皆靠近着美國，因其爲英國的屬地，并無酒禁，所以嗜酒的美國人，都喜歡到那邊去；去的人日多，這兩個島嶼，結局就不免要變着「美國化」了。

至於他主張把鄉土愛爾蘭送給美國，去償歐戰中英國向美國所借的債務。一般聽他這話的

人，都罵他沒有愛國心，是冷血的動物；須不知這是他特有的說法，正像「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情形一樣，他的真意，只在希望着英國把愛爾蘭拖開罷了。他在北平時，曾對人這樣說過：

「愛爾蘭人的民族運動，使英國國會除討論愛爾蘭的問題外，無暇兼顧者，凡三十年。雖然，在國會方面，亦當然樂得的了。……英國今後，或有向愛爾蘭要求獨立的一天。英國所有領土的廣大，實在已超過他本身。在起先，是狗搖尾巴，尾巴長得太大的時候，將搖狗，而狗也將去之不得了。」

他是主張愛爾蘭獨立的人，但是對於獨立黨領袖瓦雷拉所採的政治步驟，他卻不贊成的，他說：

「瓦雷拉開了半天，並沒有把愛爾蘭弄好，不過這或許是因爲愛爾蘭政治制度的不良——舉出五十個人來治理國家；又另選出五十個人來制止這五十個人的行動，叫他們不能實施他們的政策。」

照他的政治理想，他是不贊成民主主義的議會政治制度，所以他對愛爾蘭的獨立政治，也是

希望一種專制的有責任的政治。

關於愛爾蘭的問題，他著有怎樣解決愛爾蘭問題——(How to Settle the Irish Questions) 一書。

第三節 評美國

蕭受國外的人們的尊崇，是比在他的本國好得多；尤其是美國人對他的尊仰的熱度，是最高烈的。這個美國不但是他的戲劇上演初次成功的地方，又是他的著作出版權收利最多的國；總是他向來就極不欲專誠地踏入這個對他最表敬意的美國去，因為他對美國和美國人，都是看得最不起的。

在上面第四章第五節裏，曾說過他的批評美國，是很不客氣的，現在再把他的評語提出一下：

「我譏笑過美國，是一個鄉下老的國家。」

又他批評美國人的話，有這樣的：

「美國人是沒有採行共產主義的勇氣的，只敢想着「推克諾克拉克西」(Technocracy)——技術統治。」

「美國人是不留意到自己國家官吏的資格的。」

這種的批評，還算是不壞的；他的更加刻薄的批評，是這樣的：

「美國人常自譽爲百分之百的美國人，我曾下一個界說——百分之百的美國人，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白癡。」

有一次，一個美國馳名的女伶，曾致書於蕭說：

「蕭先生！你以敏慧的頭腦著名於世，儂以冰雪之軀，傾倒於人；若將我們倆的美點，冶於一爐，必有特出之麟兒，此意你其許我嗎？」

蕭無客氣地答復道：

「萬一不幸生出來的孩子，相貌像了我，頭腦像了你，那還了得！」

有人說過，這女伶便是丹肯(Isadora Duncan)，是歐美近代藝術舞的始創者。蕭對她竟然

敢那樣的譏罵，也是因爲把美國人之百分之九十九當做白癡看的緣故。

又有一次，在紐約有五百多個名人——包含着作家、詩人、戲劇家、和表演「蕭劇」有功而且與蕭極有好感的演員，如劍普倍爾夫人（Mrs. Patrick Campbell）等，大家極熱誠的希望蕭到美國一遊，便特地馳電邀請，但他總是不肯降價來答應。後來，他曾對人說他不去的理由：

「所有好的美國人，都越山過海來找我了，我爲甚麼還要親身到美國去呢？」

說到美國，一般的人們，也都承認是世界上最重自由的邦國，而蕭卻譏笑着說：

「美國是最無個人的自由，人人都是奴隸的地方。」

前年蕭破天荒地竟然也踏到美國的國土。當他在安格羅·羅西（Argelo Rosi）市的歡迎會，市長對他致歡迎辭——「歡迎來金門之城」其中有說：「隨便那一個城市，都有足以自豪之物，」蕭聽了這句話，高聲說：「你們的城市有甚麼可以自豪的呢？」他的傍若無人的這種話，已把看不起美國的心情表現無遺了。這時候，羅西市長微露齒強笑，繼續致他的歡迎辭；可是蕭旋又打斷了市長的演辭，忽然地宣道：「湯木·蒙萊（Tom Mooney）應該赦釋。」爲甚麼沒有人赦釋

湯木·蒙萊呢？當時在場的人們，都沒有回答，蕭亦料想無人敢回答。「你們美國人，都是浪漫主義者，特別是在你們全部刑罰制度的辦理上是如此，」他堅持着說：「你們美國人，可以把二三十年的監禁看得馬馬虎虎，毫不打緊，可是在一個坐牢的人，六個月也是可怕的呢。」他說到這種話，仍沒有人起來爭辯，只有一個新聞記者居然敢質問蕭，是否爲湯木·蒙萊縱使在「備戰節」(Preparedness Day) 犯了擲炸彈的罪，因而在福爾遜 (Folsom) 判處了十五年的徒刑，而應得到赦釋呢？但蕭卻能應付詰問者：「你認爲應該怎樣？」他以壓倒論敵的話頭來提出反詰——而並無不稍停他的辭鋒等待對方的回答。

有人會問蕭對於美國所頒布的新牌酒法——即開放酒禁——有甚麼意見？

「你們美國人，」他開始回答說，「是一個嗜飲酒的民族，」因爲你們乃是一個痛苦的民族。一個病人受手術的時候，要用麻醉劑，但是你們人煙稠密的許多都會裏，如果一個人因爲勞動時間過度而得病，他只有傾飲酒精了。」

蕭在美國參觀「米高梅」(M. G. M.) 公司的攝影場與有聲電影場時，對於該影片公司的宏

大規模，他卻表示異常的驚歎；但是對當場的人們提議將他自己的劇本改編為銀幕上的影戲，卻含糊地搖首，這樣的告訴着電影界的閒人：

「你們美國人，會漸漸地認識一本戲劇，其實只是一種有對白簡單說明的活動電影而已。」如上述，蕭在美國時，凡對美國人所有的詢問，他一定用他的口頭語，——「你們美國人」一句開始回答；這句「你們美國人」語調中，含有看不起的意思，固然是極明瞭的。

第四節 蘇俄觀

蕭對他的戲劇表演初次成功的，同時也是他的版權收入最多的美國，是譏罵到了不得；反是，對蘇俄，則頌揚的不得了——這也可說是他的特殊性格的表現之一面。蔡元培讚禱蕭的頌揚蘇俄的態度，有說：「蕭氏遊俄以後，能言人所不敢言，尤足喚起同情。」這就是說，從前的人，自蘇俄回到本國，不是故意把蘇俄的革命的成功抹殺，便是不敢把牠發表。但是，蕭反轉用明快的語調和筆觸，把應該告訴人家的，都告訴了出來；其實，蕭自一九三一年遊蘇俄後，對蘇俄的事情，不但敢言

人所不敢言，而且變成做個蘇俄的讚美者了。

前年他抵滬時，與下輪歡迎他的孫夫人等大家談話，自在輪上一直到轉乘小輪登岸，一共有四小時之久；而自始至終，話題多不離了蘇俄的事情。他不但極力稱美蘇俄社會生活和思想的自由，對於蘇俄的種種的施設和計劃，他也很推稱的。他說蘇俄所有的自由，是在給工人農夫受傷時，有着喊痛的自由，與改良傷害他們的條件。當蕭滯留在莫斯科中，凡出門時李維洛夫（Litvinoff）——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當「滿洲問題」在日內瓦國際聯盟，正大喧論的時候，出乎世界人士意料外，與中國代表顏惠慶，以迅雷的手段，簽字「中俄協約」，恢復中俄國交的蘇俄人民外交委員長——和魯納卡斯基（Lunacharsky）常與蕭偕行，所以有許多人說，他們是來監視蕭的行動的，並且是要來設法使蕭只得參觀他們所希望他看的東西。但是，蕭本人則不承認有這種不好的意思，他解釋道：

「我查出他們和我同行，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是不會看過本國自家的東西。原來他們十分忙碌，忙到連自家的機關和制度，也沒有工夫去觀看；他們同我參觀去的地方，到處所看的東

西，都和我一樣，發生着興趣……我在蘇俄時，也用許多的方法，出其不意，自己去參觀。」

看他的這種說話，可以發見他袒護蘇俄的心理，頗爲濃厚。因爲有許多由蘇俄回來的人說：蘇俄在建設期間中，對外國人的入國，是最不喜歡的；所以對外國人，都用一種方法，使其參觀他們所欲人家觀看的建設成功的地方而已。因爲國內不好的地方，還是很多，所以對本國人民的出國，也同樣的嚴禁，使其不能到國外去傳佈劣點。以常情來說，蕭未到蘇俄以前，以革命的建設者自居的李維洛夫和魯納卡斯基等，大概總不致連自家經已建設成功的地方，也未曾踏到。所以蕭的上面的解釋，似乎過於強辯。總而言之：蕭是個蘇俄的讚美者，就是了。

對於蘇俄的民族，他說：

「俄人是個偉大的民族，懂曉藝術的民族；也許太懂藝術了！」

原來，他對世人所稱的偉大人物，都是看不起的；總是蘇俄的人物——如史達林、列寧夫人、高爾基等，他對他們，概是稱揚不置（參看第六章第三節）。一九三二年秋間，高爾基的文壇生活四十週年紀念時，他也特別的打電往賀，對蘇俄讚美異常，電文長逾千言云。

蕭來滬時，在孫夫人宅中，關於蘇俄的問題，對中外各記者說的，是這樣：

「用不着說，共產主義在俄國，已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他們已經做出了不少建設的事業。但是英國人還是主張俄皇的復辟，豈非無聊之極？俄皇復辟，就等於恢復從前帝俄時代的腐敗狀況——那還行嗎？」

他且反過來警戒着主張俄皇復辟的人們說：

「全世界的人們，應該要祈禱勿使帝國主義重返到蘇俄，如「白俄」所希望的。以蘇俄現有的工業力量，如重返帝國主義，全世界將被其征服罷！」

對蘇俄建設方面的成功，他又說：

「蘇俄年來，內部的現象，無論精神上或是物質上，都有良好與充分的表現。然而現在各文明國，應該研究蘇俄的憲法；在其憲法中，有許多點，都被其他各國漠視了。」

他不但把蘇俄的美點，盡力稱揚起來，且勸世界其他各國，須仿效蘇俄去改革，他說：

「蘇俄這樣有規模的進步，不僅是他自身能得了極好的利益，獲得了美滿的成功；即在其

他各國，也可以作爲借鏡，取彼所長，摹仿而實行。」

至於蘇俄革命的成功，他說可謂由於「帝俄時代」對政治犯的待遇太苛刻所造成的。因爲那時候，把有特異的政治思想的人，都驅逐到冰雪荒原的西伯利亞去；這適給一般革命情緒堅決的人，以讀書深思研究組織的機會。當他在孫宅說話到這裏時，在傍的「俄報」記者，突然責問蕭說：他離俄境時，所見的俄國境內狀況，只有紛亂不堪，並不像蕭所稱揚的那麼好。於是蕭便斷然的告訴他說：

「你所說的實在是你離俄時一九二二年所見到的，非最近蘇俄的情況。倘使你在此時回國去一觀察——假使如你今日返國之後，而仍能逃走的話——你就一定會知道，今日情形的佳妙了！僅僅憑着過去的觀察，來批評現在的蘇俄，當然是不能知道蘇俄最近進步的迅速了！」

關於蘇俄的缺點，有一次，美國的記者，對蕭問道有什麼缺點的時候，他答：

「蘇俄當然還殘留着一些缺點，但是我跑到人家國裏去，不是去找缺點，而是去找優點的；如果我要找缺點，在我們這裏，跨出大門，就滿眼都是，何必遠遠的跑到蘇俄去呢？」

這樣的蕭對蘇俄是推崇的了不得，所以他對歐美各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極力宣傳的蘇俄的強制工作爲違反人道的這事情，也站在蘇俄方面，替她辯解說：

「我願意歐美都有這種非人道的現象發生，否則，那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那裏會有出路呢？」

又有人問蕭，在莫斯科時，曾否看過戲，他說：

「我祇看過一齣戲，一個最悲慘的戲劇，完全與蘇維埃生活無關，叫做乞丐的歌曲（The Beggars' Opera），一個很壞的劇本，很壞的表演；在演戲的當中，忽然從戲臺後面來了一隊人，拿了「歡迎蕭伯納」的旗幟，這真是可厭的表演！」

他對在蘇俄所看的戲劇，確實是感着非常的不滿意，所以纔有這種程度的表示；但是接着，他又替他解釋一下，並說了其他好的方面，來補其不足。他所說的，是這樣：

「後來蘇俄的人自己也說，那種戲不應存在於蘇俄，但是蘇俄的影片，卻是非常好，非常好！」蕭一生的言論中，對蘇俄諷刺的話可說是很少的，茲特別介紹一段如下：

「我在莫斯科時，他們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他們舉行一次賽馬表示對我的敬意……在賽馬以前，我對他們說，現在他們既然取消了商業競爭，恐怕賽的時候，祇可有一匹馬！」

這是諷刺着蘇俄社會革命的程序中，常常把根本上辦不到的事情，硬欲做去，反而招到矛盾的現象——就是說：做事過走於理想，是不可能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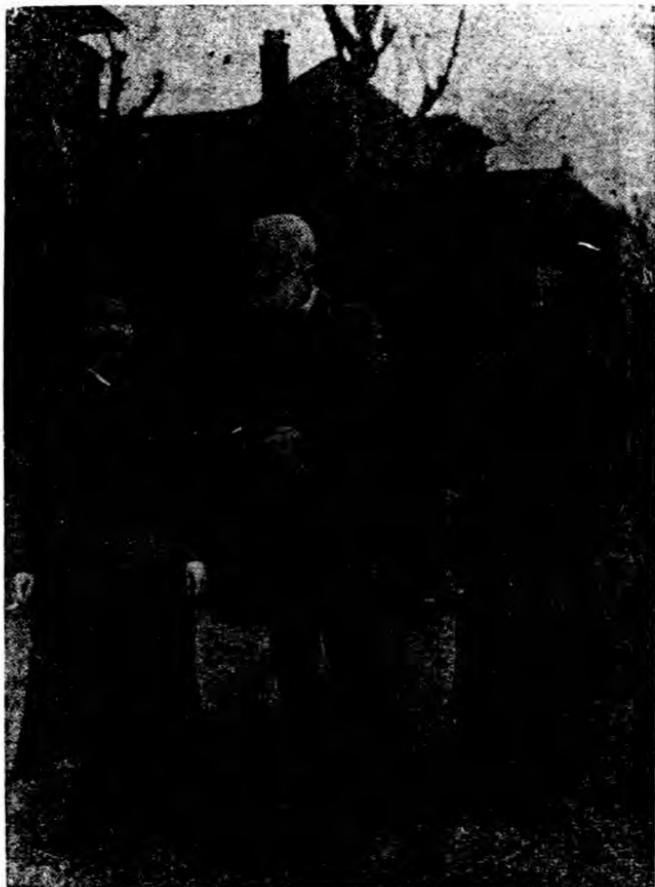
第五節 中國觀

蕭來華時，在滬晤孫夫人時，曾問道：

「中國人可還記得馬可李羅嗎？」

聽到他的這個問，就可以明瞭，對於中國的知識，他脫不出一般歐西人的常例，也是受着馬可李羅的洗禮的。

又談到「滿洲問題」時，他問溥儀是怎樣一個人而自言他只有從溥儀的教師——莊士敦（英人 Johnstone）聽見一點觀此，可以知道他所有關於中國的知識，是薄弱極了！



蕭伯納蔡元培魯迅在孫中山夫人花園留影

又蕭於上海「筆會」時，曾問梅蘭芳過：

「英國的戲劇，演時是無鑼鼓的聲音，蓋演劇的時候，有了雜聲，即損害觀衆的注意力；而中國的戲劇，當演的時候，頗覺過鬧。」

這時候，梅蘭芳答稱：「中國的戲劇有兩種——如崑曲即爲不鬧之一，我（梅）的戲，就不用大鑼大鼓的。」蕭聽了這話，好像不相信的，傾了長頭兒，再反問着：

「但是我看過許多的中國戲，演員穿了長褂子，都是用大鑼大鼓的。」

在這一刻兒，張歆海就插進去問蕭在什麼地方看過中國戲，是不是在香港看的呢？他答：

「不是，是在新加坡，我去看了三四次呢！」

這樣，他所看的，那裏是中國戲呢？但是，可憐！他竟把這種戲誤認爲中國戲的全體！這又是他對中國事情，認識不足的一證。

對於美國的事情，看穿透澈的蕭，敢肆罵美國到底；對於蘇俄社會的知識，比較別人有大大把握的蕭，也敢言人所不敢言，頌揚達於絕頂；關於人種殊異，文明悠久的神祕之中國呢？蕭自己便也

老老實實承認他對於中國事情的無知——在上海他對記者團曾說過：

「滿洲問題，我無談說的資格。恐怕全體的英國人對東方問題，是無知識的。英人中現在可算做對東方問題有研究的，祇有李頓一個人罷了；但是李頓的報告書，我只看了兩章，已經感覺着深奧得不成樣子了。」

又蕭在上海孫宅，對某記者問他此行對中國的印象怎樣的時候，他聳着肩笑答，表示此問之答復，實非一二短語所能盡述，好像一著作家寫作二十卷多帙之巨著，非一時之能忽忽作完的。他又說：

「且我抵中國期間尙暫，所以目下無整個印象，足以說述。」

因為對於中國的歷史和社會情形，太不明瞭，這位富有機智的聰明人——蕭，也就不需要用種種巧妙的護身符來防備人家問他時的遁辭，而每回都作含糊兩可的談話以敷衍過着。試看他在上海答某記者問他對中國的印象時，他的回答是這樣：

「問我這句話，有什麼用呢？到處人家問我對中國的印象，對於寺塔的印象。老實說，我有什

麼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你們不會聽我的指揮。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了十萬條人命，你們纔會尊重我的意見。」

總是，前年瀟遊華時，對中國問題，所發表的談話，散見於各報的，也算是不少；茲把重要的部分略加整理起來，有下面的數段：

對於中國的「文化」他說：

「中國與東方，並無文化之可言，因為文化這字，如果照科學的意義，解釋起來，即爲凡人類一切行爲之可增進人類幸福者，尤其對於大自然之控制。在中國，除了田園鄉間尚可尋求其少許文化外，此外殊無文化可言。」——按：此係雙關語，因「文化」二字，在英文爲“Culture”；此字又可指「耕田工作」(Agriculture)而言。

這裏他所說的「文化」的意義，自然是指「科學」和「制度」這方面的；至於精神文明一方面，他則不敢言及。他不但承認中國有文化之可言，即西方文化，也被他所排斥。他繼續上面的話，又說：

「東方和西方，都沒有文化，所謂文化都是假冒的。中國今日乃向西歐搬取許多已經失去效用、遺害大眾的所謂文化——譬如議會的興起，原來是由於人民不欲有當時的政府而產生的；英國人民利用議會，首則推倒帝王的統治，次又推翻教堂的威權，但最後却不會推倒資本主義的勢力，因為議會本是資本主義所操縱的。今日英國實在是無政府主義的英國。又如英國的大學，幾乎將個人的自由意志，摧殘淨盡，而取陳腐無用的老古董，注入學生的頭腦，使他們成爲一種定型的人物；到什麼時候，作什麼事情，到什麼環境有什麼反應，都可以預料而定的，似此種西方文化，中國搬了來，又有什麼利益？」

因爲蕭的意見是這樣，所以對於仿效歐西教育制度的中國學校，他下了痛切的批評：

「中國人太講究教育，太注重常識。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太多，這一般可憐蟲，不知道進入了大學以後，就是好人，也要變成癡子！」

原來，他是主張要注重「實際」和「天才」的教育，他在上面不但指示我們這一點，同時他又提醒中國的民衆須打破崇拜歐美的的信仰心，要自己努力於創造的工作。

若觀了上面他的說話，可見他對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似乎抱着了多大的希望；而對中國的藝術，他也似乎有多大的理解。當他到北平時，恰適中日戰爭方酣，華北受着日本的威脅頗厲害，政府爲保存國寶計，把故宮的古物悉數南運，以避免日機的炸壞。蕭對政府這種舉動，諷刺了不得，他說：

「故宮古物的南運，於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了悲痛的一頁，好似古物較數百萬北平人民的生命爲更重要的樣子。我們如赴意大利遊歷，則羅馬時代種種古物猶存，未聞意大利因爲內亂外爭，而把古物搬東移西的。」

竟然，於南運途中，把古物遺失了不少，釀成着「故宮古物舞弊案」；把此種貴重的國寶紛失，於中國的文化史上，實可謂增加悲痛的一頁。

在上面談話中，他對中國政府視着北平人民的生命比故宮古物爲輕的態度，諷刺了一番；他又看見富人的南遷——資本階級的人們，各人顧着自己的利己的行動，他對中國民族性，又發見了一個污點，他說道：

「本人在中國嚴重期間來華，並遊歷各地，似與平常時來華的歐洲人感想不同。北平爲皇富麗的舊都，各國人不忘中國，即應不忘北平。日僑準備回國，似大難將臨頭；中國富人亦南遷，好似北平可以放棄一樣，富人的財產不可受絲毫的損失。我不懂是什麼道理，是否富人的財產較北平全市的價格爲高嗎？」

中國人的利己不顧民族的文化 and 社會公共利益的劣根性，可謂被他諷刺到體無完膚之地了！

對中國人的劣根性，他又說：

「中國人的一種奇異的特性，是他們對一切外國人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客氣和親善；而在他們自己却老是那麼不客氣，老是打仗。不知是什麼道理？或者大約是因爲中國人和一切具有高尚知識的人們相同，天生是超人類的，因而憎惡人類嗎？」

這是諷刺着中國人的一種特別的劣根性——槍口向內不向外；對內則勇於私鬪，內戰不已；對外則勇於恬媚，割地不息。他且警告我們說：

「如中國允許外人在國內築了鐵路，則將來一定受制於外人。」然則對於這東方的被壓民族，如何纔能謀得出路呢？關於這個重要問題，他說：

「這個問題，殊難作覆，不如等我離開上海後，再作答覆，因為在此地說話，似乎不很安全。」自然，他的意思是以社會革命為謀得出路的唯一方法，因為身處在這種特殊的環境裏，所以不便把這點公言出來，可是他卻明瞭地教青年學生們要革命。他說：

「我過香港時，曾囑學生革命，但請勿誤會，我並非勸學生到街上去毆打警察……但是要打倒那個拿槍的人，須有組織的計劃。」

他這話，雖然形式上是对學生說的，但實在可說是對被壓迫的中國民族全體而言的。他的意思，是以爲要革命，非依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不可。這種以有計劃有組織的手段，來建設新的經濟生活，他稱爲共產主義的革命。

在中國，「紅軍」「赤黨」與「共匪」，世人都混視爲一樣，關於中國現在所稱爲共產黨，他說：「在中國，共產主義，更是被大家誤解。中國人總是嚷着他們是被壓迫的，但是壓迫中國人

的，是誰呢？不是別人，就是那些冒充爲共產主義的土匪。那些以「馬克思」爲護身符的變相軍閥——那些人，真正說，只能叫做「盜賊」，不配叫做共產黨；真正的共產黨，決不亂殺人放火，決不以打巡警或發傳單爲能事。這種不是共產黨員，乃是無政府主義的勾當。」

至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中國這事，他也無須特別提起，是明顯的事實，爲衆人所知道的；所以他這裏單指摘中國在另一方面受着「土匪」「軍閥」的壓迫，而把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特別說明了一下，並戒我們勿仿效無政府主義者的那種無謀的行動。

那末，關於被壓迫的中國民族的出路，這依然是現在中國的最緊要的問題；對這問題，如上所述，蕭雖沒有明瞭地說出來，總是，察他的語意，我們也約略可以感到了。可是這種工作，斷不能再想要靠人的，是要自己去幹，纔能成功。他的話，還有這樣的：

「被壓迫的民族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幹。中國的民衆應該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者封王公。」

觀這一段，他不但對統治者的選舉，說要十二分的注意；即對解決社會問題上，視爲焦點的勞

動者方面，他是主張要提高他們的地位的，他說：

「廉價勞工於中國不利，應把他們的代價擡高起來。可是要注意的，並非每日爲了一「辨士」而掙扎，卻應按照世界的標準，要求較高的勞動價值，採用每日四小時的工作制度，使有餘暇，可以領略我蕭伯納作品的妙趣。」

最後，我們再看他對中國政府和軍閥的批評是怎樣，他說：

「中國的政府，我倒以爲頗有趣味。中國的軍閥制度，很可以和英國的封建時代的貴爵相比。」

有人問他，有無辦法可以解決中日的糾紛，他說：

「中國已有許多軍政機關，又有許多司令。」

這是譏笑着中國軍人的無能。

至於他正式對中國民衆所表示出來的意見，有應上海的時事新報之請，所發表的文字一篇；其原文和譯文，特爲錄載於卷首，請參閱罷！

第六節 日本觀

若論到言論的自由這點，在日本是最要受限制的；所以蕭漫遊世界，滯留於日本時，對日本的批評，也比較的沒有什麼多量的發表。況且那時候，又正值着日本向中國進兵的當兒，所以素抱非戰主義的蕭，自然感覺很不快，凡是他對日本所發的言論，無論是那種問題，都含有深深的諷刺。

第一對於日本的國民性，他說：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又是文化發達的國民，凡對了一事，容易熱狂，同時也容易冷卻——這種國民，是性質上輕易忘卻的國民；英國是這樣，日本也是這樣。」

所謂「五分鐘的熱」，一般世人都認定是中國民族的特有性，而蕭則說日本和英國，都是性質上輕易忘卻的國民。

大阪這個都市，我們都知道的，可算是日本物質文化的中心地。蕭觀光大阪了後，對於大阪的狹隘醜陋的貧民窟和工場內的勞動條件，似乎受到多大的刺戟；他批評大阪的話，是這樣的：

「歷來所聽見的日本的「美」我這回來日本，是希望觀看得的；但是一步踏到大阪了後，宛然像來地獄一樣。這種都市，可說壞極了！須要建設新的都市。對於工場，最要緊的是勵行工場法和工場監督的法律的嚴守。若是工場主敢做了非法的行爲，則可照法律所規定嚴罰無赦就是了。」

對於日本的都市，他的總評是這樣：

「看了日本的都市，好像百年前英國的都會的樣子。唯一的 Paradox，就是將有完備的舞臺的劇場，設在狹隘的陋巷裏；日本人藉這種劇場，以安慰其生活的勞苦罷！」

有日本記者問蕭，對於日本人所穿的西裝怎樣看，他即刻回答道：

「我活了七十七歲（按——這是民國二十二年蕭東遊時的話），現在除了在戲臺上而外，是相信再也沒有人穿着舊式的西裝的。」

他這種含着幽默的話，令人聽了不禁捧腹。他在東京也會到九段「能樂堂」觀賞日本的「能樂」。那時候，他對這種未曾看過的日本藝術，雖極欣賞；但是他卻說了一段諷刺話：

「我們都是對「美」的奉讚者，在世界的一方面，現正在實行殺人罪，而我們竟然得在這裏嘗味詩的雰圍氣，可說幸福極了！」

他所說的殺人罪，似是指着日本在中國實行飛機的轟炸而言。對於日本所再三辯明的所謂「自衛行動」，他對日本記者，曾批評過：

「你們這次對中國的戰爭，不必用什麼「武士道」來戰勝中國；單是軍器也足以制勝了。老式的魯莽的光榮，已經過去了，步兵也不像歐戰開始時的用得着啦！那時的步兵，不過是用來作一種最可笑的屠殺，不用現代的武器，去攻擊他們（指中國人）。假使他們也有，也能用，那末，他們要向你們攻擊的。你們說道一切都是「自衛行動」，你們的打，都是「自衛」；那末，一切的戰爭，都可以說是自衛了。」

蕭在日本，特別地會過了當時日本軍部的中心人物——陸相荒木貞夫，同荒木談到一個半鐘的話，話題自然都是關於戰爭的話。蕭在談話中，對日本飛機和其他新式兵器殺人程度的厲害慘酷，用着他特有的諷刺的話法，攻擊了不得，他說：

「古昔的戰爭和現今的戰爭不同——在古昔的時候，戰爭中只殺掉了男子；現今則連女子也一併要被殺掉了。實在殘酷極了！若是男子，祇留下着三個，把其餘都殺掉，則還可蕃殖製造次代的人民；不然把女子殺盡，直是要滅人家的國。」

蕭不但反對着日本的機關鎗、飛機、唐克車種種新式兵器，把多數無辜的中國婦女幼孩們殺戮，並且也對多數日本有爲的青年男子的戰死，表着無限的同情，他對荒木說：

「關於戰爭這事，在昔則以體力爲必要，但是現今就變了不同——以機械力爲主；所以年青體壯的人，已經不甚麼見重了。那末，最好把七八十歲的老而無用的人，驅到最前線，其次配置五六十歲的老人；這樣，照年齡的低少，挨次配下，就可以了。像我這樣的老頭兒，最好把我送到最前線去，因爲此後的飛機，無須人坐着駕駛，在地上接着機械，便可使其飛動……」

荒木聽了這話，便說：

「……在我的見解，如果用瓦斯（Gas），最好製造一種使人吸了便感覺着很爽快，能入睡直到一個月，或是半年之久；待到醒來的時候，爭關心已經雲消霧散；世界和平，大家嬉笑。可是現

今戰爭用的瓦斯，是愈造愈強烈，一觸便可奪生命的，這種毒瓦斯，我不贊成——這是我的戰爭哲學。」

荒木把他的戰爭哲學，講述了後，接着便問蕭，對他的話想了怎樣？這時候的蕭也不用客氣以極強烈的諷刺話，答道：

「這我也是同感。在戰爭上，最難於處理的便是戰爭論者。赴死的都是軍隊，他們（指主戰論者）不會死可以營爲利益，享受幸福。」

這時，荒木便轉了話頭，問蕭對於生活問題或是社會問題，有甚麼饒趣的意見；富有機智的蕭，就利用這個機會，又把日本處在國際社會的態度，諷刺地說道：

「蘇俄的共產主義這種東西，於日本的國防上，實是很有益的。假使蘇俄照舊昔的時代，是帝制，則日本要預備着比現在所有的三四倍的兵力，纔可以對付的；那末，於日本豈不是困難？最好的，日本要製造多數的共產主義者，撒佈於世界，這樣把世界共產化，就是日本的安全；但是日本本國的共產主義化與否，是另一個問題。」

荒木聽到這裏，便極力辯解，說道：

「這是不能承認的，我們所希望的是世界的人類，大家互相攜手過着快樂的生活。我國（日本）的國防，也是根據這個主義而成立的。若是要說管顧自己不管他人的事，則何必硬要把世界陷於共產化的害毒，其他的方法，還有很多。」

蕭在日本時，除晤荒木而外，也特別地親到「日本勞動總同盟」的本部，會過「日本社會大衆黨」「日本勞動組合會議」的幹部三十餘人；經了日本的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的領袖安部磯雄，把他的同志介紹給蕭了後，蕭環顧了他們一週，然後說他的感想，他說：

「今日會了諸君，恰似邂逅着三十年前的英國勞動運動的鬪士！」

他這種俏皮的話，當然是在譏刺着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落後。他在「日本勞動總同盟」本部和「安部一派」的社會主義者，當然也有一番的關於日本社會主義的深刻的討論；又當他和荒木會見時，關於這點，也應有一回徹底的論駁，可是在日本都被禁止發表。

他來華，應上海時事新報之請，而發表了告中國人民一文；在日本受「改造社」之請，也特別

的寫了盎格斯·蕭·列寧一文。他的這種依地而作殊異的發表，斷非藏有厚彼薄此的偏心，或者蕭有存了他的特別的用意在着。他的“Engels, Shaw and Lenin”這篇，於社會主義，可說爲他最近所發表的貴重的文字之一（參看日本改造雜誌昭和八年四月特別號。）

第七節 談中日問題

蕭漫遊世界，到東方時，正值中日兩國間戰事方酣，局勢非常嚴重，所以對於中日問題及滿洲事件，他也不欲有多大的意見發表。他在滬對泰晤士報記者曾說過：

「關於中日問題及滿洲事件，我要等到離開中國以後，纔便表示意見。」

但是，他在華滯留中，對了這種問題，卻也不是完全沒有說出一點兒意見的。對於中日兩方所取的態度，他這樣的批評：

「中日現在的局勢，我不知真相，但是日本不向中國宣戰，這一點，實在行得其宜。」

對於日本用飛機轟炸的行爲，蕭本是極端反對；總是當此國際的關係嚴重的時期，日本所採

取的「不宣而戰」的這種方法，得以逃避國際的干涉——這點蕭卻稱爲「行得其宜。」他又說：「日本如果能力及得到，一定吞沒滿洲。」

對於中國的惟外力是賴的劣根性，蕭則笑道：

「中國對中日問題，好像切望外力的援助，中國自家屋裏已入賊，自己不去追討，而望人家來替他討回，這未免太便宜了。」

中日兩國這回所採的態度的不同，蕭則認爲是兩國民族性的差異所致，他說：

「中國人酷愛和平，日本人也自稱酷愛和平。日人口中的和平，是戰爭終局後之和平；中國人之和平，卻是和平中之和平。現在（蕭在華時）日本人向國際聯盟聲稱對於所謂滿洲國的保護爲應盡之責，對於侵犯熱河爲保護所謂滿洲國的屏藩；以保護之名，行侵略之實，自認爲自衛。中國本採不抵抗主義，現已覺得不抵抗主義之不適用，遂變爲抵抗主義，亦認爲抵抗卽自衛。我不知中日兩國之自衛運動，要到什麼時候纔會休息？」

又蕭在北平會見張學良時，他曾提出一個抗日妙策：

「滿洲的三千萬人民，最好是學愛爾蘭人個個做了國權主義者，滿洲問題自然會解決。若果三千萬人民都變了國權主義者時，日本對滿洲的中國人，各一個人也要配了一個日本兵；這樣來，日本必定奔命難堪，因為這種辦法是斷然做不到的。」

後來，他到日本時，也曾向日人說：

「我是一個愛爾蘭人。愛爾蘭大約有四百萬人民，而英格蘭卻有四千萬的人口；但是英格蘭人決不能使愛爾蘭人忘記他們自己的國籍，雖然英格蘭人用盡了方法，壓服愛爾蘭人。滿洲有三千萬的中國人，你們怎麼能用警察去壓迫他們？無論如何，警察是沒有用的，是完全沒有效力的，除非人民需要他的時候，方纔有用。但是中國現在不需他，你們是否預備用武力去壓迫他們？」

這些話，當然是在笑着中國人的無志氣無勇敢，和譏刺着日本的武力主義。蕭在北平東車站對歡迎他的記者說：

「日本的暴行應該加以制裁，中國人的抵抗，是你們的本分。」

他是不客氣的，用種種含着諷刺的話，來鼓勵中國民族，以實力來收復失地。他又說：

「中國過於酷愛和平，反受和平之累。日本過於好戰，亦必吃戰爭的虧。將來中日兩國，最後的結果，一定無異於大戰後的德法，經濟等的衰落，定將不堪設想！」

這是他對中日兩國的警告。最後，我們看看他對中日問題的解決，是抱着甚麼的意見。他對國際聯盟調查團的報告書，表示贊意，他說：

「李頓報告書，可稱公平！」

第八節 國際聯盟觀

蕭是個非戰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所以他在他的劇本聖佐安中有說：

「一個完善的和約，勝過十場的爭鬪。」

他用着同樣的口氣，又曾大聲的說過：

「當一羣狼聯合起來殺一隻馬的時候，馬的死亡，僅足以使牠們爲了這一口的美饌，引起

互鬪。人如果沒有較好的主張，決不會比羣狼爲優；同樣地，我們看到休戰與和約，僅足使我們趨向於下回的戰爭中的軍備競爭罷了。」

後來，他也和其他的「泛平社」的同志，起草過一種「國際政府」的草案，想要提倡組織一種「國際聯盟」，以期解決人類戰爭，使世界得到較永久的和平。及歐戰告終，現在的國際聯盟果然成立了；所以有人也說：這未始不是蕭諸人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政治的合作之努力出來的結果。可是蕭本人對於虛有其形的現在國際聯盟，是感到幻滅和失望的。

一九二八年蕭遊日內瓦時的見聞錄，有描寫着在日內瓦社會中，國民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對流的真相，他說：

「國際聯盟本來的使命，是在以亞爾培爾·杜馬爲首的勞工局——這方面的事業，是有多大現實的可能性。聯盟對於和平與戰爭的問題，以爲干涉或插嘴這種的事體，是它的存在理由；這寧可說是對聯盟的妨害爲對。又加入聯盟的中小國，對聯盟極爲熱心；反是，大國則較爲冷淡。這種的結果，將來聯盟遭遇着重大危機時，聯盟必爲中小國的委員所支配。」

他所說的這種預言，竟然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中國把此案提交國聯時，表現最著。前年他到日本時，也曾對新聞記者說關於國際聯盟的事情：

「你們也曉得國聯的活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國際聯盟的祕書處，是處理外交事務的。他只會開會、討論、報告，不會引起世人的多大注意。我自己也曾經出席過一次大會，但再也不敢作第二次的嘗試了；因為它祇能討論着和計劃着阻止某種事件的發生而已。其他的另一方面，就是國際勞工局，這個團體，是一個頗不合法的組織，但是它的工作，倒還差強人意。」

在蕭的見解，除了國際勞工局而外，其餘的機關，均不足言。又他在香港時，對記者也曾這樣說過：

「國際聯盟，在實際上，正在趨於沒落的路上去了。日本會對國聯虛張聲勢，中國應該知道，國聯的外交部分，就是該機關的不重要的部分；國際勞工局纔是國聯目下惟一的實體；國聯祕書處，已早被日本打倒，而國聯卻沒有辦法。」

他在日本時，記者問他對日本退出國聯的意見。他開口便把國聯的無能大罵了一番，然後說

道：

「國聯已經被日本破壞，同時國聯的無能，也已證明了。當你們開始攻擊中國的時候，當你們破壞了盟約的時候，國聯應該要做點事情的，它也應該早已制裁你們了。但是他沒有做出什麼事情，也沒有想到做什麼事情。」

蕭且這樣說：

「國聯的會員國，祇是把軍火賣給中日兩交戰國，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蕭老早就看破國聯的無能，並且感覺它的組織範圍過於廣泛。當一九二八年遊日內瓦時，他已抱着這些意見——以爲東西兩社會，各有設立一個聯盟的必要。那時候，他對東方各國的事情觀察了一番，然後這樣說：

「東方自有它自己的聯盟的必要。」

第八章 蕭的中心思想和蕭劇的特質

第一節 蕭是個「爲建設而破壞」的作家

蕭是一個文明批評家，社會諷刺者。因爲他對於現代文明和現代社會非常不滿意，而一一加以酷烈的攻擊，痛下針貶，所以大多數的世人都稱他是一個「偶像破壞者」，是一個「消極的理想主義者」；其實，這種的批評他，都是過火的說法，誤解殊多。

因爲蕭是一個諷刺家，他的作品，不錯的，都是在主張着破壞近代社會的因襲和傳統的一切障礙；可是，我們要明白，這不過是爲着「建設」的準備工作而已。自古以來，大凡要做一個偉大的建設者，無論何人，都是先要做一個偉大的破壞者，這是歷史所證明的。蕭本身也曾這樣說：「每設立一個殿堂，就先得要破壞一個殿堂」(“For every sanctuary that is elected, a sanctuary

must be pulled down.”)蕭之所以拚命主張破壞的，其真意也是在此——就是想要有所建設而已。有一種的作家，也許只做了一面——只做了破壞的工作；可是蕭則對兩方面——「破壞」和「建設」都是盡力去做的。

因為他既然是個「為建設而破壞」的作家，所以他對於現代文明的批評，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斷片的、偶然的機智；其實大不然——他一旦開口說的話，可說一一都是有線索可尋釋的，乃是根於一個「中心思想」出發的東西。所以查斯達頓在他的蕭伯納論中，把蕭的作品，特分為兩大部類——

一部是「作劇家蕭伯納」的作品；一部是「哲學者蕭伯納」的作品；而舉着凱撒與克雷奧佩特



蕭伯納的憧憬

拉這書，說是蕭的思想的移轉點；至此以後，蕭自身已組織了一個「蕭的哲學。」他已不僅僅是以消極的作諷刺的批評為滿足，而在積極的努力於宣傳的主張。蕭的哲學的思想，即是他的一切文明批評，還是社會諷刺的根柢；所要理解他的「文明批評」「社會諷刺」我們就要先領略他的「人生觀」或是「人生哲學」纔是。

他的作品，在凱撒與克雷與佩特拉以前所發表的——如武器與人和命定的人兩部，可說是「破壞偶像的」作品；而超人這一部，實可稱為他的「建設的」作品的代表的文字了。

第二節 「生命力」的哲學（其一）

做一個社會批評家的蕭伯納，對於社會各種問題所取的諷刺的態度，和所抱的錯綜廣汎的思想，我們已經於前面數章中分別的檢討了；所以在這章裏我們是要來看他的「根本思想」或是「人生觀」究竟是怎麼樣；因為前頭已經說過——他不只是一個社會批評家，而且又是個哲學者。

蕭因爲他的心地的偉大——無論其莊而諧的，對於高超的僭越；其似狂癡而僞自大的，對於偉大與天才之強索，其於社會人羣的蠢笨與愚魯的輕蔑，蕭終於是高聳的——因其目的之純正，其生活之美德與其眼界之高遠。他有這樣的話：

「合理的人，使自己適應於世界，不合理的人使世界適應於自己；所以一切進化都是由不合理的人推進的。」

只觀了這句話，他的「人生哲學」的核點已略可以窺知了。蕭就是屹然地站立着在這樣的哲學的基調上，從事於他的文筆事業。

他所說的「一切進化，都是由不合理的人推進的。」這話，實含有至大的道理。到底爲什麼不合理的人能夠這樣勇敢的去呢？這當然有了原因。據他的意見，宇宙間有一種「意志力」存在着；世界所以能夠進化，就是依了這個「宇宙意志力」的作用的結果。這種「意志力」，他特稱做「生命力」(Life force)。關於所謂「生命力」的功用，他說：

「這生命力不但是在希望着結合適配的婚姻，去產生偉大而純潔的種族；就是去產生

「超人」(superman)即在社會上所有教育、民主政體、社會主義，都是些表現，而最基本的而可能的社會主義，乃是人類血統選擇的社會運動；換句話說：就是人類的進化。」

他的意思，是以爲用此「力」可以發展人類「生」的進展，並可使社會發達。質言之：即以「生命力」爲原動力，不用激烈的共產主義，而用漸進的改良方式，使人類達到「平均收入」、「平均分配」的大同境地，過着和平安適的生活。

總而言之：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所謂「生命力」；以這「生命力」爲他的一切活動的根源——這也就是他的「人生觀」或是「人生哲學」。

那末，「人生」的真相究竟是甚麼？原來，人生的諸相，從表面上看起來無論什麼人，都感覺是極其錯綜複雜；又「人生」這兩個字的意義，也是極其含糊籠統的。對這樣的「人生」，若果我們略把他分析起來，也可以簡單的分做三個「基本相」(phase)：

第一期——是青春及預備時代，在這時期中的人們，對於一切事業，或是所抱的一切感情，都是以戀愛爲中心。

第二期——起於第一期的熱情和鼓勵之間，和第一期互相交錯；在這時期中的人們，都以教養慈愛子女為中心。

第三期——到了這個時期，凡是所教養慈愛的子女，都各能獨自生活；這時的人生，已走到最後的一步了。

從這樣看來，人生的真相，即是「不斷地再生產」——第一先產出一個人來，加以使他再生產的準備和訓練；其次實際去求配偶，實行再生產的事業；最後對於新生出來的子女，加以撫養和教育。所謂「戀愛」「家庭」「子女」這三者，便是一般人生主要的成分。所有人們的一切活動，一切努力，可說無一不與這些有關係的。人每日的勞動，決不是僅僅爲了他一個人而已，同時也是爲着撫養他的妻子，教養他的兒女。大概的人，都是爲着兒女而勞動，即說是兒女的奴隸也無不可。他的社會的活動政治的活動，無論他當時的動機是怎樣，結局都是爲着子孫的幸福；至於爲人妻的婦人，在家庭中的勞作，更明白的是爲子女而勞苦的。就是人們的休息娛樂，也顯示出人生的這個本質來。所有的小說，沒有一本不是描寫着男女間的戀愛；所有的戲劇，大都是表演男女間

的問題；所有的藝術和音樂，也是飽和着戀愛的暗示；世界上任何的宗教、道德、法律，也無一不是以「生」(birth)爲中心。這樣看來，我們的世界，可以說就是一個「大生產場」，不絕的再生下去，不斷地更新起來；老實說：世界上若是把「生」的這個事實除外了，便什麼都沒有了。

第三節 「生命力」的哲學（其二）

歐西的人們，對於「人生」這個事實，自來多是看得不很清楚的。大概的人，都是以「個人」爲本位，「現時」爲中心——不管「過去」不顧「將來」而以「個人的幸福」爲人生完極的目的。及至十九世紀前半，叔本華(Schopenhauer)纔注意着「人生」這個偉大的事實。原來他是一個極端的「自我主義」者，所以他對於「延長種族」「重再生產」「顧慮將來」這種問題，發生了許多的疑念；可是他的高尚的性格和那種連續不斷的社會的現象，使他不得不承認把這視爲事實。結局，他對這個疑念的解答，只好歸於不可抗的「生存意志」(will to live)。他說：這個「生存意志」發現在宇宙之間，只想生存於永久，一味朝着「將來」推進；在推進的途中，像

我們這樣非永久的存在的東西，都要被其無情的推在一邊。換句話說：就如游泳者推開他手邊的浪花，向前躍進一樣，一切個人的幸福，在這不可抗的偉大的「生存意志」的當前，只有低首，只有服從而已。我們不是爲現在而生，不是爲自己而生，是爲「子孫」而生，是爲「將來」而生；這樣的事實，遂使利己主義的叔本華，變爲一個厭世主義者了。

蕭的人生哲學的思想，有些像叔本華的——叔本華的「生存意志」在蕭便是人與超人裏所主張的「生命力」，而蕭和叔本華兩人的人生觀的不同點，就是蕭是非常熱情絕不似叔本華的悲觀。叔本華側重「消極」——以壓抑這意志而達到佛家所稱的「涅槃」爲理想；蕭則注意於「積極」方向，以「生命」來推進「意志」，努力把人生從黑暗引導到「光明」；就是這光明，他認爲人生的幸福，是人生的終極。他的有這樣見解，不消說的，完全是受着進化論的影響。

現在姑且先就叔本華的「生存意志」來說，假使人類受了這個「生存意志」的推動，再生又再生，只是一代一代產生下去；而一點也沒有變化，一點也沒有進步——現在的時代和過去的時代，完全一樣；將來的子孫也和現代的祖先一樣，那麼，人類的這種再生產，簡直是毫無意義的人

生中所有崇尚熱烈的戀愛的感情，完全是無謂的東西，是一種的兒戲；而人類的性慾，也只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一個罪惡而已。若然，則人們爲什麼要建設不朽的房屋來使他人居住呢？爲什麼要創造種種的東西來使他人享用呢？一切人類的努力、建設，可說都是無目的的犧牲了！

可是，對這一點，我們可以由進化論的見解來解釋。蓋自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發表以後，我們都知道人們的努力，是爲將來的，並不是無目的的犧牲。將來的時代，斷不是與現在的時代一樣，一點都沒有變化的，一點都沒有進步的。每一個時代，都表示一個階級。向着更偉大更完全的人生進去。我們的意志，只是這偉大的意志的一部分；我們的生活，只是這偉大的生活的一表現。所以我們應該犧牲了個人的「小我」去順從偉大的「生存意志」；如赴戰場的軍人一樣，不是爲了自己小我的幸福，而是爲完成更偉大的人生。這樣，不單只個人的能力要以能否貢獻於將來的時代爲標準而判斷，就是人類集合的能力——如社會、政治等機關、制度等，也都要以此爲根據而判斷。

如上所述，在進化論裏，雖然說着每一個時代比前一個時代是更加進步的；但是，爲什麼要進

步呢？關於這重要的根本點，達爾文卻未曾解答，而蕭卻替我們進一解。他解答道：

「是因爲「生命力」想理解自己，想知道自己的目的。」

據他的意見，所謂「生命力」是隱藏在宇宙之後的一種「力」。這個「力」的起源，卻不是我們所得而知的；但只是由事實上觀察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力」既不是全能的，也不是全智的，只是一種「盲目的」「不可抗的」「想生存的」力而已。這「生命力」因爲要理解自己，於是便創造出種種動物出來——自單細胞動物起，一直到我們人類爲止，以做體現它這個意志的工具。每造出一種動物，都是它的試驗；如果造出來的東西不足以達到它這個目的，則它又再造一個比前更完全的東西，來作完成它的目的之用。這樣的，錯了再試，試了又再錯，錯了又再試，經了無數的試驗，創了一步進一步的生物，最後造出來的，便是我們人類了。然而「生命力」最後造出來的人類，是否達到了它的目的呢？由蕭的人生哲學看來，現代人類所努力而成的文明，不是「生」之力；反而是破壞，是「死」之力。所以蕭相信「生命力」定會再造出比現在的人類更進一步的東西出來，以滿足它自己的目的。

蕭的主張「生命力」的推動這點，與柏格森（Bergson）的思想頗見相近；因為關於「生命力」的推動，蕭也用了「創化」（creative evolution）這個名辭。他對於「生命力」為欲理解自己，而造出種種的動物，以為試驗，而新生的東西，每比前的為進步——這種現象，特稱之為「創化」。他以為「生命力」在這種「創化」的過程中，既然是求理解自己，可知它的目的，並不在求「美」（beauty），而是在求「智慧」（brain）。在人與超人劇中第三幕，他藉修玄（Don Juan）的口說：

「對於潛在人類背後的所謂「生」這個力，「智慧」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沒有這個智慧，人將枉自送命去了。「生」經過了許久時代的爭鬪，然後把那可值驚嘆的肉體器官的眼睛，使其發達；藉這個活的有機體——眼睛，可以看見「生」自己想走的路，又幫助自己，知道威脅自己的東西，因而曉得避開以前沒有眼睛時，枉自送命的種種危險。同樣，現在「生」又創化一個「心眼」來了，這「心眼」是要使人們不單局限於物質界，須要看到生命的真目的，不要抱近眼的目的，各自為謀地去妨害或是破壞「生」的目的，而須大家共同來幫助這個大目的的前進。」

過後，修玄又說：

「生命力對哲學者說：我一直到現在只想求生，所以只想找抵抗最少的路，因此不知不識間，造出了無數的很可驚嘆的東西。但是，現在我想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的運命，所以愛選擇我自己所應走的路。於是，就如造出一個農人來替我拿着鋤頭一樣，我造出一個特別的「頭腦」——哲學者的頭腦——來替我思考。所以你——哲學者——一直到死為止，非替我努力不可。等到你死的時候，我當造出另一個頭腦，另一個哲學者，來繼續你的職務。」

如上所述，「生命力」實是蕭信仰的中心。蕭說，這「生命力」是主佔着一切人類和自然的行動，因為這「生命力」是在人的內心，同時又在人的身體的，所以蕭不如尼采般稱它爲「意志」，而當它作「人類理智」解釋。因為是在「理智」，所以凡是「生命力」對於自己的目的，還是沒達到的時候，自然會重新創出更進步的東西，以爲試驗的工具。

若論自來人類所努力而成的既成文明和人類現在的狀況，蕭直稱爲「死」的表現；事實上，已經不能滿足「生命力」的期望。在這時候，「生命力」定是繼續它的創化的工作，努力進去，以

求到達最後的目的而後已。因爲「生命力」一直到現在，已經造出了許多的試驗了。若是「人類」這種東西，試了再錯，又是失敗，則「生命力」又可以再造一個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出來，以應它的期望——這種比現在人類更進步的東西，即所謂「超人」(superman)現在的人類，若不能自救，只好待「超人」的出現罷！

要之：蕭的「生命力」的哲學是說——宇宙間有一種爲人們的意志無可如何的「生命力」存在着；這「生命力」爲欲完成它自身，於是這個「力」發現於人間，把人間推進，使他們做了種種的活動；可是，歷來受了人間的種種東西所阻害，直到現在，這「生命力」尙不能達到完成它自身的境域。但是，現在人們中也出現了「哲學者」，大家正在努力工作，以期達到「較高的組織和較廣、較深、較強的程度的對自己的意志，和較透明地對自己的理解」這種地步。所以「生命力」已經是不如從前的僅是一種盲目的「力」了。現在若果「生命力」一旦和最輝慧的知識結合起來，則可產生進化的人間；最後，並且可產生比現在人類更優越的「超人」。世間的人們，大家如受了「理智」的光輝，而進化到透明體的境域——即到達「超人」的程度時，這時候，纔可看見

理想社會的實現。換句話說：蕭的人生哲學，是專注意於積極的方面，而主張個人的「精神的革命」和「心理的改造。」他相信，以「生命力」來推進個人的意志，纔可以把人生從黑暗引導到「光明」之路；而這光明，他認為是人生的幸福，人生的終極。至於他的理想的方法，是在於開發「人類理智」以擴張「生命力」。

第四節 「人與超人」（其一）

蕭把他的「生命力」的哲學思想，最明顯的、最系統的、具體的、表現出來的作品——就是人與超人這部劇；所以他於這篇的題面的下面（*Subtitle*）特別註寫了“*A Comedy and Philosophy*”（喜劇和哲學）幾個字，以表明這部戲劇同時又是他的哲學的著作。

這書是一九〇三年出版的，是在蕭於一八九二年出版了他的處女作——鰥夫之家十年後寫的，當然這時他的思想進步得多，圓熟得多；所以蕭本身對這部書，也是非常感得有自信，他自以為這部書是一種的「聖經。」事實上，蕭後年的主張，可說都一一在這書裏；所以這部書，正和王



爾德 (Oscar Wilde) 的沙樂美 (Salome) 一樣，是蕭的代表作品。

至於蕭作人與超人的動機，可說有二個重要的——尤其是「哲學的動機」是：

第一——他所稱的「生命力」祇在希望着結合適配的婚姻，去產生偉大而純潔的種族——

「超人」

第二——以女子爲此「宇宙意志」的代表者，而以男子爲實現那意志的工具；所以欲實現上述那樣的人種的結婚，女子比男子加倍爲意識的能動者。

在這部劇中，代表「生命力」的女性的原則的人物——就是女主角名叫安 (Ann Whitefield) 姑娘。她的父親死了後，就受着遺囑所指定的兩個監督者的管束。兩個監督者，一個是舊式頭腦的藍斯登 (Ramsden)，他自家還以爲他是時代的先進者；又一個是革命家必攜的著作者，而素抱急進主義，且極喜於言辭，而對於舊式的各種習俗攻擊不遺餘力的青年革命家，名叫譚納 (Tanner)。這個譚納有一個友人，名叫奧克大維亞斯 (Octavius)，性極浪漫的，有藝術家的氣質，是非常愛安的。有一次他向監督者的譚納求他的許可與安結婚。於是，譚納就發揮他

的「生命力說」及「結婚哲學」告訴奧克大維亞斯：「在男女關係中，女性是追逐者，男性是被追逐者；」並說：「女子一生的事業，便是極力的早點結婚，而男子的事業，便是極力的不要結婚。」劇中描寫着安對向她懇切的求婚的，而比譚納更爲親切的奧克大維亞斯，則很巧妙地躲避；而對力求脫離她的譚納，則反不惜說謊，更敢作種種卑劣的行爲，利用性的魅力，盡力去追逐。那麼，爲什麼安不應與奧克大維亞斯的懇求，而反跑到譚納的懷抱裏去呢？這就是蕭的「生命力」哲學，所以能够存在的要點——即奧克大維亞斯是個浪漫的感傷的缺乏理智的人，不是理想的人物；而譚納則對人生有理解，且具有深奧的知識，是個哲學者，可稱爲近於「超人型」的理想人物。於是，蕭便將活動於安的心身中的「生命力」，使其推進到譚納那裏去；而一旦自覺了後的「生命力」，對於所經發見的追求的對象，當然是順着自然不顧一切，驀進地去追求；換句話說：女性把男性看做犧牲物，一直追逐去就是了。

這便蕭對兩性關係，所抱的見解，和一般不同的主要點。一般的人，自來都是承認男性是向女性追逐的，如丁尼生（Tennyson）於其公主（Princess）詩中，也是這樣的詠寫着——「男是獵

人，女是犧牲者；」但是，據蕭的意見，這是不對，他以為事實上「女是追逐男的，」等到追求的目的物獲得了後，便進入家庭的生活——這就是女子生活的全部，而男子不過是她的犧牲的工具而已。以這種蕭式哲學在舞臺活躍的人物，就是譚納。他說：「女子所有的生活力，是創造力的盲動。女子有時尚且也要來犧牲自身，所以對拿男子來犧牲這種事，是全然不躊躇的。」又說：「彼輩女子原來不是利己的，所以關於瑣細的事，自然是表示親切的態度。可是，她們有了一種目的——不是自己本身的目的，而是全宇宙的目的；所以男子這種東西，於彼輩女子看起來，不過祇是為達到目的的工具而已。」又說：「女子對男子的照顧，好像軍人的保管鎗礮和音樂家的珍愛「梵亞林」(violin)等一樣。」

抱着這種思想的譚納，起初完全察不到他所監督的安對他有了熱烈的追求；及至他的汽車夫——叫做史屈拉卡 (Straker) 點醒了他，這時纔着急的駕着汽車，抱頭鼠竄躲避到大陸西班牙去了。(以上為第一第二兩幕的劇情概略)

譚納到了西班牙，驅車過西爾拉·內華達 (Sierra Nevada) 時，被山賊所擒，他也就在山寨

裏過夜。夜半譚納夢着他化爲修玄 (Don Juan)，安化爲安那 (Ana)，藍斯登化爲石像，山賊的首領化爲惡魔，大家聚着大談起了「生命力」的哲學。這夢境的一段，是蕭最致力寫作的，所以他的「生命力」的哲學，「超人」出現的思想，也是在這段裏，表露最顯明的。而這段夢境是以希望產生較進步的人類的安那的呼聲爲終結，安那說：

「還沒有造出！那麼我的工作還沒做完（竭力的在畫十字架）我相信未來的生（向宇宙環呼着）一個父親，請給一個超人的父親！」

西爾拉·內華達的夜色已開，在清明的背景中，微微地浮出一座山峯；這時候從遠處傳來的生人的呼聲，已經可以聽得很清楚了；那呼聲說：「汽車！」「汽車！」原來就是安一行追着譚納的踪跡而到這裏來了。他們也遂爲西班牙政府所派的軍兵，從賊巢救出。（第三幕）

譚納自在西爾拉·內華達山中被安追到了後，遂屈服於安，事實上也已做了安的捕虜物。到了這個時候，譚納纔知道從前一切的事情，原來都是安所設計佈置，以爲來追求他之用——如遺囑裏面，命他做安的監督者，也是出於安所計謀之一。於是，譚納說：

「那麼這遺囑是的了！網子早已張開的啊！」
這時候，安也集中他的魅力，對他說：

「早就已——從我們孩童的時候起——我們倆人——被「生命力」……」

安就是爲了「生命力」的驅使，自早就希望譚納做一個「超人」的父親，所以有了那種的行動。譚納因躲避了不開，於是便屈服於她，悄然地這樣說：

「我們是行着世界的意志，不是行着我們自己的。我有一種可怕之感念，以爲我恐怕應當結婚，因爲你應當有一個丈夫——是因世界的意志的緣故。」

他又不願意的說道：

「……結婚對於我是變節，是污辱心靈的神聖，是男子面目的破壞，是「生」之特權的賣卻，是屈辱的降服，是不名譽的獻城，是敗北的承認。……」

這樣譚納自認自身已陷在「生命力」的掌握中，於是，攔住安在他的手臂中，緊抱着，說：

「……我愛你啊！「生命力」迷住我哩！我抱住的時候，我臂中已有全世界了……」

結局，他承認和安的結婚。一般世間的人，對定了婚的人，大都以為是幸福的，可是這時候的譚納，對於這點，卻說了老實的告白：

「確實說，我不是有幸福的人；安看起來，好像是幸福的，實在她不過是勝利了，成功了，奏凱歌了而已。那不是幸福，不過是強者賣自己的幸福的代價。我們倆人所做的，不過是捨棄幸福，捨棄自由，捨棄安靜，尤其是捨棄未知的將來所可能發生的浪漫的事，為着照顧家庭和家眷罷了。我願人不要利用這個機會，把我做犧牲，飲得半醉，說些糊塗話和粗鄙的諧謔……」（第四幕）

以上所述的，是人與超人劇的概要，此外尚有一段「插話」(underplot)：即描寫着奧克大維亞斯的妹子梵亞勒·魯濱遜 (Violet Robinson) 和美國富豪的兒子，名做黑克脫·馬龍 (Hector Malone) 的戀愛關係的小故事。原來，梵亞勒和黑克脫的關係，是私自結婚的，所以不肯將她的丈夫的姓名發表出來。於是，親戚朋友們，大都疑她有什麼醜事，處在當時的那種因習傳統的社會之下，因而大家都是看她不起。可是，祇有譚納，稟着他「生命力的哲學」，勇敢地稱贊她為實行「宇宙意志」的使命，不怕人間傳統禮教的束縛，是一個新的人物。所以譚納和安的結婚，若

是可以視做爲了產生「超人」的第一步，則梵亞勒和黑克脫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對傳統的結婚——以遺產和聘金爲目的——的挑戰，同時又可以稱是表示立於勞動的一種新的結婚樣式。

蕭最不喜的東西，是英國上流社會的「虛偽」「偽善」「惡德」這種違背本心的行事，所以在他的各種劇本中，無不盡力排斥，把它們暴露無遺；而在這人與超人劇中，當然也是一樣的攻擊下去。譬如梵亞勒在結婚前已懷孕這事，大家都視爲醜事，看不起她——只曉得把名譽論的假面排架出來，大驚小怪，滿口道德；而對於快要做一個母親的人的幸福，和快要生出來的嬰兒的健全——這些迫在眼前的最緊要的問題，則全不注意，也不稍加設想。所以蕭在劇中，便藉了譚納的口舌，很巧妙地把這諷嘲着說：

「只曉得對貞操一味責備——迫着麥格大連 (Magdalen) 咽咽啜泣；而對無辜的嬰兒，印以可恥的烙印——這原來就是所謂道德啊！這種道德，我不願其存在於我們的中間；道德這類，是惡魔的東西，能够回它的惡魔本家去最好。」

(註)——麥格大連是新約全書中「路加傳」第七節裏，所記載的罪人，她以眼淚洗基督的足，而被赦罪。這裏的意

義，是指麥格大連爲「經已改善了的有私生兒的婦人。」

至於對梵亞勒的「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曉得我是不錯」的說明，蕭仍藉了譚納的口舌，同情的說道：

「啊！在心裏，他們是曉得的，可是，他們因爲對着道德的禮教的等等無意義的迷信的關係，所以不得不不要責備你罷！」

又在劇中第三幕，蕭也藉了山賊領首敏多遮（Mendoza）的說話，把安的監督者——當時在社會上有聲譽有地位的藍斯登的生活的黑暗面，無客氣地全盤托出；他對藍斯登這樣的說：

「你[？]呢？先生，常常來吃夜餐的，和幾位不同的婦人。」

因爲這個在西班牙山中做賊首的敏多遮，從前曾在倫敦「沙鍋飯店」（Savoy Hotel）當做了堂倌；在他們的餐桌，都會侍候過，所以他們本性的生活方面，都經爲他所親親目擊；於是這個賊首便把實事介紹出來，以揭破他們這種劣紳的虛僞、僞善、惡德種種的行爲。

第五節 「人與超人」(其二)

人與超人，不但在「質」的方面，是優越的；即在「量」的方面，也是蕭所有的著作中，最大部的。莫怪徐志摩評這部書爲「一篇很長，頂繁，頂囉嗦的戲劇！」

這劇全篇分爲四幕，普通在舞臺上演的時候，多把第三幕「西爾拉·內華達山中的夢境」省略。可是，有時專將第三幕題名爲「地獄裏的修玄」，獨立成爲一幕來演；而這第三幕的夢境，實係蕭思想的精髓。

在這部劇的前頭，又附有一很長的書信體的序文——是一篇蕭獻與友人瓦爾克里(A. B. Walkley)的書文中開宗第一句便這樣說着：「瓦爾克里在十五年前，曾向我要求作一篇 Don 劇，現在這部人與超人，便是應這個要求而產生的東西。」這就是蕭作人與超人的動機。所以，這部書也可以說是藉名於 Don Juan 劇而來表現蕭自身的「超人哲學」和「生命力」的思想的一篇哲學的喜劇。

“Ivan Don Juan” (Don Juan 若照西班牙語譯音，應爲修·胡安)「伊凡·修·胡安」的傳說，在歐洲各地，流行已久，同時也是很普遍的。相傳最初介紹這個人於文學界的，是一個西班牙的詩僧德列茲 (G. Tellez)，他作了一篇劇，叫做塞維拉的蕩子和石像的客 (El Burlador de Sevilla y convidado de Piedra)，這篇是在一六三〇年刊印發表的。內容是敘述着一個蕩子而兼劍客，詩人的貴公子——修·胡安到處問花尋柳以求女性的戀愛，後來和一個女性——安娜 (Ana) 發生了關係，竟爲安娜的父親所知，因而與修·胡安決鬪，不幸反而爲修·胡安所斃。過後，安娜便替着她的父親造了一尊石像，以作紀念。修·胡安爲欲表現他的反抗和大膽，便約着石像到家裏來夜餐；到了夜半，石像也居然光臨了。於是修·胡安大驚起來，這時石像便迫修·胡安懺悔，修·胡安堅拒不從，遂被石像把他送到地獄去了。

自從這篇傳說介紹於西班牙文學界了後，因爲當時的西班牙，是歐洲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歐洲各國的文人，都爭相仿效，取材於這篇傳說，而創寫許多這類的作品，其數達幾百種之多。

歐洲各國中，最初，這劇在意大利比在西班牙本國，更見流行；而意大利人所作的——「修玄

劇」則以一六九〇年支哥尼尼 (Cicognini) 的喜劇——Il Convitato di Pietra」為最著名的。在法蘭西，最著名的，為一六六五年莫利哀 (Molière) 所作的“Don Juan”而外，十九世紀時，還有大杜馬 (Alexandre Duma) 的“Don Juan de Marana”和米塞 (Alfred de Musset) 的歌詩“The Maitree de Dun Juan”。在德國，則一八一四年霍夫曼 (Hoffmann) 的小說“Don Juan”為最著名；可是把這傳說普遍化的功勞者，總要算是莫差特 (Mozart) 的歌劇“Don Giovanni”。在大陸方面，此外尚有得·累內 (De Regnier) 的“Contesse de Noailles”和甘底也·班得禮 (Gantier, Bandelaire) 等的歌詩，都是關於修玄的著名的作品。回觀西班牙呢？還有曹里拉 (Zorrilla) 的“Don Juan Tenorio”等的作品。最後，看到英倫島，把這傳說介紹到英國的，是可乾 (Aston Cokain) 這個人，他於一六六九年作了“Tragedy of Ovid”劇。嗣後一六六七年，沙德衛爾 (Shadwell) 把這傳說做題材，寫了一篇悲劇——叫做“The Libertive Juan”。這篇和人與超人，都是在英國被稱為最著名的「修玄劇」。

在蕭的人與超人劇中，男主人翁譚納 (John Tanner) 是由 Don Juan Tenorio 女主人公

安(Ann)是由安娜(Dona Ana)化出；而在第三幕的夢境，又有修玄、石像、安娜等出現，可是實際上與“Don Juan”原劇是無關係的。

在人與超人的序文中，蕭也會明白地說過：事實上的 Don Juan，祇不過是一個放蕩的浪子，並不是二十世紀必要的人物；他一生所經歷的，也和二十世紀男女的關係不相同。然則，蕭爲什麼應瓦爾克里的要求而作了這種「修玄劇」呢？其理由是因爲瓦爾克里向來是只會提出問題，而不願自己作答的人；反是，蕭則是個只好自求解答的人。所以，在蕭推想之餘，知道了瓦爾克里是要他用哲學的思想，去解釋 Don Juan。

於是，蕭便從哲學的意義上，特別創造一個修玄；這個修玄是一個具有非凡的才能，對善惡能夠辨別很清楚的人。可是，他的一舉一動，都不顧着世上所稱的道德、傳統，或是法律這種東西的束縛；而偏偏定要任性——照着自家的「本能」去做的。這究竟又是什麼原因呢？據蕭的創意，修玄敢出於這種的行動，實是受了一種「宇宙意志」所支配；換句話說：修玄所行使的意志，不是他自身的意志，而是超乎他個人小我以上的大意志。於此，蕭建立了他的所稱的「生命力」說來了；所

以，這部書直可說是蕭的哲學思想的表現。惟中間插以他特有的機智的諧謔的文明批評，所以這部書又可以說是一部「最快意的」現代喜劇。

此外，這書又可視為蕭的社會主義宣傳書之一；原來，蕭的劇本，無一不是宣傳他的社會主義的工具。在這部人與超人的第三幕冒頭，在西爾拉·內華達山巔，譚納和山賊們集談時，蕭很巧妙的將三種社會主義的信念描寫出來——即「理論的」、「烏托邦的」及「實行的」三種，這三種，無論任何社會主義，都可歸納於其中之一。單看了他於這部劇正文的後面，特附有革命家必攜一篇，則此書為宣傳社會主義之一，更無疑義了。

他這部書的體式，也有和別人很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不但在書後附以上述的革命家必攜的獨立的文章一篇，即在正文前，也附有一篇書信體的序文。他為什麼要附這一篇革命家必攜於後面呢？對這一點，他在序文裏，卻有特別的說明着。他說：「一般寫作小說或戲劇的人，每在作品中，說所出現的主人公是如何賢明，如何有思想，做了如何偉大的創作，卻都沒有具體的把所說的主人公的作品揭載出來為常。所以使讀者等到讀完一篇小說或是戲劇了後，每抱着一種不足的

感念而發生許多的疑問。」他因爲不欲犯着這種的毛病，所以在他的這部劇人與超人中，曾說——主人公譚納著有一篇革命家必攜的書，便就在正文後，特別把它全篇掲載出來，使讀者於讀完正文了後，有再詳細玩味這篇的機會，期免令人發生種種不足之感，和疑問之念。這種寫作的體式，確實是蕭的作劇特色之一。

這部人與超人的內容，能够寫得那樣好，好像是蕭由最精緻的藝術氛圍氣中產生出來；可是，事實上是完全相反的——他於一九〇四年六月三十日，寫給亨德生的信中，有說：

「事實上，我作這部書（指人與超人）的時候，是早上寫的；而下午和夜間，我都在一個倫敦市會議的議會室中，爲着溝渠、道路、電燈、稅率、和職工薪金等等問題而戰鬥。這就正是這部書與許多由音樂的客室之中所胎育出來的作品，大相異趣的緣故。」

蕭的生活中，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四年，正是他一面作劇，一面在政界大顯着手腕的時期；在這種俗務紛擾的當中，偷暇抽身所寫的——便是他的作品中最傑著的人與超人。可見寫這部書時，他所費盡的苦心和所灌注的精神，實有非紙筆所能表述的啊！

這篇劇，初次上演的，是在倫敦，時爲這劇出版後第三年的一九〇五年。其次年，「舞臺劇社」(The Stage Society)也將此劇上演；自此以後，這劇在世界一般的劇壇，便占着極重要的地位了。

這部書刊行以來，在英本國，經已再版了三十多次；其他世界重要的國家，也都有譯本。在中國則於蕭本身遊華的時候——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始有羅牧的譯本人與超人（刪除序文和革命家必攜）出版（由「商務」）對這譯本的批評呢？則有張夢麟的「羅牧譯蕭著人與超人」一文。（圖書評論第一卷第十一期）可以參閱。

第六節 宣傳的祕訣

自一八八五年至八八年，是蕭對社會主義最熱狂的時代；在這時期中，他常爲着他的主義的宣傳，拚命去練習了演說（他自己也說他好像學滑冰或腳踏車似的猛熱地練習過）無論在屋裏的壇上，街頭的路傍，或是公園的一隅，他爲着主義的宣傳，對羣衆作了的演說，爲數不只幾凡；因

是，他對把住羣衆心理的祕訣，也學習了不少。而且當他在「泛平社」裏活動時，對於同志的意見，他也每能接受採納；並且肯去加以研究而將其總結，潤以文學的形態。所以，他寫的許多劇本，都具有議論的形式，而多有討論似的色彩者，可說都是由於他的體驗所得來的。他知道無論是演說，或是談話，如果不很輕巧地表現出來，決不會打動人心；所以他寫劇本和評論時，也利用了這種祕訣。

原來，他是一個爲達到目的最善應用種種奇妙手段使人們注意的人；當他爲着鼓吹社會主義進出街頭時，最初他的宣傳的標語，是：

「給我大車和喇叭！」(The cart and trumpet for me!)

等到「大車」和「喇叭」經已不流行了後，觀世明敏的蕭，也將他的宣傳標語，改頭換面，用最時髦的口氣，喊道：

「給我無線電與銀幕！」

蕭早先就認識有聲電影的宣傳的功用，他稱讚和利用有聲電影的理由——是因爲電影本

來是一種最適於宣傳民衆藝術的東西，他說：「有聲電影，可以把劇中所具有的一切美點更廣闊的表達於全世界。因爲一般戲劇的排演，由演員和時間的不同，不能有恆久固定的價值；同一劇本，因爲演員和時間的變更，從前的美點，也就隨着而變化了。祇有這種電影，能保持原演者的一切美點至於永久；而有聲電影且把那些由對話而表出的特點，都能具體的表演出來，這是和無聲電影所具的弱點——使觀衆意念中總忘不了是看畫——不同的。」他所持着這種意見，正和卓別麟說「有聲電影的演出缺點是勝過了它的優點」這話相反的。但是，後來蕭對有聲電影也發見了缺點——他從有聲電影看見他馬齒漸增，嘴勢也已漸不像樣了；於是，他便放棄了有聲電影，而改用了「無線電。」因爲這無線電可將他的聲音遠播於環球，而且有不引起他個人臉子曲線的問題的好處。

蕭的宣傳的手段，我們已略加觀察了，現在來再看他的方法吧。他自己曾這樣說過：

「我的方法，請注意！是用最大的苦心去尋求應當說的話，然後用最放肆的語氣說出來。其實呢？真正的笑話，就是我並非說笑話。」

這裏，他所說：「用最大的苦心去尋求應當說的話，然後用最放肆的語氣說出來」的意思，就是說——觀察事物時，不要受俗見所困，傳統所蔽，須用腦力去認清「現實的事實。」纔能達到撇開煙霧重見青天的境地；到了此種地步，我們纔有「切實的態度」以建設理想的社會。

但是，他的基本的宣傳方法，是用他的「喜劇」來完成他的文藝上的使命，和達到社會改造的理想。由來，他的先輩易卜生寫劇本的目的，是站在某一種社會情形及主張的立場上，描寫着人類和他們的情感以及命運這方面的事情；而蕭呢？因為他本身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以一樣的，他除了把社會問題取做題材而外，他是藉了舞臺，利用劇本，以爲他的思想和主張的宣傳。而他的藝術的手腕，是在以「機智」「反說」「談諧」「諷刺」來揭發現代社會的癥結，文明的污濁。

無論如何，凡是他所說的所寫的，都含有一種的「決意。」即是——專注意在非使一般羣衆聽他的說話，讀他的文字不可；所以羣衆喜歡聽笑話，喜歡諧謔，他便以笑話諧謔出之。他曾這樣說：「爲要引誘羣衆來聽我的話，我只得裝瘋作傻，裝成做了特許的瘋子，做了公認的小丑……我的方法，是費心竭力去找應該說的話來說，而又以極輕狂的態度說出；可是，自始至終，真正

的笑話，是我的存心極其真摯。」

第七節 蕭劇的特質（其一）

亨德生於其所著蕭伯納傳的引言裏頭有說道：

「蕭伯納所以引起我的興趣，不是因為他是社會主義者、著作家、經濟學者，是因為他是個新式的戲劇家。」

可見他的劇本有和人家不同的特質了。

蕭的戲劇，原來就是他用來做宣傳他自己所抱的社會主義思想的武器。他對於單單給與人們快樂的文學藝術，或是祇是引人進入甘美陶醉的境地的文藝作品，是極端嫌惡，視若蛇蝎的。他說：設使只是僅僅由「爲藝術的藝術」的動機而寫作，則他雖兩三行也不屑執筆；他寄與托爾斯泰的信的一節，有寫着這一句：「所謂藝術作品，若是祇爲藝術作品，我一字也不屑寫作。」所以，照他的意思，凡是可稱爲藝術，斷然不是單單在使人們感到興趣，也不是僅僅在引人入陶醉的境地，

再也不是祇在於使人忘卻現實生活的慘苦；其實，是有教化人們的力，指導文明和社會的力，和生活淨化的力，若是沒有這種的力的藝術，可說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了。普通的人們，都以爲劇場不過是在提供快樂、興味，或是嬉笑的地方；但是，蕭則說劇場的職分，是在於「使看戲的人們刺戟，使他們思考，使他們受苦」所以蕭的作劇的態度，好像學校的教師或是宗教家那樣的；他自己且以「人類解放戰爭的勇敢的戰士」自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蕭伯納和卓別麟在
檀香山某茶樓邂逅相遇握手談心的情景

關於這問題，他在一八九一年，爲了泛平社所講演的「易卜生主義的精髓」裏，有下面的一段話：

「易卜生發見了——凡是世上愈普通的場面，在戲劇，是愈有興趣的——真理，而寫了劇本。莎士比亞雖也是把和我們一樣的人物登演於舞臺，總是沒有把這些人物置在我們這樣的境遇的裏頭。我們的叔父殺死我們的父親——這種的事，是幾乎沒有的，又和我們的母親結婚——這種的事情，也是幾乎沒有的。我們在原野沒有遇見能告訴我們的運命的魔女；又把我們的肉以一金鎊的價值入質於他人以借錢——這樣的事情，也沒看見的。但是易卜生則把莎士比亞未曾做的事常常嘗試過了——他不但祇把我們拿到舞臺去，更進一步，把在我們自身這樣的境遇裏的我們拿上舞臺去；所以舞臺上所發生的事，同時也是發生在我們自身的身上。在舞臺上演着我們昨日自身所做的一樣的事件。又一個的登場人物所想的事，正和我們今天早上心的裏頭，所竊思的一樣。若是演了這樣的戲劇，則觀客必一定不知不覺地吞聲靜息將全副的精神灌注於舞臺。哈姆烈特裏的劇中劇，怎樣使觀看的克魯里亞斯會感動了心？這就是克魯

里亞斯觀看時，在舞臺上，發見了自己的事在着上演。凡是要使戲劇成功，一定要取材於萬人最關心的問題，把人間性的根底掘下去纔是。」

這雖然是蘭明易卜生的「現實主義」(realism)的一段，總是文中所講的戲劇的特質，同時可以看做是蕭自身的戲劇的特質。從日常的生活或是社會的生活裏，摘出緊要的問題，即把這種的問題在舞臺上加以說明、分析、解剖，以闡明其根本的意義——這就是蕭的戲劇。

那麼，戲劇的題材中，緊要的問題和沒緊要的問題，怎樣區別呢？在蕭的意見，就是以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做了區別的標準。由這種的立場來說，就是所有組織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道德的一切，都成爲問題。這些的東西，不過是粉飾着現代社會的惡德或是罪業的假面的存在；把這種假面肆意剝脫下去的事，由蕭的立場看來，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蕭在這種消極的，破壞的方面，尤有着他最得意的手腕——就是把「布爾喬亞」的社會組織的缺陷、短處、弊害，拿到俎上去，然後把它們解剖而批評的才能，是他最能盡量發揮的。歷來，像他的澈底的把英國人的「布爾喬亞」的本性，明白地暴露出來的作家，可說是很少的。

蕭的戲劇和易卜生一樣的，都是以「論議」(discussion)的形式，貫徹始終的。普通的戲劇，一般都是稱做「行爲的模仿」，把「死」「病」「掙扎」「天災」這樣的事件做主要題材；但是蕭的戲劇，則沒看見這樣的色彩——所有登場的人物，都是好議論的人。像他所寫作的結婚 (Getting married) 這一齣雖然是一個獨幕劇，但是在舞臺上演，總要三個鐘頭纔能完畢。劇中自頭至尾，都是以「結婚」這層事做中心的問題，而加以講義、論戰、議論、釋明。對這種很少「動作」而「論議」居多的劇，在觀看的眼睜來說，是不見有甚麼變化的事情，而應該會感覺着平板、單調、易陷於無聊。但是，對這方面的補救，幸得蕭巧用了他的特有的幽默、諧謔、諷刺、警句來加味；所以會使看的人，不但不覺到討厭，而且不絕的感到妙趣津津。

在蕭的戲劇中，凡是令人魂飛魄散的甜蜜的戀愛的情景，或是煽情的 thrill (感動) 的場面，是殆不看見；這樣的場面，他是故意躲避，不給描寫出來的。照他的意見，陶醉的狀態，或是恍惚的境地，都是智力陷於催眠狀態的一種。對於理解戲劇中重要的精神上，是一種阻礙的東西。像蕭這樣的嫌惡着戀愛的文學或是排斥感傷主義的作家，確是很少的；總是，他的戲劇中，不是並戀愛的

場面或是幽會的情景全也沒有的，像他的干提達劇中的第三幕，幕開的剎那的光景，具有「肉體美」的，擁有青春和母性的二重魅力的干提達，靠着爐邊的「沙發」坐着的情景確實是令人心神惚迷的境地罷。

第八節 蕭劇的特質（其二）

「假若有人問我：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便告訴他：我是一個解釋者。」

蕭的這句話，是把他的寫劇的精神，說得最中肯的。因為他是利用他的戲劇來宣傳他的主張——就是借了他在劇裏所創造的人物，來解釋他的思想。並且在每一篇劇本的前面，總得費了同樣的或是加倍的篇幅去寫「序文」，以解釋他自己的主張和態度；所以有人說，蕭不知是爲着「劇」而作「序文」，或是爲着「序文」而作「劇」——如查斯達頓，甚至嘲笑他是個「序文的人」。不但如此，蕭有時還要在劇本附了「後記」或是「註釋」之類，去解釋他序文和劇本裏的不足以及不易了解的地方。

這樣看來，蕭的戲劇的作品，與其說是劇本，不如說是一篇「論文」，一篇「演說辭」，或是一段的「批評」。原來他是以戲劇為解釋他的社會思想的工具，而沒有以寫劇本為最後的目的；因為在他的劇本裏，讀者既然不能找到如莎士比亞的作品中那樣的故事，又很少看得到如易卜生的作品中那種的人類的情感。而他所寫作的四十餘種的劇本中的角色，更沒有多少是活着的；這因為他把戲劇中的人物，祇看做是表示着意見的播音機而已。

所以，就劇本的本身講起，也不是人物的結構，而是各個人物意見的結構；因此，劇本中的故事，不是人物的鬭爭，而是意見的討論。

此外，關於「舞臺」的指導的方面，蕭也寫得特別的繁瑣，好像「怒氣勃勃的」「堅持不屈地」「回憶的樣子」「很當心地察看四周」等類，都是長而多餘的話。對這點，許多倫敦紐約的出演者，雖然常常寫信來向蕭訴苦，但是他倒覺得這些字眼不但是舞臺的指導，而是文學上談諧的地方。他在寫給威爾根生（Louis Wilkinson）的信裏，對於他不能接納他的演員所建議的理由，這樣寫着：

「我因為預備把我的劇本印在紙上，成爲一件完整的藝術品，使讀者讀着詳盡的舞臺指導，有一個更清楚的景象呈現於他們的心眼前；所以我不能採納我的演員的建議。」

其實，這卻是蕭的劇本的優點。在莎士比亞的劇本裏，「舞臺的指導」這方面的記述，簡直是短得不能使讀者有一個比較的明晰的印象；但是，莎士比亞的劇本裏，所以沒有像蕭的那麼長的舞臺指導，是爲了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專爲着上演的用而作的。而蕭卻是近代的第一个人把劇本印成了書本，在戲院的觀衆以外，能獲得了廣大的讀者之羣的——如人與超人劇本的最後的一句：「Universal laughter」（衆人大笑）這幾個字，據堪利夫爾（Cunliffe）所解釋，這不單只指劇中的人而言，恐怕幾千萬的觀衆和幾千萬的讀者，也都包括在其中呢。

蕭劇的特質，不但在「序文」「後記」「註釋」「舞臺指導」的文長，即劇本中的「對話」，往往也弄得很长，而沒有動作——這是和易卜生犯了同一的毛病，不過他的對話，充滿了不可企及的機智，使人不覺厭倦，而且都反被牠吸收去了。

要之：蕭的寫劇本，不在乎讀者和觀衆的是否會欣賞；而其最要的目的，乃在乎求他的主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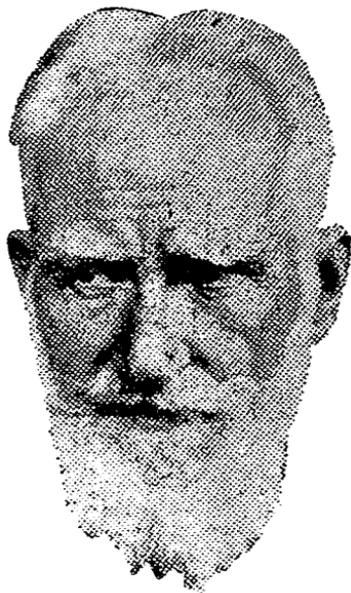
「解釋」能獲得讀者和觀衆的信仰。

第九節 蕭劇的特質（其三）

蕭的戲劇的特質，在上面已經略述過了，現在且再進一步來觀看這些特質具體的怎樣表現出來。要看他的戲劇的特質的具體的表現，便是要看他所發表的劇本。他的許多劇本中，尤以超人與

超人這部是他的代表的作品，而是「建設的」作品，其餘的，大都是「破壞偶像的」作品；關於超人的內容，在上面我們已經略加說明了，茲且再就他的二三的別的作品看吧！

在鰥夫的家劇裏，關於描寫着比像以塵埃爲餌食肥胖的蒼蠅一樣，以貧民



窟的貧乏爲種子而肥胖起來的中產階級的優裕的生活和青年的紳士性這方面，他是十二分成功的；總是對那種社會，要怎樣來改良纔好的方面，卻都沒有提出甚麼的暗示，或是一道光明給我們的。

在華倫夫人的職業劇裏，對於在布魯塞爾（Brussels）或是維也納（Wien）各地經營娼館而致富，居然也可做了和紳士淑女般的生活的人們，公然容納其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的真相，他極鮮明地把這些黑幕，暴露出來——全劇只有摘發、攻擊，而沒有甚麼對「救濟」的方途的暗示。因爲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眼光看來，這劇中所寫的，關於傷害那時代的所謂風化的地方和冒瀆宗教的神聖的地方不少，所以這劇在一八九二年初次上演後，在英國即被禁止，好久不許再上演。

在這劇中，又把要求婦德或貞操的人們自身和社會狀態本身，迫着女兒或是女子，使其不得不賣身於結婚或是賣淫的——這種事實，暴露無餘。在現在的時代，把這劇拿來當做「學校劇」的標本，堂堂公演，也是不足爲怪；但是在「肚子」不得稱做“belly”，尤其是男女間，「性」的存

在不能觀衆想起的「維多利亞」朝的時代，這劇的上演被禁止，或許是當然的事吧！但是，這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弱點弊病，可說暴露無餘，穿揭出來是成功的；可是，怎樣來改造，或是對多數的女性，真實來尊重，要怎樣纔好——這些事情，則蕭全沒有提出具體的意見。

這樣看來，蕭對於現代社會的摘發、非難、破壞這些方面，可謂無時不把他的才腕發揮無餘；但是對於「建設的」方面，便還是每見了無色。所以可以說他做了社會批評家和告發者，卻實是有天才；而做了直接行動者，却是失敗的。——這點，到底可以視做爲社會主義的作劇家的蕭的長處呢？還是短處呢？這卻還有問題，但是這在他的戲劇裏，確實是一種具有特質的東西。

蕭雖然是個社會主義者，而不信依「普羅列他利亞」的階級的革命可以革新社會的，又對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也不能苟同的。他親身踏入依「普羅」階級的革命，正在建設新文化的蘇俄，而在那裏他總不能發見有甚麼「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祇稱它做「泛平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實現而已。他的信仰，無論如何，總不出社會民主主義的範圍的一步。原來蕭自參加了社會主義的運動，總經過了有半世紀，其間依靠他所提倡的社會民主主義，英國社會受其影響而見

社會主義化的程度，卻也不淺；但是從一方面來說，爲了他的主義的宣傳，資本主義因而被提醒，其宣傳反成爲資本主義的「補強工作」之用的地方也算不少——其原因就是他缺乏着「實力」的緣故。

聰明的蕭，他本身對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行力不很大——就是他的社會民主主義不是會弄出真的社會革命的東西這一點，恐怕內心老早已經自覺了；所以他一方面保持着「現實主義者」的態度，同時又抱有一種「理想」——就是抱了另一種新的思想，他的「超人」的思想或是理想就是這了。換句話說：依着「超人」的出現，以致社會改革或是進步——這就是他所想的事情。而這「超人」的思想，在上面已經詳細說過了，是以「生命力」(Life Force)做根柢的；普通以「生命力」的哲學聞名的人與超人這部劇，可說就是「生命力」的哲學具體的表現出來的戲劇（詳細參看本章第二至第五節）；所以這劇便稱爲他的「建設」的作品了。

綜上觀之：蕭劇中對建設的方面的暗示，除人與超人裏所論「超人」的理想而外，雖少有所提及；但他希求社會改革和爲時代工作的熱誠，確有爲世人所不能企及的。其所以對「破壞的」

言論獨厚，而薄於「建設的」者，無他，也是因為他是個「為建設而破壞」的作家的緣故罷了。

蕭對於他的鰥夫的家那種的破壞的作品，也會這樣說過：

「我希望有一天社會能夠將這些劇中所說的害惡改革無餘，使讀者讀這些篇劇時，莫明篇中所說的是甚麼。」

於此，可見蕭作劇的真意在那裏了。有些說蕭的劇大都是論時事問題社會問題，那麼，一旦問題解決了後，他的劇也就不會發生興味，壽終正寢了；而查斯達頓且嘲笑着他說，惟其是想新的人，結果比任何人先舊。其實這話，不必別人來說，蕭自身也曾同樣的說過了。

原來，蕭的寫劇，並不想流傳永久，他只想貢獻於當時；換句話說：他只想為時代做一點工作，並不想為自己博名聲。他的這個偉大的人格，便遍在他的劇本裏，縱令有一天，他的劇本中所論的問題，經已解決，已不能發生興味；然而他這個崇高的人格，還能使他流芳千載，永久傳下去，仍能使後世的讀者欣喜讀看他的作品，這是可以相信的。

附錄

(一) 蕭伯納著作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製表)

(1) 小說		名	寫作	上演
出版				
	Immaturity	未成熟	1879	
1905	The Irrational Knot	不合理的結合	1880	
1914	Love Among the Artists	藝術家的愛	1881	
1886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凱希爾·白郎的職業	1882	
1887	An Unsocial Socialist	非社交的社會主義者	1883	
1929	The Unknown Warrior	不知名的武士		
1933	The Adventures of a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of God	黑女尋神記		

(2) 社會主義論文

1884	Fabian Tract, "Manifesto"	泛平社宣言	
1885	Fabian Tract, "Warning to Provident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警告天佑的地主和資本家	
1889	Fabian Essays, "The Transition" and "The Economic Basis of Socialism"	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和經濟基礎	
1891	The Impossibilities of Anarchism	不可能的無政府主義	
1892	The Fabian Society; its Early History.	泛平社的初期的歷史	
1896	The Illusions of Socialism	社會主義的幻想	
1900	"Fabianism and the Empire" Manifesto by Fabian Society	泛平主義與帝國	
1901	Fabian Tract, "Socialism for Millionaires"	富豪翁的社會主義	
1904	Fabianism and the Fiscal Question.	泛平主義與財政問題	
1904	The Common Sense of Municipal Trading	市營的常識	
1908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Economic)	泛平社的社會主義論文(經濟)	
1909	Socialism and Superior Brains: A Reply to Mr. Mallock	社會和超等頭腦：答馬羅克先生	
1914	The 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	戰爭常識	

1918	How to Settle the Irish Question	怎樣解決愛爾蘭問題	
1919	Peace Conference Hints	和平會議的暗示	
1928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有識婦人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指南	
1931	What I Really Wrote about the War	我關於大戰的眞言論	
(c) 翻譯			
1891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易卜生主義精華(完成於一九一三年)	
1895	The Sanity of Art	藝術的健全性	
1898	The Perfect Wagnerite: A Commentary on the Ring of the Nibelung	完的瓦格納派：尼伯龍指環釋義	
1905	First aid to Critics	給批評家之一助	
1906	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	戲劇意見與論文集	
1913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Now completed to the Death of Ibsen		
1926	Translations and Tomfooleries	譯文與愚行	
1931	Our Theatres in the Nineties	我們一八九〇年代的戲劇三卷	
(*) 編譯			

1898	Widower's Houses	鰥夫之家	1886-92	1892
1898	The Philanderer	奸迷者	1893	1907
1898	Mrs Waverley's Profession	華倫夫人的職業	1893	1902
<p>以上三種名爲「不快意的戲劇」(Plays Unpleasant) 而出版，爲他的「快意及不快意的戲劇」的第一冊。</p>				
1898	Arms and Man	武器與人	1894	1894
1898	Candide	千總達	1894	1897
1898	The Man of Destiny	命運的人	1895	1897
1898	You Never Can Tell	你再也說不出	1896	1900
<p>以上四種定名爲「快意的戲劇」(Plays Pleasant) 而出版，當做他的「快意及不快意的戲劇」(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的第二冊。</p>				
1900	The Devil's Disciple	魔鬼的弟子	1897	1899
1900	Cæsar and Cleopatra	凱撒與克麗奧佩特拉	1898	1899
1900	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	隊長白拉斯邦的改宗	1898	1902

以上三種定名為“Three Plays for Partians”（「爲清教徒而作的三劇」）

1903	The Admirable Bashville	可羨慕的巴采維爾	1901	1903
1903	Man and Superman	人與超人	1903	1904
1905	Passion, Poison and Petrification	熱情・毒藥與硬心		
1907	John Bull's other Island	約翰布爾的別島	1904	1904
1907	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	他對她的丈夫怎樣說謊	1904	1905
1907	Major Barbara	巴巴拉少校	1905	1905
以上三種集成爲一種出版。				
1909	Fascinating Foundling	迷人的棄兒		
1909	The Glimpse of Reality	現實的閃視		
1909	Press Cuttings	報紙剪裁	1909	1909
1910	The dark Lady of the Sonnets	索內特中的黑婦人，短詩中的黑婦人		
1910	Misalliance	錯姻緣		
1911	The Doctor's Dilemma	醫生的進退兩難	1908	1908

1911	Getting Married	結婚	1908	1908
1911	The Showing up of Blanco Posnet	勃蘭哥·波斯那的出版(或譯為盜馬賊)	1909	1909
	以上三種集成為一種出版。			
1911	A Preface to "Three Plays" by Brieux	白里歐三劇序		
1916	Androctonus and the Lion	安德洛克雷斯和獅	1912	1915
1916	Overruled	威歷	1912	1913
1916	Pygmalion	道格麥里洪或譯為賣花女	1912	1913
	以上三種集成為一種出版。			
1919	Heartbreak House	心碎之家	1917	
1919	Great Oath-rhine	大略德鄰	1912	1913
1919	O'Riaberhy V. O.	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奧佛拉赫蒂	1915	
1919	The Ince of Parnassus	秘魯撒冷的酋長	1915	1917
1919	Augustus does his Bit	奧古斯達斯盡其責任	1916	1917
1919	Annajanska, the Bolshevik Empress	安那丹斯加·布爾塞維克的皇后	1917	1918

以上六種集爲一種出版。

1921	Back to Meinhelsh, A Melabiological Pentateuch	回到麥塞賽臘去又譯爲千歲人		1924
1923	St Joan	聖佐安，聖瓊，聖女貞德		
1930	The Apple Cart	蘋果車	1929	1920
1931	All that I have said about Doctors	關於醫生我說過的一切話		
1932	Too True to be Good	真實得不好，矛盾	1931	
1934	Village Wooing	鄉村的求婚		
1934	On the Rocks	石上		
最近	The Minionisess	富家女		
(10) 譯作				
1926	Jitta's Atonement	奇達的贖罪		
	原著者爲德國人特黎別 (Siegfried Trebitsch)			

(二)蕭伯納研究參考書(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製表)

(一)外文書籍

(1) G. K. Chesterton: "George Bernard Shaw" (John Lane) 1914 譯或「本雜誌奇警的批評的書」

(11) Renée M. Deacon: "Bernard Shaw as Artist-Philosopher" (Fifield) 1910 譯或「說明蕭的思想的書」

(12) Henry Charles Duffer: "Quintessence of Bernard Shaw" (G. Allen) 1902.

(13) Frank Harris: "Bernard Shaw" 1930.

(14) Frank Harris: "Shaw's Self-portrait" in "Contemporary Portrait" 譯或「蕭稱不為「巨著」(Monumental Biography)」

(15) Archibald Henderson: "George Bernard Shaw: His Life and Work, a critical

Biography" (Stewart and Kidd Co.) 1911.

這書是公認爲具有權威的傳傳 "Authorized Biography"

(七) Holbrook Jackson: "Bernard Shaw"

(八) Joseph McCabe: "George Bernard Shaw" (Kegan Paul) 1914

這是一本繁簡得宜熱氣澎湃的書。

(九) Herbert Skimpole: "Bernard Shaw: the Man and his Work" (George Allen & Unwin) 1918 這是研究蕭的入門書。

(十) Edward Shanks: "Bernard Shaw" (London) 1925.

(十一) Edward Wagenknecht: "A Guide to Bernard Shaw".

(十二) Grant Richards: "G. B. S."-A Personal Reminiscence ("Woman's Journal"

Vol. XVIII-No. 105 July 1936).

(2) 日文书籍

附錄

二六六

(甲) 一般的參考書

(一) 蕭伯納真髓 石田憲次著

(二) 蕭ヲ語ル (附蕭ノ戀愛觀) 生形要著

(三) 蕭翁ノ去來 室伏守信作 (雜誌東洋昭和八年四月號)

(四) 喬治·伯納·蕭 (社會主義的劇作家) 宮島新三郎作 (雜誌婦人公論昭和八年

三月特別號)

(五) 伯納·蕭ヲ語ル 菊池寛作 (雜誌摩登日本昭和八年四月號)

(六) "The Quintessence of Bernard Shaw" 野上豊一郎作 (英文學研究第十三卷第

一號)

(七) G. B. Shaw 的政黨政治觀 茗荷幸也作 (同右)

(八) 蕭和卡益特 本間久雄 生田長江共著 (社會問題十二講中第十講「性的道德的

革命」)

(九)改造雜誌(「蕭特別寄稿」昭和八年四月特別號)

(乙)翻譯的書籍

(一〇)人ト超人 北村喜八譯(世界文學全集中英國戲曲集)

(一一)人ト超人 岡倉由三郎譯(研究社英文學叢書部)

(一二)人ト超人 堺利彥譯

(一三)聖ジョウン 市川又彥譯(英國戲曲集)

(一四)聖ジョウン 青木常雄譯(研究社英文學叢書部)

(一五)聖ジョウン 北村喜八譯

(一六)惡魔ノ弟子 市川又彥譯(英國戲曲集)

(一七)シーザとクレオパトラ 楠山正雄譯

(3)中文書籍

(甲)一般的參考書

附錄

- (一) 蕭伯納略傳 拙著（希莊小叢書第一冊）
- (二) 蕭伯納的研究 張夢麟著
- (三) 蕭伯納 徐懋庸著
- (四) 蕭伯納 須白石著
- (五) 蕭伯納 邵洵美作（民國二十二年二月雜誌論語第十一期）
- (六) 蕭伯納 石葦編譯
- (七) 蕭伯納傳 趙家璧作（雜誌現代第二卷第五期）
- (八) 蕭伯納傳 凌志堅譯
- (九) 蕭伯納評傳 亨德生著（雜誌大陸第一卷第九十兩期）
- (一〇) 蕭伯納傳 赫理斯著 黃嘉德譯
- (一一) 赫理斯筆下的蕭伯納 黃嘉德作（論語第五十一二兩期）
- (一二) 蕭伯納傳 瓦根克涅希特著 趙景深譯（雜誌青年界第一期第三卷）

華紀念專號

- (一三) 蕭伯納一生的成就 黃作霖作 (雜誌國聞週刊第十卷第八期)
- (一四) 蕭伯納小傳 洪深 則平合作 (上海時事新報星期學燈廿二年歡迎蕭伯納氏來)
- (一五) 蕭伯納論 徐仲年作 (同右)
- (一六) 喬治·蕭伯納評傳 傅雷作 (同右)
- (一七) 喬治·伯納·蕭 高明作 (同右)
- (一八) 蕭伯納的生涯和思想 天白譯述 (同右)
- (一九) 再談蕭伯納 林語堂作 (同右)
- (二〇) 關於蕭伯納 余慕陶作 (同右)
- (二一) 蕭伯納的主義觀 徐翔穆作 (同右)
- (二二) 蕭伯納與社會主義 張資平作 (同右)
- (二三) 蕭伯納和費邊社 王雲五作 (同右)

(二四) 挑戰者的矛盾 潘恩霖作 (同右)

(二五) 蕭伯納情書序 黃嘉德譯 (雜誌西風第二號)

(二六)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譯 (雜誌西風第三號以下)

(二七) 蕭伯納的癖性 李建新作 (雜誌青年界第一期第三卷)

(二八) 蕭和巴比塞 適夷作 (雜誌現代第三卷第一期)

(二九)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原文日文) 魯迅著 許霞譯 (同右)

(三〇) 蕭伯納之美國觀與美國之蕭伯納觀 安琪利羅著 李聖悅譯 (王子堅編現代百

科文選第三冊「時人自述與人物評傳」)

(三一) 替人記賬簿抄貨單的當代文學家 落霞作 (生活書店出版人物評述)

(三二) 蕭伯納的夫人 落霞作 (同右)

(三三) 大罵學校的當代文豪 落霞作 (同右)

(三四) 蕭伯納著作年表 鄒蕭作 (青年界第一期第三卷)

(三五) 歡迎蕭伯納先生 靳以作 (文藝月刊第三卷第八期)

(三六) 紀念高爾斯華綬並歡迎蕭伯納 曾今可作 (新時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

(三七) 論語 (蕭伯納遊華紀念號) (二十二年三月一日第十二期)

(三八) 星期學燈 (歡迎蕭伯納氏來華紀念專號) (二十二年二月上海時事新報)

(乙) 翻譯的書籍

(一) 武器與武士 席滌塵譯

(二) 英雄與美人 中暇譯

(三) 英雄與美人 趙景深譯 (青年界第一期第三卷)

(四) 一個逃兵 劉叔揚譯 (“Arms and the Man”)

(五) 華倫夫人之職業 金本基譯

(六) 華倫夫人之職業 潘家洵譯

(七) 不快意的戲劇 吳鴻綬 席滌塵合譯

(八) 不快樂的戲劇 (三冊) 金本基 袁弼合譯

(九) 賣花女 林語堂譯

(一〇) 黑女尋神記 任倜然譯

(一一) 黑婦人 朱雯譯 (大陸第一卷第九期)

(一二) 人與超人 羅牧譯

(一三) 千歲人 胡仁源譯

(一四) 安娜珍絲加 熊式武譯 (現代第二卷第五期)

(一五) 矛盾

(一六) 鄉村求愛 黃嘉德譯

(一七)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周容譯

(一八) 評羅牧譯蕭著人與超人 張夢鷗作 (圖書評論第一卷第十一期)

其他的參考書

史 林惠元著

(二) 歐洲之戰與文學 沈雁冰著

(三) 近代文學概論 (上冊) 愈之編 (東方文庫第五十九種)

(四) 歐洲三個時代的戲劇 田漢譯

(五) 近代文藝的背景 日本內崎作三郎著 王璧如譯

(六) 各國民族性 張安世著

(七) 中外文學名著辭典 (樂華圖書公司印行)

(八) 人物評述 (生活書店出版)

(九) 文學片面觀 (英文) 周超然著

100元



全	分	足	信	售	物
☆	☆	☆	☆	☆	☆
1	100	1			

233791